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

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 (1920)

丁大刚译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11



To my Mother

出版说明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10亿册。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部剧本，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和以女性直觉、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侦探推理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经过数次退稿后，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

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1926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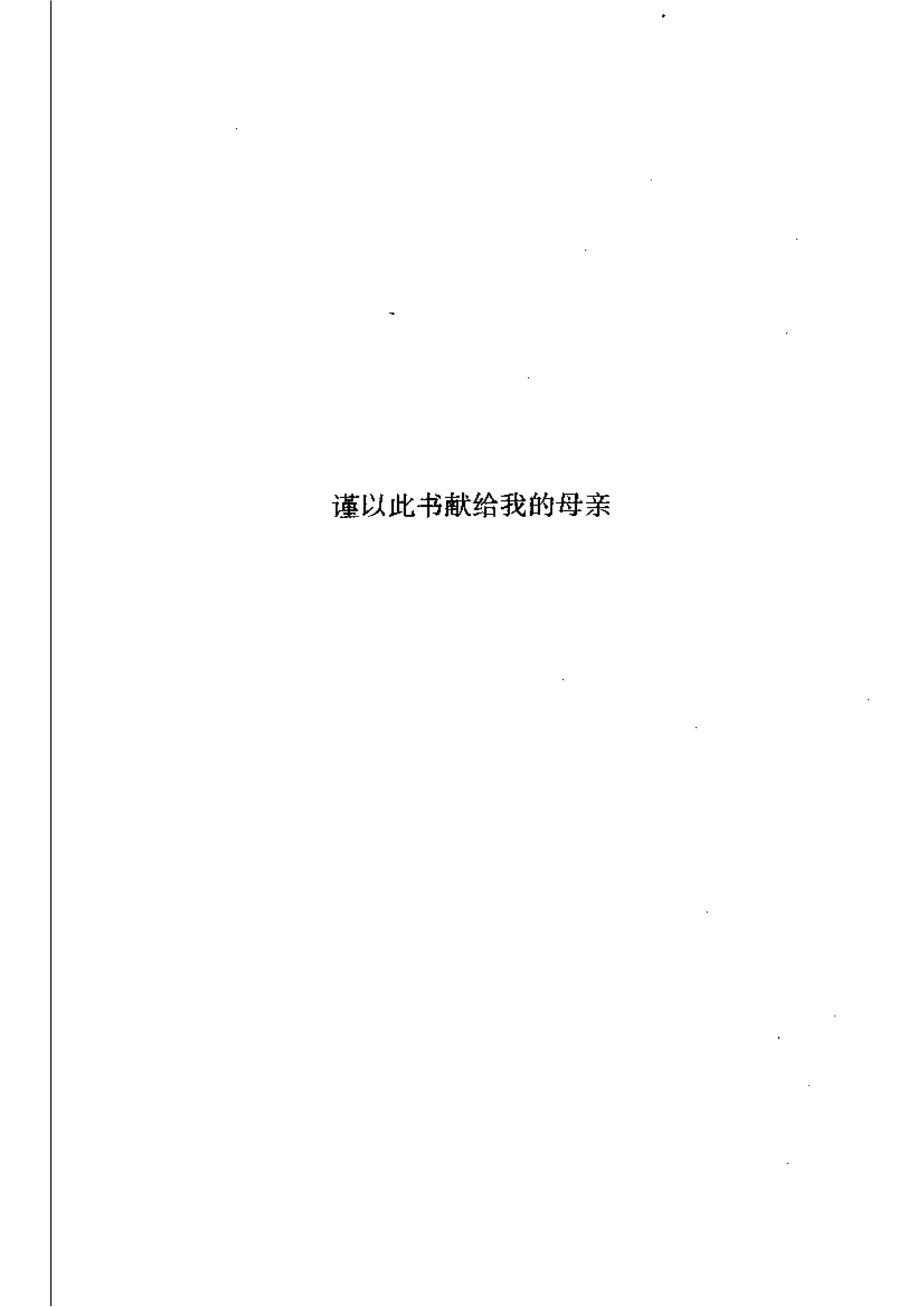
作关系，并一直持续了50年，共出版70余部著作。《罗杰疑案》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1976年，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此后，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畅销小说《沉睡的谋杀案》（又译《神秘的别墅》、《死灰复燃》）。之后，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马普尔小姐探案》、《神秘的第三者》、《灯光依旧》相继出版。1998年，她的剧本《黑咖啡》被查尔斯·奥斯本改编为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目　录

第一章　我与斯泰尔斯庄园的因缘

话说曾经喧腾一时、沸沸扬扬的"斯泰尔斯庄园谋杀案",如今风波终究已算平息,但是鉴于本案丑名远播如影随形,于是我的好友波洛和斯泰尔斯庄园家族不断督促我写下事件的始末,以正视听。我们相信唯有如此,才能一举粉碎那些挥之不去的蜚言流语。

首先简单说明一下我与该案的因缘背景。

那时正逢战争时期,我因为在前线负了伤,遂被当成伤兵遣送返乡,住进一家阴沉晦暗的疗养院休养了好几个月;出院之后,军方又慨然给了我一个月的假期,这一时让我有些烦恼,因为我一直没有什么近亲密友,着实不知道该怎么打发这段假期。这时我碰巧遇到了旧识约翰·卡文迪什。我小时候常到他们位于埃塞克斯的老家斯泰尔斯庄园小住,但这几年我已很少碰见他;确切说来,我与他也并不怎么熟悉,因为他整整大我十五岁。不过,眼前的他几乎看不出来是个四十五岁的人。

我们聊到了以前,话匣子打开就滔滔不绝,最后约翰干脆邀我到斯泰尔斯庄园去度假。

"我妈妈很多年没见到你了,她看到你一定很高兴。"

"她老人家还好吧?"我问。

“好得很。我猜你应该听说过她又结婚了吧?”

我真怕我的惊讶表现得太明显了。就我记得,卡文迪什夫人嫁给卡文迪什先生时,他丧妻又带着两个小孩;她则岁近中年,风华依旧,仍然颇具姿色。屈指算算,她现在起码也有七十岁了。在我的印象之中,她总是精力充沛,霸气十足,算得上是慈善事业及社交界的名人,她很喜欢举办义卖会,也乐于扮演慈善天使的角色,是个十分慷慨且拥有万贯家财的女人。

卡文迪什先生再婚后不久,就买下斯泰尔斯庄园当作他们的乡村别墅。他凡事都听太太的主张,以至于到了临终前,还将这座宅院和大部分财产留给她养老。这样的安排显然对他的两个儿子是不公平的。所幸她对两个小孩一向很好。事实上,卡文迪什先生再婚时孩子还小,所以他们就一直当她是自己的生母。

约翰的弟弟名叫劳伦斯,他心思细腻,举止优雅,原本通过了医师资格考试,不过很快就决定弃医从文,回乡全心做他的作家梦,只可惜几年下来,他的诗文一直没有获得显著的成功。

至于约翰,他曾经当了一阵子律师,但最后仍选择回到乡下做个比较合他本性的大少爷。他两年前才结婚,带着妻子一起住在斯泰尔斯庄园。不过我刻薄地暗忖着,他一直很希望母亲能再多给他一些生活费,以便存够了钱自己买栋房子自立门户。只是卡文迪什夫人一向喜欢自个儿拿主张,也希望别人照她的规矩行事,而在生活费这件事情上,她尤其占有优势;很简单,因为经济大权

就在她手上。

约翰注意到我听到他母亲再婚时的那份惊讶，他苦笑了一下。

“跟一个没用的混小子！”他愤愤不平地说：“我告诉你，黑斯廷斯，自从他来了以后，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至于伊维——你还记得伊维吗？”

“不记得。”

“噢，她大概是在你走之后才来的。她是我妈的听差兼玩伴，管些拉拉杂杂的事，是个很不错的人。老伊维，年纪不轻了，长相也平平，不过，可强悍得很。”

“你刚才正要说……”

“噢，对，那个家伙。也不知道他打哪里冒出来的，自称是伊维的什么远房表亲，不过伊维对这层关系好像也不太愿意承认；反正他全然是个外人，谁都看得出来。他啊，满脸黑糟糟的胡子，一双漆皮长筒靴一年四季穿在脚上，可是母亲也不知怎么了，立马就喜欢，而且留下他来做自己的秘书；你知道的，她主办的社团、协会最少也有上百个。”

我点了点头。

“当然，战争开始后，这些社团的数目恐怕快突破一千个了，难怪这家伙派得上用场。不过三个月前，她突然向大家宣布她和阿尔弗雷德已经订婚了，那时大家几乎当场厥倒。那家伙至少比她小二十岁呀！这分明就是冲着她的钱来的。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她一向独断专行，而且婚也结了。”

“你们的处境一定很困难。”

“困难！简直是糟透了！”

就这样，三天后我搭火车到了圣玛丽斯泰尔斯车站。这是一个荒唐的小车站，坐落在绿色田野和乡间小路之中，简直没有存在的必要。火车到站的时候，约翰·卡文迪什已在站台上等候多时了。他领我走出车站，坐上他的汽车。

“看到没有，车子只剩一两滴油了，”他说，“这就是我母亲爱办活动的结果。”

圣玛丽斯泰尔斯村离火车站大约有两英里远，斯泰尔斯庄园则在火车站另一边一英里处。七月初的气候温暖宜人，平静无风，车窗外埃塞克斯平原一望无际，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苍茫而宁静；很难相信，不远处，战火正在如火如荼蔓延着，我觉得自己如同迷路了一般闯入另一个世界。当斯泰尔斯庄园的大门出现在我们眼前时，约翰对我说：

“黑斯廷斯，我担心你可能会嫌我们这里太安静了。”

“老朋友，我现在唯一想要的就是安静。”

“哦，如果你想过一阵悠哉悠哉的日子，那在这里你会很快活。我每星期参加两次义勇军训练，其余时间则在农场帮忙做些杂事。我的太太每天固定到农场工作，清晨五点闻鸡即起，从挤牛奶开始，一直忙到正午才休息。大体上说，如果没有那个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的话，我们的生活是十分惬意的。”说着，约翰突然停下车

来看了看手表,"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去接辛西娅。大概来不及了,她应该已经离开医院了。"

"辛西娅!是你的太太吗?"

"才不是呢!辛西娅受我母亲监护。她母亲和我母亲以前是同学,嫁了一个混蛋律师,后来他骑马摔死了,辛西娅从此变成孤儿,生活陷入绝境,还好母亲即时伸出援手,接她到我们家里长住,算起来前前后后也快两年了。她在红十字会医院上班,就在七英里外的塔德敏斯特。"

约翰话一说完,我们也刚好抵达那栋美丽壮观的老宅院。这时花圃里一位女士正弯着腰在干活,身着厚呢斜纹长裙,看到我们走近,马上站起身来。

"哈罗,伊维,这位就是我们负伤的勇士。我来介绍一下,这是黑斯廷斯先生,这是霍华德小姐。"

霍华德小姐热情地握住我的手,使劲得几乎要弄痛我。她的眼睛湛蓝,脸庞被太阳晒得焦红,令人印象深刻;她的年龄大概在四十岁左右,看上去让人感觉很舒服;她的声音低沉、宏亮,像个男人一样;她的体型高大健壮,套在厚皮靴里的那双大脚板也不遑多让。接下来,我很快就发现她说话的风格有如打电报般简洁明了。

"野草窜的像房子着火一样快,除都除不完。当心哪天也让你来除草!"

"有机会的话我很乐意帮点忙。"我回答。

"话别说得太早,就不应该说这种话,希望你以后也不要说。"

“伊维，你也太玩世不恭了吧，”约翰笑着说：“今天在哪里喝下午茶？在室内还是到屋外？”

“屋外。天气这么好，关在室内做啥？”

“那一道来吧，你今天整理花园的时间也够久了，已经‘物超所值’啦，过来吃点东西吧。”

“既然如此，”霍华德小姐脱下劳动手套，说：“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她带着我们绕过房子，来到一棵硕大的枫树之下。下午茶已在树荫下摆设妥当了。有个人从其中一个藤椅中站起来，向前几步迎向我们。

“这是我太太，黑斯廷斯。”约翰说。

我永远无法忘记第一眼见到玛丽·卡文迪什的印象。高挑修长的身段在明亮的光线的衬托下更加突显出线条美，纯色琥珀的双眸像是余热犹存的红炭火熠熠生采，散发出我所见过最迷炫的神气；然而她的神情却非常冷静自持，给人感觉像是狂野的精灵寄居于文明教养的躯壳之中。这些景象须臾之间就蚀刻在我的脑中：永难忘怀。

她用简单几句话向我表示欢迎，声音低沉而清晰。我坐进一张藤椅之中，万分庆幸自己答应了约翰这个邀请。卡文迪什太太帮我倒了些茶。她的话不多，这让我愈发着迷于她的魅力。懂得聆听的人总是能启人谈兴。我开始妙语如珠地描述疗养院里的趣事，除了借机吹捧自己外，更是为了取悦女主人——约翰虽然是个不错的人，但绝对不是个口才超群的健谈者。

正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半开着的落地窗内传来。

“阿尔弗雷德，喝完茶后就给公主陛下写封信好不好？我也亲自写一封信给塔德敏斯特夫人，请她第二天来……还是先等公主回信再说？如果公主拒绝，那第一天就请塔德敏斯特夫人出席开幕式，第二天再请克罗斯比女士来。然后请公爵夫人出席校庆。”

只听一位男子低声咕哝了几句，然后英格尔索普女士的声音突然高昂了起来：

“好吧，就这么办，下午茶之后再说吧。你设想得真周到，亲爱的阿尔弗雷德。”

落地窗更拉开了些，一位姿采雍容的银发贵妇，气派十足地朝着草坪走过来，后面跟着一位男士，必恭必敬地不敢造次。

英格尔索普夫人亲切地和我打招呼，热切之情溢于言表。

“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再见到你，太令人高兴了，黑斯廷斯先生！阿尔弗雷德，亲爱的，这是黑斯廷斯先生；黑斯廷斯先生，他是我丈夫。”

看她口中三句不离一次“阿尔弗雷德，亲爱的”，我的好奇之心油然而起。这人看起来果然非常另类，蓄着一脸浓须，其长其黑是我至今所仅见，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表情带着不自然的淡漠——像他这样的外表，放在戏剧舞台上看或许还比较顺眼，一旦到了真实人间，反而显得格格不入。难怪约翰不喜欢他。他伸出木头般僵

硬的手握住我的手，用那副浑厚而矫情的声音说道：

“黑斯廷斯先生，幸会幸会！”说完他就转过去对着他的妻子说：“亲爱的艾米莉，那个椅垫好像有点受潮了。”

她洋溢着幸福之情看着他，他则体贴备至地替她换好坐垫。没想到这只精明的老狐狸，也会迷失在盲目的爱情之中。

由于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加入，现场众人立即表现出一种紧张和隐隐欲出的敌意，尤其是霍华德小姐，她对他的憎恶简直是骨肉尽露。全家仿佛只有英格尔索普夫人察觉不到任何异状。年纪的增长似乎无损于她的口才，她滔滔不绝地畅谈着由她主办而且即将揭幕的慈善义卖会，偶尔无法确定一些像是日期、时间等的小问题时，才会停下来询问她的先生。他专注、倾心而听的神情则始终如一。虽然只是第一次见面，不过我对他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感——我可是一向自诩自己的第一印象绝对经得起考验。

而后，英格尔索普夫人转身面向伊维·霍华德小姐，交代她处理一些信件，英格尔索普先生则用他精心养练的声音对我说：

“你是职业军人吗，黑斯廷斯先生？”

“不是，战前我在劳埃德保险公司做事。”

“战争结束以后还会回去继续工作吗？”

“或许吧，回去重操旧业或是另起炉灶都可以。”

玛丽·卡文迪什向前一倾，加入我们的谈话。

“如果只考虑兴趣,你会做什么?”

“嗯,视情况而定吧。”

“你难道没有什么私密的嗜好吗?”玛丽继续追问:“告诉我,你对什么事情着迷?每个人都有偏爱的兴趣嘛,而且天南地北无奇不有。”

“说了你一定会笑我的。”

她微微笑了一下说:

“也许会吧。”

“唉!我私下一直对当侦探很感兴趣。”

“哦,是荷枪实弹的官方侦探?还是小说中的福尔摩斯?”

“噢,当然是福尔摩斯!说真的,侦探工作对我有无比的吸引力,有一次我在比利时遇到一位非常有名的侦探,就是他激起了我的热情。他是个了不起的小个子,时常说侦探工作无非是个方法的问题。我的理论认知都是从他那里打下基础的。当然啦,我自己也加上了一些创新的见解。总而言之,他是个有趣的小个子男人,虽然爱穿着打扮,但是绝对聪明。”

“我自己也很喜欢侦探小说,”霍华德小姐接口说:“不过很多小说都在胡说八道,凶手不到最后一章绝不现身,只求结局出人意外。要说真实的犯罪,其实一眼就瞧得出端倪了。”

“但是还有许多仍然无法侦破的案件啊。”我反驳说。

“我不是指警察,而是相关人等、受害者家属,他们可

不是好骗的,他们心里有数。"

"那么,"我兴趣来了,说"假设你卷进了一宗犯罪案件,比方说谋杀案好了,你立刻就能够找出凶手吗?"

"当然没问题,虽然未必有机会在律师面前做证,但我一定会知道是谁。只要他走近我,我用鼻子就闻得出来是哪一个混账男人。"

"凶手说不定是女的呀。"我暗示道。

"可能,不过谋杀是种暴力犯罪,男性做案的可能性较高。"

"投毒就不一定,"卡文迪什夫人嘹亮的声音吓了我一跳:"鲍尔斯坦医生昨天还在说,一般医务人员对罕见毒物大都认识不深,不知道有多少的投毒案件根本没被察觉。"

"玛丽,说这么恐怖的事情干什么!"英格尔索普夫人插口抗议:"好像死亡就在身边似的。咦,那不是辛西娅吗?"

只见一个身着志愿救护队制服的年轻女子,踏着轻盈的步伐快速穿过草坪。

"辛西娅,今天怎么回来的晚了?这位是黑斯廷斯先生,这位是默多克小姐。"

辛西娅·默多克的脸庞充满青春的气息,活力十足。她脱下帽子,露出红褐色波浪般的鬈发,并伸出小巧白细的手要了她的茶;她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令人激赏,加上眉眼浓黑秀丽,称得上是个美人胚子。

辛西娅大咧咧地径自坐到约翰旁边的草地上,我递

上一份三明治给她，她抬头对我淡淡一笑。

“你也坐到这儿来吧，这样舒服多了。”

我顺从地坐了下去。

“默多克小姐，听说你在塔德敏斯特工作，是吗？”我问。

她点点头。

“对呀，赎罪去的。”

“那些人该不会常常欺负你吧？”我笑着问她。

“我倒想看看他们谁敢！”她叫道，神态威严。

“我有个当护士的表亲，”我说道，“她看到修女[1]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

“这是正常反应。修女是这样的没错，你也知道，黑斯廷斯先生，她们就是如此！我不是护士——老天有眼，我在药房上班。”

“那你毒过多少人呢？”我再笑着问她。

辛西娅也笑了。

“少说也有上百个了！”她答道。

“辛西娅！”英格尔索普夫人叫她的名字，“你可以帮我写些回信吗？”

“没问题，艾米莉阿姨。”

她马上跳了起来，这不免让我想到她终究是寄人篱下；而依照英格尔索普夫人的个性，她大概也不会轻易让

① 此处指“护士长”，原文 sister 也有“修女”之意。

辛西娅忘记这点。

交代完辛西娅，英格尔索普夫人转向我说：

“等会儿约翰会带你到房间去，晚餐七点半开始。我们现在晚上都提早用餐。我们议员的妻子塔德敏斯特夫人——就是已故的艾博特斯伯里爵士的女儿——也是很早就吃晚饭。她也赞成我生活一切从简的想法。我们家真的是个标准的战时家庭，一分一毫东西都不会浪费，即使是一片小纸头，我们也会收集起来，装在袋里送交回收。”

我对此衷心地表示了敬佩。然后约翰带我走进了房子，循着宽大华丽的阶梯逐级而上，楼梯在半途一分为二，分别通向房子的左右两翼。我的房间在左边，可以俯瞰整个花园。

约翰离开几分钟后，我从窗户向外看到他和辛西娅挽着手臂在草坪上漫步。这时，我听到英格尔索普夫人不耐烦地在叫辛西娅，于是她急忙跑了回来。与此同时，树荫下闪出一个人影，也朝着辛西娅的方向慢慢走去。这个人看上去约有四十岁，肤色黝黑，神情忧郁，脸颊上刮得精光，不留一丝胡须。他的内心好似波涛汹涌，心事重重，却仍不得不强自压抑。他边走边向我这里望了一望；虽然将近十五年未见，他的容貌也与往日大为不同，但是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正是约翰的弟弟劳伦斯·卡文迪什。真不知是什么原因使他的面部表情如此异常。

不过我很快便将劳伦斯的问题放在一旁，思考起自

己的事情。

晚上过得非常愉快，而当夜我就梦见那个谜样的女人，玛丽·卡文迪什。

次晨破晓时分，阳光闪闪耀眼，又是大好的天气！我满怀兴奋之情起床，迎接新一天的来到。

可是我一直到午餐时才再度见到卡文迪什夫人，她主动表示要带我去四处看看。整个下午，我们惬意地穿梭在农庄的密林中，等到回家时，已经接近五点。

我们前脚才踏进大厅，约翰就示意要我们到吸烟室去。从他的脸色看，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麻烦的事。我们跟着他走进去，他随手把门带上。

“你瞧，玛丽，情况不妙了。伊维和阿尔弗雷德大吵了一架，嚷着要离开这里。”

“伊维？离开这里？”

约翰愁眉不展地点点头。

“是的。她找母亲去了，而且……哦，她来了。”

霍华德小姐走了进来，手上多了一只小皮箱，双唇紧紧闭着，表情激动而坚决，还带点防卫性。

“不管你们怎么想，”她大声喊道，“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亲爱的伊维，”卡文迪什夫人叫道，“你不是真的要离开吧？”

霍华德小姐沮丧地点一下头。

“绝对是真的。我说了一些艾米莉无法接受的事实，恐怕她会耿耿于怀的。其实，只要她多少听进去一点，我

走不走人都无所谓，但就怕被当作是耳旁风。我直截了当地说：‘你已经是个老妇人了，艾米莉，而且没有再比老傻瓜更傻的人了。那个男的比你年轻二十岁，别假装不知道他跟你结婚心里图的是什么。还不就是钱！对了，可别让他坑太多了。附近农场的雷克斯先生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问问你的阿尔弗雷德，看他是不是常常找她鬼混！’她气得火冒三丈，那当然了！我继续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必须警告你，那个男人很快就会趁你不备将你谋杀在床。他根本就是个无恶不做的坏胚子！你怎么骂我都没关系，但是千万记住我的话，他是个无恶不做的坏胚子！’”

“那她怎么说呢？”

霍华德小姐满脸苦相。

“她满口都是‘心爱的阿尔弗雷德’、‘最亲爱的阿尔弗雷德’、‘恶毒的诽谤’、‘居心叵测的谎言’、‘邪恶的女人’等等之类的话，甚至说我污蔑她的‘好丈夫’。我还是尽早离开这里比较好，所以我要走了。”

“一定要现在走吗？”

“现在就走。”

一时之间，我们只知呆坐原地直瞪着她看。约翰眼见劝说无效，只好去帮她查火车时刻表。他的妻子也跟着走出去，低声说些要不要去劝劝英格尔索普夫人的话。

她的前脚刚跨出门槛，霍华德小姐旋即脸色一变，急着向我靠过来。

“黑斯廷斯先生，你是个老实人，我能够信任你吗？”

我略吃了一惊。她拉住我的手臂，压低声音悄悄地说：

"黑斯廷斯先生，我走了以后，请你多费心照顾可怜的艾米莉。他们是一群饥饿的鲨鱼——每一个都是。不要怀疑我说的话，他们一个个无不费尽心思要从她那里挖钱。我已经尽力保护过她了，如今我一走，只怕今后他们会对她不利！"

"没问题，霍华德小姐，"我说，"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做到。不过，我认为你是太激动，太紧张了？"

她竖起食指缓慢地摇了几下，打断我的话。

"年轻人，相信我。我年纪长你许多。我只求你随时睁大眼睛注意，到时你自然就会明白我说的话。"

窗外传来汽车引擎轰隆轰隆转动的声音。约翰在屋外招呼。霍华德小姐起身向门口走去，她的手刚碰到门把，顿了一下又回过头来看着我。

"黑斯廷斯先生，最重要的是看好那个歹毒的家伙——她的丈夫。"

她没有时间再多说什么，一下就被众人围拢住，大家争相挽留她，与她道别。英格尔索普夫妇则始终没有出现。

汽车渐行渐远，卡文迪什夫人突然离开在车道上送别的人群，向着草坪上一位高大的男子走去。他蓄着长须，正朝屋子走来。她伸手与他一握，脸色泛起一阵红晕。

"那人是谁？"我尖声地问。

直觉反应告诉我，他绝对是个可疑的角色。

“他是鲍尔斯坦医生。”约翰简短地应着。

“谁是鲍尔斯坦医生?”

“他客居在我们村里疗养身体——据说他有过一场很严重的精神崩溃。他原本在伦敦执业，专门研究各种毒物，可以说是当今世上最权威的毒物专家，头脑十分聪明。”

“而且还是玛丽十分要好的朋友呢!”辛西娅忍不住插话道。

约翰·卡文迪什皱皱眉头，把话题岔开了。

“陪我走走，黑斯廷斯。刚才真是一团混乱！她说话是不好听，但是在全英国，你绝对找不到比伊维·霍华德更忠实可信的朋友。”

他带着我走在农场的小径上，穿过占据斯泰尔斯庄园半侧的林地，向着村庄走下去。

我们回来经过一户人家门口时，迎面走来一个吉普赛人模样的年轻貌美的女子。她冲着我们微笑并鞠躬致意。

“真漂亮!”我赞赏道。

但约翰的脸色很难看。

“她是雷克斯夫人。”

“就是霍华德小姐所说的……”

“没错!”约翰不等我说完就抢先插话。

思及豪宅中白发飘飘的老夫人，再比照起刚才那张妖娆动人的盈盈笑颜，我心中不由得不寒而栗，一股不祥

的预感袭上心头。但我很快把这些念头抛至一边。

"斯泰尔斯庄园实在是个古雅、宏伟的好地方！"我对约翰说。

他阴郁地点点头。

"的确是个好所在，将来总有一天会归我所有。如果我父亲当初立个像样的遗嘱，它现在应该就是我的了，那我现在也不至于落得这般缺钱的下场。"

"缺钱？怎么会呢？"

"亲爱的黑斯廷斯，告诉你也无妨，我现在为钱已经是黔驴技穷了。"

"你的弟弟不能帮你吗？"

"劳伦斯？他呀，泥菩萨过江，早就花光了所有的钱，全部拿去出版他那些包装精美但内容贫乏的诗集去了。我们哥俩现在是一文不值的难兄难弟。母亲对我们向来宠爱有加——这点我必须承认，不过那是在她结婚之前，现在情形可不同了，唉……"约翰皱着眉头不说了。

随着伊维·霍华德小姐的离去，此刻我第一次感受到一股不安的气氛。她的存在仿佛是一种安全的保障。如今这道安全屏障已经消失，空气中似乎笼罩着凝重的疑云。鲍尔斯坦医生那张阴险的脸浮上我的心头，令我忐忑不安。这里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似乎都不无可疑。一瞬之间，我感到罪恶正在迫近。

第二章　七月十六和十七日

我是七月五日到斯泰尔斯庄园的，不过现在要说明的是十六日和十七日所发生的事。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会尽量忠于事实，概要地叙述那两天的重要事项。后来在法庭审判期间，这些事实也在律师冗长沉闷的诘询中被揭露出来。

伊维·霍华德离开两天后，我收到一封她的来信。信上说她已经在距离埃塞克斯十五英里左右的工业城米德林翰找到新工作了，现在在一家大医院里当护士。她在信中千万拜托我，如果英格尔索普夫人有意化干戈为玉帛，一定要马上通知她。

在斯泰尔斯庄园静养的这段日子十分恬静舒适，唯一令人郁闷的是，卡文迪什夫人对鲍尔斯坦医生那份明显而难以理解（对我而言啦）的偏爱。她究竟看上他哪一点，我不清楚，只知道她经常邀请他到家中做客，或是和他一起出外游逛，久久不归。大概是慧根有限，我始终看不出他的魅力何在。

七月十六日适逢星期一。这是忙乱的一天。风闻已久的义卖会在上个星期六就已经开始了。星期一晚上要举行与义卖会有关的娱乐晚会，其中英格尔索普夫人要朗诵一首战争诗歌。我们为了布置会场，一大早就到村

子里的活动中心打点，直到中午过后才安排妥当，中餐也因而顺延了。下午大伙就在花园中休息闲聊，那段时间我注意到，约翰的举止很不寻常，整个人看上去相当急躁不安。

下午茶过后，英格尔索普夫人趁着晚会开始之前，回到房间小憩片刻；我则邀请卡文迪什夫人打一场网球。

六点三刻，英格尔索普夫人差人通知我们晚餐要提早开始，督促我们早一点结束；于是卡文迪什夫人和我手忙脚乱整理一番后，终于及时赶到餐厅。晚餐还没有结束，汽车就已经停在门外等候了。

当天的晚会十分成功，英格尔索普夫人的诗歌朗诵获得了满堂喝采；辛西娅小姐也参加了一些活人舞台造型表演。晚会结束以后，她应同台演出朋友的邀请，一起去参加一个晚宴，而且准备当晚就住在朋友家中，并未随我们回来。

次日，也就是星期二，英格尔索普夫人因为前晚体力过度透支，决定在床上用早餐；到十二点三十分，她神清气爽地下楼来，并且嘱咐劳伦斯和我随她一起去参加某个午宴。

“是罗尔斯顿夫人令人神往的邀请。你们应该知道她是谁吧？就是塔德敏斯特夫人的姐姐。罗尔斯顿家族当年曾经协助英王威廉一世打天下，是我们最古老的家族之一。”

玛丽以和鲍尔斯坦医生有约为由，借口推辞。

午宴十分丰盛。回程时劳伦斯建议不妨绕个一里路

走塔德敏斯特，从而顺便去探访在药房里工作的辛西娅。英格尔索普夫人回答说这主意不错，但是因为她还有许多信件要写，所以等车子到了塔德敏斯特就放我们下车，并且让我们和辛西娅一起乘马车回家。

由于医院的门卫不认识我们，劳伦斯和我被拦在大门口耽搁了一阵子，直到辛西娅出面确认之后才放行。她穿着长长的白大褂，看上去庄严中带着一份素雅。她带着我们直奔她的小天地，并且介绍我们和她的同事认识——那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家伙，辛西娅却快活地叫他“尼布斯”。

“这么多瓶瓶罐罐！”环视了小房间后，我忍不住脱口而出：“你们都清楚里面装的东西吗？”

“说点有创意的话好不好！”辛西娅趁机奚落我，“每个人到这里都这么说。我们已经在考虑，要是有人第一次来，开口不是说‘这么多的瓶瓶罐罐’这句话，我们就要颁发一个特别奖给他。还有，我猜猜看，你下一句是不是要问我，‘你害过多少人中毒了？’”

我自惭地笑了笑。她接着说：

“要是你们这些外行人知道意外中毒的事件有多容易发生，就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了。好了，我们来喝茶吧！我们那个小柜子可是个藏宝库，各种东西应有尽有。不对，劳伦斯，那个是毒药品专柜，旁边那个大一点的才是……对了。”

这顿茶我们喝得非常尽兴，之后还一起动手帮助辛西娅清洗茶具。我们刚刚把最后一个茶匙放好，门外传

来了敲门声。辛西娅和尼布斯的表情像是变天一样，陡然阴沉下来。

“请进！”辛西娅职业性地提高嗓门说。

一位年轻的小护士畏畏缩缩地走了进来，将自己手中的一个药瓶交给尼布斯。他摆摆手，指指辛西娅，像是打哑谜似地说：

“今天我是我的班。”

辛西娅接过瓶子，状似法官审案般专注地检查它的标签。

“这个早上就应该送过来的。”她说。

“护士长说她很抱歉，她忘了。”

“护士长应该好好看看贴在药房门外的规定！”

看小护士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她就算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将辛西娅的话转告给可怕的“修女”知道。

“这我明天才能处理！”辛西娅最后说。

“可不可以今天晚上就给我们呢？”

“这个嘛……”辛西娅慢条斯理地回答：“我们真的很忙，但是如果能抽出个空档……或许可以吧。”

小护士退出去后，辛西娅敏捷地从架子上拿了一罐药，把那个瓶子倒满后放在门外的桌子上。

我不禁失声大笑起来。

“纪律还是要遵守，对吧？”

“一点都没错！我们到阳台上去吧，那里可以看到整个院区。”

我跟着辛西娅和她的同事一起走出去，他们一一为

我介绍医院不同的区域，劳伦斯则留在屋内，但是才不一会儿，辛西娅便回过头叫劳伦斯一起过来。然后她看了看手表。

“尼布斯，没什么事了吧？”

“没了。”

“好，那我们就锁门走人！”

那天下午，我第一次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劳伦斯。和约翰比起来，他简直是另一个极端，个性是少见之害羞与内敛，也相当高深莫测。我心想，劳伦斯的举止风雅迷人，只要人们有机会真正了解他，应该都会从心底欣赏他的。不过奇怪的是，平时，他似乎刻意和辛西娅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她也处处小心回避，但是今天下午他们俩相处得倒是十分融洽，活像是一对两小无猜的情侣。

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记起要买些邮票，所以让马车在邮局前稍微停了一下。

就在我办完事步出邮局的时候，迎面撞上一位正要进去的小个头男士。我退后一步，连连表示歉意。只听到一阵惊呼，那人紧紧握住我的手臂，热切地亲吻我的双颊。

“黑斯廷斯老弟[①]！”他兴奋地叫喊着，“真的是我的黑斯廷斯老弟[②]！”

“波洛！”我也叫起来。然后转身冲着马车喊：“辛西

① ② 原文均为法语。

娅,真是个难得的巧遇。这位是我的老朋友波洛先生,我们有多年没见面了。"

"哦,我们都认识波洛先生。"辛西娅高兴地说道,"只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好朋友。"

"是呀,没错,"波洛认真地说,"我和辛西娅小姐是认识的。多亏仁慈慷慨的英格尔索普夫人,我才会来到这里。"我好奇地看着他。"是的,老弟,英格尔索普夫人慈悲地接济了我们七个有家不能归的逃难同胞。比利时人,终生不会忘记她的恩情。"

波洛的外貌十分特殊,身高不足五英尺四英寸,但是极具威严。他的头型仿若鸡蛋,总是倾向一侧;上唇留着笔直工整的八字胡;他穿着非常整洁,干净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相信,如果可以选择,他宁可让身子挨颗子弹也不愿衣服沾到灰尘。只是这个衣着考究时髦、在比利时警界曾经叱咤风云的小个子,如今双脚却愈加不听使唤,跛得厉害,这看在我的眼里,实在是难受。作为一个侦探,他有非同凡响的才能。想当年,他曾破解了多少轰动一时的社会奇案啊!

波洛向我指了指他们比利时同胞暂住的小房子。我答应会尽快去拜访一趟。然后,他漂亮地将帽子一举,向辛西娅告别,我们一行人就辘辘扬尘而去。

"他人真的很不错,"辛西娅夸道,"没想到你们早就认识了。"

"你们竟不知道自己收容的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呢。"我回答道。

接下来的一路上我向他们讲述了赫尔克里·波洛的种种冒险经历，以及他屡建奇功的事迹。

等回到了斯泰尔斯庄园时，大伙的心情很好。正当我们说说笑笑地走进大厅，刚好看到英格尔索普夫人从书房中出来。她的脸色通红，看上去焦躁不安。

“哦，是你们呀！”她说。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艾米莉阿姨？”辛西娅关心地问。

“当然没有。”英格尔索普夫人迅速回答，“会有什么事呢？”

此时，女仆多克斯正巧经过，准备到餐厅去，英格尔索普夫人叫住她，要她拿点邮票到书房去。

“是的，夫人。”老多克斯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胆怯地说，“夫人，您看起来好像很累，是不是到床上休息一下比较好？”

“休息一下也好……不……现在不。有些信一定要在邮局截止收件前寄出去。对了，你是不是已经照我说的在卧室的壁炉里生火了？”

“是的，夫人。”

“这样我一吃完晚饭就可以立刻回房里睡觉了。”

她转身踱回书房，辛西娅凝视着她的背影。

“老天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问身边的劳伦斯。

劳伦斯似乎别有心事，没听到她说的话，只是不发一语地转身向屋外走去。

我提议和辛西娅在晚饭前打一小场网球，她欣然同

意,于是我立刻跑上楼去拿球拍。

上楼的时候,卡文迪什夫人正要往楼下走。可能是我想得太多了,但是,她的表情看上去也是心浮气躁的样子。

"和鲍尔斯坦医生逛得还好吧?"我故做轻松地问她。

"我根本没去。"她生硬地回答,接着反问我,"英格尔索普夫人呢?"

"在书房里。"

她的五指紧紧扣着楼梯的扶手,仿佛准备挺身作战似的。然后她断然擦过我身边,朝着楼下快步走去;穿过大厅之后,她便直奔夫人的书房,并且反手把房门带上了。

稍后我气喘吁吁地跑向球场,就在途径书房一扇未关上的窗户旁边时,我听到她们婆媳间的一段对话。

玛丽·卡文迪什用一种极力掩抑的声音说:

"所以无论如何你都不会给我看?"

英格尔索普夫人回答说:

"我亲爱的玛丽,这与那件事没有关系。"

"那么就给我看看。"

"我告诉你,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而且跟你也一点关系都没有。"

玛丽·卡文迪什尖刻地回道:

"是呀,我早该料到你会袒护他。"

到了球场上,辛西娅已经在等我了,她迎向我急切地

说：

“嗨！听说吵得天翻地覆！多克斯都告诉我了。”

“谁在吵架？”

“艾米莉阿姨和那个人呀。真希望最后她能看清他的真面目。”

“他们吵架的时候，多克斯在场？”

“当然不在，她只是‘碰巧在门边罢了’。据说吵得撕破脸了。真想知道从头到尾发生的经过。”

雷克斯太太那吉普赛人的面容，伊维·霍华德临走前的殷殷交代，刹那间全都涌上我的心头。我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要保持冷静；辛西娅则在一旁喋喋不休地瞎猜，还高兴地充满希望道：

“艾米莉阿姨一定会把他扫地出门的，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提起他了。”

由于事出突然，我急着想找约翰一探究竟，但是这个当头却找不到他。下午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我试着将自己无意间听到的那段对话抛诸脑后，但是愈是努力想静下来，愈是无法控制脑筋打转。玛丽·卡文迪什放心不下的到底是什么事？

傍晚下楼准备用餐时，我看到英格尔索普先生坐在客厅中，一如往常般面无表情。这男人如梦似幻的诡异气质，再次冲击了我。

英格尔索普夫人到最后才下楼用餐，她的情绪似乎仍未平息，以至于饭桌上大家只顾埋头吃饭。尤其是英格尔索普先生，比平常安静许多，但是仍然不忘打点妻子

的一切，温柔地在她背后放一个靠垫，扮演他"贤慧"的角色。英格尔索普夫人用完餐后立刻又回到书房去了。

"等一下帮我把咖啡送到书房里来，玛丽。"她说，"再过五分钟邮局就要截止收件了。"

辛西娅和我饭后转移到客厅去，在落地窗前坐下。玛丽·卡文迪什帮我们各端了一杯咖啡过来，看起来仍是余怒未消的样子。

"年轻人，你们要点灯吗？还是想享受朦胧的夜色？"她问，"辛西娅，请你把英格尔索普夫人的咖啡端过去好吗？我这就倒好一杯。"

"不用麻烦她了，玛丽。"英格尔索普先生主动表示："我拿去给艾米莉好了。"

他从壶中倒出一杯咖啡，小心翼翼地端着去了。

劳伦斯跟着他去，卡文迪什夫人则在我们身边坐下。

我们三人静静地坐着，半晌无语。当晚天气又闷又热，卡文迪什夫人拿着一把芭蕉扇徐缓地左右扇风。

"天气太热了，"她低声说，"暴风雨可能随时就要来了。"

虽然一时夜暗人静、万籁俱寂，可惜好景不长，走廊上突然传来一阵令人熟悉又厌恶的声音，硬生生粉碎了我的平静。

"鲍尔斯坦医生！"辛西娅略显吃惊地叫道，"他怎么会这个时候来呢？"

我嫉妒地朝玛丽·卡文迪什看了一眼，但是她静若止水，白皙粉嫩的脸颊上没有一丝变化。

很快地,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便领着他走了进来。鲍尔斯坦医生笑着说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实在不方便到客厅里去。的确,他一副惨兮兮的模样,身上全是泥巴。

"你做什么去了?"卡文迪什夫人一脸不解地问。

"请大家见谅。"鲍尔斯坦说,"我原本不愿意进来的,但是英格尔索普先生坚持要我进来,实在是盛情难却……"

"鲍尔斯坦,你怎么搞得这么悲惨?"约翰从大厅中走进来,说,"先喝杯热咖啡缓缓气,然后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苦笑着,然后开始形容他如何在一个难以靠近的险地,发现一株非常罕见的蕨类;谁知那里地软石松,为了采集样本,脚下一不留神,就滑到了下面的小水塘中。

"还好太阳很大,衣服一下子就晒干了,"他说,"只是一身脏兮兮的,让大家见笑了。"

就在这时,英格尔索普夫人从大厅叫辛西娅,她赶快站起来跑过去。

"帮我拿上手提箱好吗,亲爱的?我要去睡觉了。"

大厅通客厅的门相当宽敞。辛西娅起身后,我也跟着站起来,约翰就在我旁边,我们三个人都亲眼看到英格尔索普夫人手里端着她那杯没有喝过的咖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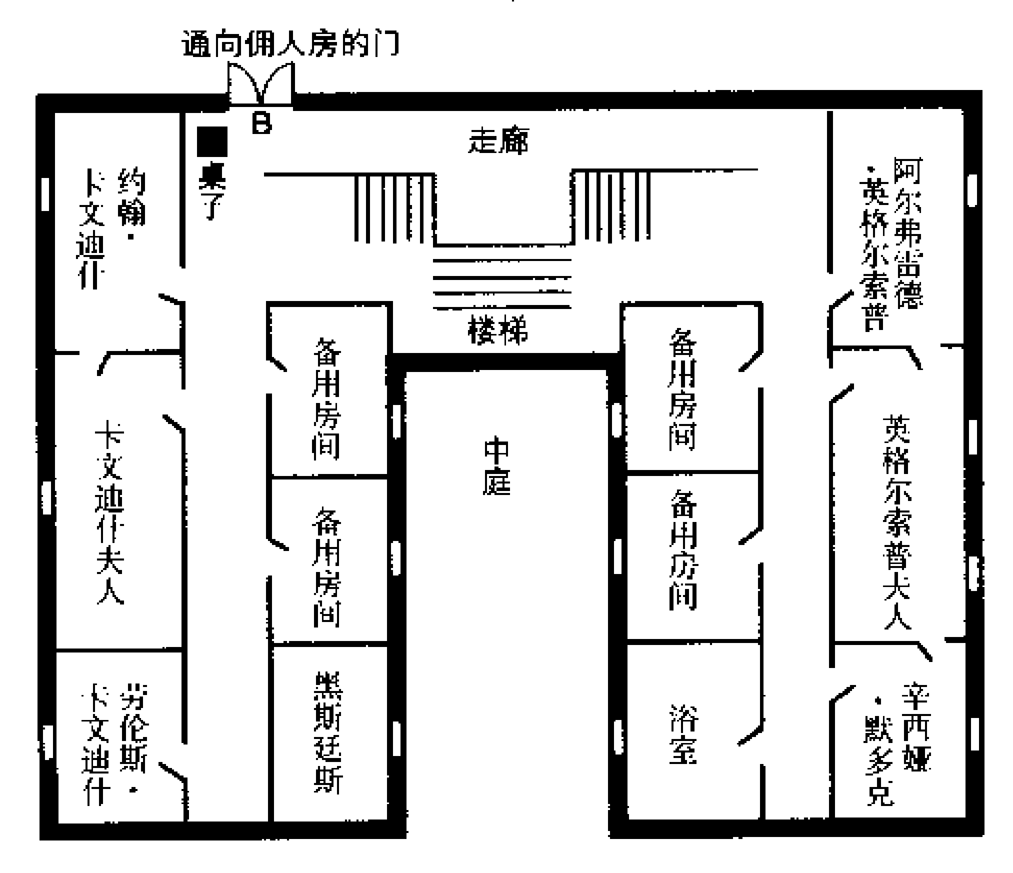
鲍尔斯坦医生的突然造访,破坏了我整个晚上的心情,而且他磨磨蹭蹭地,似乎打算赖着永远不走了。最

后，在我千盼万盼之下，他总算站起身来准备告辞，我深吸一口气，愉快地一吐而尽。

“我陪你一起回村子里去，”英格尔索普先生说，“我要去我们的经纪人那里查看那些房产的账目。”他转身告诉约翰：“不必等我回来了，我会带钥匙的。”

第三章 悲剧上演

为了清楚呈现我即将描述的事件，我在此附上一幅斯泰尔斯庄园二楼的房间分布图。由图中可以发现，去佣人房都要经过B门，它们与右翼的各个房间（包括英格尔索普夫人的房间）都没有直接的通路。



大概是在午夜时分，劳伦斯·卡文迪什把我叫醒了。他手持一根蜡烛，脸色惶恐不安，我感觉到情况有变，而且事态可能相当严重。

“怎么了?”我睁开惺忪的睡眼坐起来,努力振作起精神。

“母亲好像病得很严重,似乎在痉挛,但是房门锁上了,我们进不去。”

“我马上就来。”

我跳下床铺,随手罩上一件睡袍,和劳伦斯顺着房间通道和二楼走廊走到房子的右翼。

约翰·卡文迪什在半途加入我们,途中又看到一两位仆人慌张地站在一旁不知所措。劳伦斯对他的哥哥说:

“该怎么办才好?”

我心中暗想,劳伦斯犹豫不决的弱点一旦遇上了紧急事件就暴露无遗。

约翰上前使劲转动英格尔索普夫人房间的门把手,但是房门显然是从里面反锁起来的,而且门闩也闩上了,所以根本无法由外面打开。此时,斯泰尔斯庄园里的人已经骚动起来,而夫人的卧室内,仍持续传来怪响,显然得采取必要措施了!

“要不要从英格尔索普先生的房间进去看看,少爷?”多克斯喊道,“噢,可怜的夫人!”

这时候我突然想到,英格尔索普先生呢?在这重要关头为何独不见他的人影?约翰打开他的房间,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劳伦斯拿着蜡烛,亦步亦趋紧紧跟着,在昏暗微弱的烛光下,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床铺清洁平整,其他陈设也没有被人动过的迹象。

我们一行人直接走到通往夫人卧室的那道内门，发现也是自内锁死，而且上好了闩。这下如何是好？

“噢，天哪，少爷！”多克斯拧着双手叫道，“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我想别无他法，只有破门而入了。不过要直接把门撞开可不是容易的事。这样好了，先差一个女佣去叫醒贝利，让他马上去请威尔金斯医生过来；我们几个就留在这里设法把门撞开……等一等！辛西娅的房间里不是也有一道门可以通到母亲的房间吗？”

“是的，少爷，不过那道门一向都是锁死的，从来没有使用过。”

“事到如今，不妨试一下再说吧。”

他从走廊飞快跑到辛西娅的房间，玛丽·卡文迪什已经早一步到了，正在用力摇着熟睡中的辛西娅，设法要叫醒她。看这场面，她八成是个非常嗜睡的女孩。

过了一会儿工夫，他再度回到英格尔索普先生的房内。

“没有用，那道门果然也给锁死了，现在只好破门而入了。我想这道门应该没有走廊上那道门结实。”

我们二话不说，同时使劲撞向木门，没想到那门真的是十分牢靠，怎么撞也文风不动。不过，最后随着一声爆裂，门陡然崩开了。

我们一下子都进了房间，劳伦斯仍然拿着蜡烛。只见英格尔索普夫人躺在床上，全身因为剧烈痉挛而颤动，床头的桌子倒在一旁，显然是挣扎时不慎掀翻的。我们

进去之时，她的痉挛刚刚缓和下来，四肢也逐渐松弛，整个人虚脱地倒在枕头之上。

约翰快步走到房间的另一端，点亮煤气灯，并吩咐身旁的女佣安妮赶快下楼到餐厅拿一瓶白兰地上来。然后他走到母亲身旁。我则顺手打开靠走廊的那道门。

我转向劳伦斯，想告诉他既然我站在那里也帮不上忙，那我最好先离开；但是话到了嘴边却硬是吐不出来，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谁的脸色如此阴森惨白，简直像鬼一样。他握着蜡烛的手不停地颤抖，融蜡飞溅在地毯上；他的眼睛不知是被吓直了还是怎么的，呆呆地瞪着我后方墙壁上的某个定点看，好像上面有什么东西让他瞬间化为了石雕。我本能地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却未发现任何不寻常的东西——壁炉中的灰烬仍然发出隐隐的红光，其上的摆饰亦是整齐有致，丝毫不见可疑之处啊！

英格尔索普夫人的抽搐似乎已经停止，可以断断续续地说话了：

“现在……好多了……很突然……真愚蠢，把自己锁在……里面。”

床上蓦地出现一条长长的身影，原来是玛丽·卡文迪什搀扶着辛西娅站在门口。辛西娅脸色潮红，呵欠连连，尚未完全清醒，整个人无力地瘫软在卡文迪什夫人怀中。

“可怜的辛西娅吓坏了。”卡文迪什夫人低声而清晰地说。

我注意到她身着平常在农场工作穿的白色长袍。那

么现在的时间比我估计得肯定要更晚些。我看到从窗帘透进了一缕乳白色的微光，壁炉架上的时钟即将指向五点。

这时，床上传来一声扼喉的惨叫惊动了我。剧痛再度侵袭年迈无力的老妇人。她剧烈地抽搐着看上去惨不忍睹。现场立即陷入一片慌乱，大伙虽然全部围在床边，但却完全无计可施。最后那次发作使她整个人从床上挺了起来，直到她用头和脚踝支撑着身子，整个身体屈成一个弓形。玛丽和约翰试着让她再喝一些白兰地，但是根本无用。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她的身子仍是那种拱着的怪样子。

这时，鲍尔斯坦医生疾步跨进了房间，满脸权威的架势。一见到倒在床上的夫人，他立时愣在原地，双眼发直。这时夫人又发出挣扎的声音，盯住医生说：

"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

说毕，夫人向后一仰，栽倒在枕头之上，动也不动了。

医生跨步向前，抓起她的双臂向上抬起，施行所谓的人工呼吸。他对仆人做了一些简短的吩咐，然后急躁地挥挥手，要我们全部退到一旁。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不过我想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如今一切为时已晚了。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他也不抱什么希望。

过了许久，鲍尔斯坦医生不得不停止急救，沉重地摇摇头。这时，房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威尔金斯医生急急忙忙走了进来。他是英格尔索普夫人的私人医生，一位身材矮胖、光鲜的男子。

鲍尔斯坦医生向他简单说明自己经过农庄大门时，看到了去接威尔金斯医生的车，于是他拼命跑向庄园来。他软弱无力地指指床上的遗体。

“太……令人伤心，真……是太令人伤心了！”威尔金斯医生嗫嚅道：“可怜的夫人，实在是操劳过度……操劳过度了。她就是不听我的劝。我常跟她说心要放宽，但就是没用……她实在是过于热中公益活动了。人总是要服老，要服老啊……”

我注意到，鲍尔斯坦医生的眼睛一直盯着威尔金斯医生看，他说：

“威尔金斯医生，她的痉挛非常剧烈，可惜你来不及亲眼目睹。它们的症状非常符合……强直性痉挛的特征。”

“啊！”威尔金斯医生马上意会了。

“我想和你私下谈谈。”鲍尔斯坦医生说。然后他转向约翰说：“你不会反对吧？”

“当然不会。”

我们一伙人鱼贯退到走廊上后，我听到门被锁上了。两位医生单独留在房间内密谈。

大家陆续慢慢走下楼去。我心中的思绪翻腾如海。推理是我的专长，而从鲍尔斯坦医生的言谈举止看来，这件事情必不单纯。这时，玛丽·卡文迪什拉着我的手臂问：

“是怎么回事？鲍尔斯坦医生今天为什么那么奇怪？”

我看着她说：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怎么想？”

“告诉你，”我看看四周，其他人都离得较远，我用耳语般的声音说，“我想她可能是中毒身亡！而且鲍尔斯坦医生也在怀疑这点。”

“什么！”她难以置信地退缩到墙边，眼睛瞪得老大，然后突然大叫一声吓了我一跳，接着就声嘶力竭地吼着，“不，不……不会的……不是的！”

说完她拔腿就向二楼跑，我尾随而上，深怕她过于激动会在半途晕倒。等到追上她时，她正靠在扶手上喘息，脸上惨无血色，烦躁地挥手要我离开。

“不，不要过来，我没事，我只是想安静一下，你先下楼去吧。”

我勉为其难地顺从了。约翰和劳伦斯都在饭厅，我也走了进去。起初，厅内一片死寂，后来我终于打破沉默，说出了大家心里都在想的一件事：

“英格尔索普先生去哪儿了？”

约翰摇摇头说：

“他没在屋子里。”

我们三人眼神交会。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到底跑哪儿去了？偏偏在这时不见他的踪影，这也实在太奇怪、太令人费解了。我想起英格尔索普夫人临终前说的那几个字，它们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如果晚一点咽下最后那口气，她还会说些什么？

终于饭厅外传来医生们下楼的脚步声。威尔金斯医生表情认真而情绪高昂，温雅的态度下似是掩抑着巨大的喜悦；鲍尔斯坦医生紧随其后，神色依旧肃穆。威尔金斯医生代表两人发言，他对约翰说：

"卡文迪什先生，请你同意对遗体进行解剖。"

"有这个必要吗?"约翰脸上闪过一阵悲恸，沉重地询问。

"绝对有必要。"鲍尔斯坦医生回答。

"您的理由是……"

"威尔金斯医生和我目前都无法确定夫人真正的死因，不能出具死亡证明。"

约翰低头陷入沉思之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大概也别无选择了。"

"谢谢你!"威尔金斯医生精神昂扬地说，"我们建议明晚进行解剖——最好是今晚。"他瞄一瞄远方初升的朝阳，继续往下说，"我想，审讯可能是难以避免的，这些都是免不了的程序，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太难过了，请大家节哀顺变。"

威尔金斯医生说完，鲍尔斯坦医生就从口袋中拿出两副钥匙交给约翰：

"这是那两个房间的钥匙，门我已经锁好了。依我看，房间最好都暂时锁上，别去打开。"

说完，两位医生走了。

我心中原有一个想法，现在看来正是提出的时机，但是我有点难于启齿。我知道，约翰一向甚恐遭人议论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个随遇而安的乐观派，而且还怕麻烦怕得要命，所以想要说服他同意我的计划，恐怕会有些困难。但是，我看了看劳伦斯，劳伦斯一向做法新潮，想法也比较灵活，或许他会给我声援。由于时间紧迫，于是我决定把握时机立刻提出。

"约翰，"我说，"我想同你谈件事。"

"你说吧！"

"记得我跟你提过我的朋友波洛吗？就是住在你们这里的那个比利时人？他是个非常知名的大侦探。"

"记得。"

"我希望你同意我请他来调查这件事。"

"什么！现在请他来？尸体还没进行解剖呢！"

"是的，不过时间因素一向是破案的关键……当然啦，我是说万一其中真有什么法律不容的事情的话。"

"胡说八道！"劳伦斯厉声反驳，"这件事根本就是鲍尔斯坦医生自己在大惊小怪，威尔金斯医生原本压根没想到这回事，都是鲍尔斯坦影响他的。鲍尔斯坦也有专家学者那种神经兮兮的毛病，毒物又是他的嗜好，当然他会往这个方向想。"

劳伦斯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很少那样反应激烈。

约翰迟疑了片刻。

"我的想法和你不同，劳伦斯。"他终于开口，"我倾向于让黑斯廷斯先生放手去做，但是我希望再等一等。我们不希望引起任何不必要的谣言。"

“不，不，”我急切地说，“波洛办事谨慎，守口如瓶，绝对不用担心事情会泄漏。”

“那就好，我信得过你，就依你的建议请他来好了。如果调查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疑虑，那案子是谁做的就再清楚不过了——倘若我冤枉了他，还请老天原谅。”

我看看表，时间刚好六点，心想不能再耽搁了。

不过我还是决定给自己五分钟的时间到图书室中查查资料。很幸运，我顺利翻到一本医学专著，里面详细说明了士的宁的中毒症状。

第四章　波洛展开调查

英格尔索普夫人资助的比利时人就住在村子里靠近外围园林的边门旁。如果舍弃弯弯曲曲的马路，选择直接穿过草坡的小径，可以节省不少时间，所以我理所当然地向草地走去。就在我快要走到波洛他们居住的小屋时，蓦地出现一个人影冲着我跑来，定睛一看，原来是英格尔索普先生。

昨晚他去了哪里？他会用什么理由向大家解释呢？

他一看到我，就急忙过来搭话。

"天啊！实在太可怕了，我可怜的妻子啊！我刚刚才听说。"

"你一整晚都到哪儿去了？"我问。

"昨夜在登比家逗留得太晚了。我和他谈点事情，大概谈到半夜一点钟才谈完。然后我发现忘了带大门钥匙，因为怕吵醒大家，所以就留在登比家住了一宿。"

"是谁告诉你这个坏消息的？"我接着问他。

"威尔金斯医生一大早就到登比家敲门，告诉他这件事。我可怜的艾米莉！她这辈子可说是无私奉献，一心一意献身公益事业，多么难得的好人……唉！她一定是操劳过度了。"

真是十足的伪君子！我的心头顿时涌起一股厌恶之

情。

“我有事先走了。”我说。

所幸他没有问我要去哪里。

几分钟后，我就到了李斯斯威斯小屋。我先敲了一会儿门，半晌没人回应，于是加把劲用力往门上拍。终于头顶上的一扇窗户被轻轻推开，正是波洛探头出来。

他看到我一大清早就来拜访，颇感惊讶。打过招呼之后，我简短地说明了发生的惨剧，然后单刀直入，让他协助调查是否有任何不法之事。

“稍等一会儿，我下去开门让你进来。等我换衣服的时候，你再把事情详细说给我听。”

他很快下来打开了门，带着我回到他的卧房之中，并指指旁边的椅子要我坐下。坐定之后，我就开始说明，无论事情之大小、关系之轻重，全都毫无保留地尽吐而出，他则在一旁慢条斯理地梳洗，并从从容容地换装。

我告诉他自己在半夜被叫醒的情形，英格尔索普夫人的临终遗言，她先生彻夜未归的事实，前一天夫妻间的激烈争吵，无意间听到玛丽和她婆婆间的对话，日前英格尔索普夫人和霍华德小姐发生的争执，以及伊维临走前的殷殷交代等等情形，几乎是毫无遗漏。

我努力把事情讲清楚。于是我重复了好几遍，偶尔还把漏掉的细节再补回来。波洛对我和蔼地微笑着。

“感觉很复杂、很混乱，对不对？别着急，老弟[1]，你很不安，很烦躁……这都是正常反应。我们先让自己冷静下来，把一个个环节清清楚楚地按时间顺序排列好，然后再逐项进行审查或舍弃。我们把重要的留下来，无关紧要的就……‘呼’地一吹！”他可爱的脸庞挤弄起来，很夸张地吹了一口气，“吹到一边去！”

“话是没错，但你怎么决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波洛一面小心打理他的胡须，一面摇摇头。

“不对不对，此言差矣。听着[2]！一件事会引出另一件事，所以我们的工作才得以进行。这件被引出的事情放在这里合不合理？妙极了[3]！那好，我们就继续追查；如果这件事怎么都说不通，噢，太奇怪了，那就是有什么地方漏失掉——链条缺了一环；这时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重新寻找。其实那个奇怪的事实，那个看来或许无关紧要的小细节，我们才必须把它放在这里！”他夸张地打着手势，“它们才是关键，才是伟大的线索！”

“是……”

“啊！”波洛伸出食指快而有力地指向我，我不禁畏缩了一下。他说，“小心！一个侦探最大的致命伤就是说这样的话：‘这件事微不足道、无关紧要、派不上用场、不必管它’，告诉你，那样就大大误事了！没有一件事是不

---

①②③ 原文为法语。

重要的。”

“我知道，你总是把这些原则挂在嘴边，所以我才会事无轻重、巨细靡遗地把所有的事都说给你听。”

“这点我很感到欣慰！你的记忆力很好，大体已经把发生过的事做了精确描述。至于你叙述的条理……不提也罢，真的只能用可悲这两个字来形容。不过你现在心情很差、很难过，所以也是情有可原。但话又说回来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竟忽略了一项事实——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事实。”

“是什么？”我问。

“你忘了说明英格尔索普夫人昨晚用餐的胃口是否正常。”

我睁大了眼睛看着他。难道是无情的战火烧坏了这个小老头的脑筋？不过他仍自顾自地清理大衣，准备装束，似乎非常乐在其中。

“我记不得了。”我说，“而且，我实在看不出……”

“你看不出？但它却是头一个要掌握的重点。”

“怎么可能呢！”我渐感不耐烦，“我只记得她吃得不多，她的心情很糟，所以胃口也差。这是很自然的事。”

“是啊，”波洛若有所思地回答，“是很自然。”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小公文箱，转身面向我。

“好了，我准备好了。我们去斯泰尔斯庄园，到现场

再研究这些事。对不起，老弟[1]，你大概出门的时候太匆忙了，看你领带都打歪了，我来帮你调整一下。”说着，他伸出手来熟练地调整好我的领带。

“好了[2]，我们出发吧！”

我们急忙转过大门，走进村子。踏入大门后，波洛站在里面驻足停留了一会儿，怅然地望向宅第四周蓊郁的树木，林被之上仍可见清晨的露珠烁烁闪耀。

“真美，真是太美了，然而遭此晴天霹雳，这家人一定十分哀伤。”

他说话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使我不知所措，脸红了起来。

他们真的会感到悲痛吗？有人真会为英格尔索普夫人哀伤吗？我清楚，那里的气氛是缺乏感情的。她在世时固然管得到家人的身，却管不了他们的心哪。她的骤然去世，虽然令人吃惊、令人难过，但很难冀望有人会为她凄凄不舍。

波洛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遂深表认同地对我点点头。

“我的想法和你差不多。想想看，她与子女间并没有血缘关系，”他继续说，“纵使她对这些卡文迪什先生、夫人们既仁慈又大方，但她毕竟不是他们的生身母亲。血浓于水，请你千万记住，血是浓于水，假装不了的。”

---

①　②　原文为法语。

“波洛，”我问，“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想知道英格尔索普夫人昨晚用餐的情形？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吃的好不好和她的死亡有什么关系呢？”

他沉默数分钟，静静地和我朝着庄园走去，后来终于开口了：

“告诉你也没关系，不过你也知道我的习惯，通常在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以前，我不喜欢解释太多。依据目前所知，英格尔索普夫人是因为吃进士的宁而中毒身亡，所以我们先假设士的宁是添加在她的那杯咖啡之中。”

“然后呢？”

“咖啡是几点送上的？”

“大约八点左右。”

“所以按照常理推断，她应该是在八点到八点三十分之间喝下去的，一定不会超过八点半。士的宁的毒性发作很快，大概在一个钟头之内就会出现症状，但是英格尔索普夫人的情况很不一样，毒性是到隔天凌晨五点左右才发作，中间足足有九个小时！不过若是和大量食物一起服下，就有可能延缓毒性发作的时间，只是，再怎样也不至于拖到翌日清晨五点。不过我们还是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根据你所说的，她晚餐时的胃口不佳，而且毒性是到隔天早上才发作，所以这就表示事有蹊跷了，说不定解剖遗体时会有新的发现。在此之前，只要把这些线索放在心上就行了。”

斯泰尔斯庄园就在眼前了。约翰听说我们到了，特意到门口迎接。他的脸色疲惫而憔悴。

"这件事就麻烦你了，波洛先生。"他说，"黑斯廷斯应该已经告诉过你，我们不希望引起任何不必要的注意。"

"这点我完全理解。"

"你知道，这件事只是在怀疑的阶段，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

"你说的没错，进行调查也只是求个心安罢了。"

约翰转向我，拿出香烟盒，点燃一支香烟。

"你知道英格尔索普那家伙已经回来了吧？"

"我刚才在路上遇到了他。"

约翰顺手把火柴棒丢到旁边的花圃中，哪里知道波洛生性好清洁，怎么受得了别人在他面前乱扔东西，他上前拾起火柴，把它好好埋进土里。

"真不知道要用什么态度面对他！"约翰说。

"不用太久就会知道了。"波洛轻描淡写地说。

约翰不是很了解这句语带玄机的话，他一脸狐疑，将鲍尔斯坦医生交给他的两把钥匙递给我。

"波洛先生若想看什么地方就麻烦你带他去。"

"房门锁了吗？"波洛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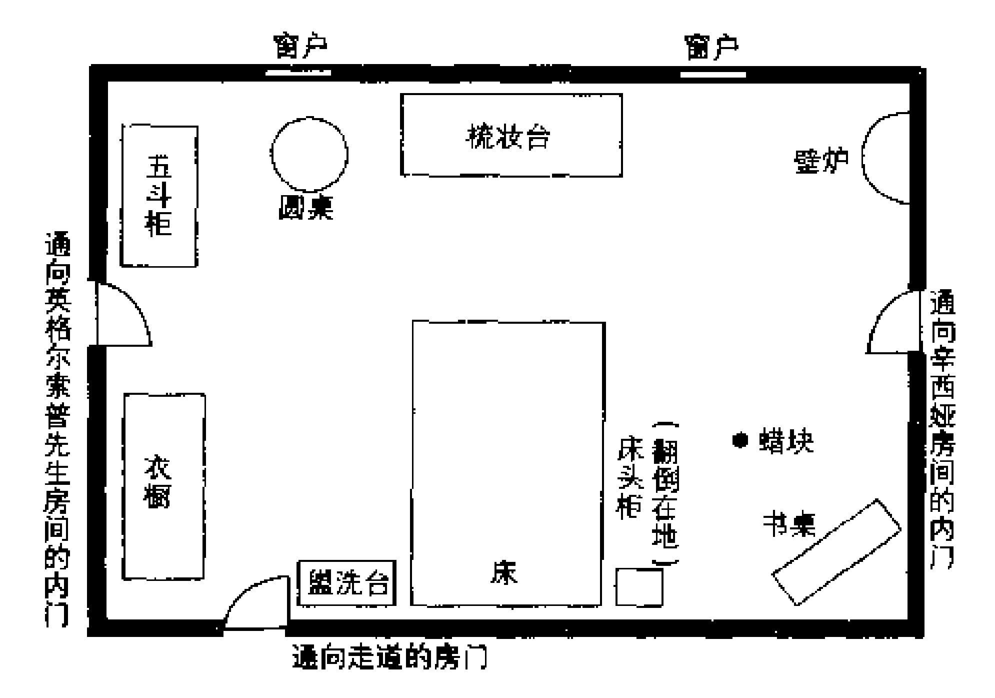
"鲍尔斯坦医生建议我们要保持现场。"

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那鲍尔斯坦医生大概是心中有谱了，这样我们办起事来也方便许多。"

然后我们一起上楼到那个发生惨剧的房间。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附上房间的平面图以及重要家具的摆放

位置。



我们进入卧室，波洛又把门锁上，然后开始仔细搜索。他像蚱蜢一样从一处跳到另一处。我站在门旁，深怕破坏里面的蛛丝马迹。波洛对我的谨慎似乎并不领情。

"你怎么了，老弟?"他嚷叫道，"站在那儿动也不动，活像是……怎么说呢?啊，对了，呆子。"

我解释说怕自己破坏现场的脚印。

"脚印?你想像力还真是丰富，这里早就像经过大军压境一般，留下了数不清的脚印了，哪还需要找什么脚印呢?快过来帮我寻找可疑的证物!对了，我先把公文箱放着，暂时还用不上。"

他把公文箱放在窗户边的圆桌上，不过这个举动有欠考虑，因为圆桌的桌面已经松动，结果它陡一倾斜，公文箱摔落到地上。

“这是什么桌子啊[1]!”波洛叫道,“噢,老弟,竟然有人住在这么豪华的大宅子里,却完全不懂得享受呀。”

说教、数落了两句之后,他又恢复搜索。

书桌上有一个紫色的小手提箱,锁孔中还插着一把钥匙。波洛看着手提箱思索良久,最后将钥匙拔出来交给我,要我检查。老实说,对我而言,那把钥匙没什么特别之处,它是那种很常见的耶鲁锁,只是握柄上缠着金属丝罢了。

他接着检查前晚我们破门而入的门框,确认当初门闩是上紧的,然后再去检查对面通往辛西娅房间的那个内门,发现门闩也如我所言闩上了。他拉开门闩,小心地反复开门、关门,轻手轻脚地不让它发出任何的声音。突然,门闩上某样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弯身靠近仔细地检查,拿出他公文箱中的一个小镊子,从缝隙中夹出一件微小的物品,小心翼翼地放入一个信封内,密封起来。

五斗柜上面有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一盏酒精灯和一个小锅,小锅中仍留有一些黑色液体,此外,旁边还放着一个空杯和茶托。

真是粗心大意,我昨晚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个重要的东西。它绝对是个重要的线索。波洛用手指蘸了一点液体,万分小心地舔了舔,然后眉头一皱。

“是可可奶,而且里面还加了,我想想……朗姆酒。”

---

① 原文为法语。

他走到翻倒的床头的桌子旁边，蹲下检查散落一地的东西。其中有一盏台灯、几本书、火柴、一串钥匙以及散落一地的咖啡杯碎片。

“这里有点奇怪。”波洛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奇怪的?”

“你看不出来吗？注意看这盏台灯，它的玻璃灯罩破了两处，看起来是掉下去的；但是再看看这些咖啡杯碎片，绝对是被用力摔碎的。”

“哦，”我有点不耐烦地说，“我想可能是被踩碎的。”

“完全正确。”波洛怪声怪调说道，“的确是有人用力踩过。”

他站起来，缓步走到壁炉前面，出神地站在那里，无意识地摆弄着上面的装饰物，并把它们排列整齐——这是他心烦时的习惯动作。

“老弟[①]!”他突然对我说，“会这么刻意把杯子踩裂、碾碎，目的不外两个：一是因为杯子里面含有士的宁；要不然——这更麻烦——就是因为里面没有士的宁!”

我没有回答。我根本不知他所说为何，但我很清楚此刻要求他解释也是枉然。过了一会儿，他打起精神，继续审查。他从地上拾起那串钥匙，用手指拨弄旋转，最后选了其中一支最光亮的去试开桌上的紫色手提箱，结果竟完全吻合！他打开箱子，犹豫了片刻，重新关上手提

① 原文为法语。

箱，并锁好，然后将那串钥匙和原本插在锁孔中的钥匙，统统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我无权翻阅这些文件，但必须要有人检查这些东西——立即检查。”

他仔细检查盥洗台下面的抽屉，又快速穿过屋子，在左边窗户前的深褐色地毯上，发现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圆形污渍，他蹲下身子仔细观察，甚至贴着地面用鼻子闻了闻。

最后，他用试管装了几滴先前发现的可可奶，谨慎地封好口，然后拿出一个小笔记簿记录着。

“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发现了……”他一边说，一边飞快地写着，“六条可疑的线索。需要我一一列举吗？还是你来？”

“哦，你来吧。”我毫不迟疑地说。

“那也好。一，一个被碾得粉碎的咖啡杯；二，插着钥匙的手提箱；三，地毯上的污渍……”

“那个污渍可能是之前就留在那里的。”我打断他的话。

“不对，因为它还相当湿润，咖啡味还闻得出来。四，一小段深绿色的纤维，虽然只是一两根线，但仍清晰可辨。”

“啊！”我恍然大悟，“那就是你放进信封里的东西。”

“没错。不过这截儿纤维可能是从英格尔索普夫人的衣服上掉下来的，说不定也没什么用处；第五，就是这个东西！”他戏剧性地指向书桌旁边地上的一摊蜡油，

“这一定是昨天之后才留下的,否则女佣打扫时一定会用吸墨纸和熨斗清理干净。我有一顶最喜欢的帽子,就曾经被融蜡……算了,那件事和这个案子无关。”

“昨天晚上我们很慌乱,那片蜡油应该是一时不慎留下的。不过,也有可能是英格尔索普夫人自己不小心落下的。”

“昨晚你们只带了一支蜡烛进来吧?”

“是的,是劳伦斯·卡文迪什拿进来的,不过他当时失魂落魄的,而且好像在那里看到了什么东西,”我指向壁炉,“然后就动也不动地僵在那儿。”

“这倒值得推敲推敲,”波洛很快地说,“没错,应该是有特殊的意义才对。”他目光扫过整个墙壁,“但是地上的蜡油不是滴自他那支蜡烛,因为你也看到了,这片蜡油是白色的,而劳伦斯拿进来的蜡烛还放在梳妆台上,那是粉红色的。至于英格尔索普夫人,她房里并没有烛台,只有一盏台灯。”

“那……”我说,“你的推断是?”

他要我自己用脑筋想想。

“第六条线索是什么?”我说,“应该是可可奶吧?”

“不是。”波洛郑重其事地回答,“我是可以把它列为第六条线索,不过没有必要。不,第六条线索我暂时还不能透露。”他快速地巡视房间一周,“该做的都完成得差不多了,除非……”他看着壁炉中的灰烬,陷入沉思之中,“既然都用火烧了,东西应该毁掉了……不过万一……很有可能!我们来找找看。”

他趴在地上，万分灵巧地把炉架上的余灰非常小心地拨弄到围栏上。突然，他发出一声低呼。

“黑斯廷斯，快帮我拿镊子过来！”

我迅速把镊子递过去，他利落地从灰烬中夹出一块半焦的小纸片。

“看看，老弟[①]，”他叫道，“你觉得这是什么？”

我前前后后仔细检查一番。以下是它的原寸附图：



我一时毫无头绪。这纸片的质感很厚，和一般的书信用纸大相径庭；然后我突然灵机一闪。

“波洛！”我高兴地叫道，“这是遗嘱的一部分。”

“完全正确。”他若无其事地说。

我目光锐利地注视着他。

“你一点都不惊讶？”

“没错。”他庄重地说，“我在找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把碎纸片还给他，看着他井然有序地把它放在公

① 原文为法语。

文箱之中,一如平时存放所有的物品一般。我绞尽脑汁地想着,这份遗嘱到底有什么名堂呢?是谁将它销毁的?是在地上留下蜡油的那个人吗?八九不离十。但怎么有人进得来呢?当时所有的门都由里面上锁了呀!

"老弟!"波洛兴致勃勃地说,"好了,现在我们到夫人的书房去问女佣几个问题,多克斯——是这个名字没错吧?"

我们穿过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先生的房间时,波洛稍为停留了一下,并快速而周全地扫视一圈,然后将两个房间的内门及英格尔索普夫人的房门再次上好锁,恢复到我们进来时的状况。

我依照他的指示将他带到夫人的书房后,就去寻找多克斯。

等到我和多克斯一起回来时,书房却空无一人。

"波洛,"我大声地叫喊,"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呢,我的朋友。"

原来他走到落地窗外去了。他站在那里心旷神怡地欣赏造型丰富的美丽花圃。

"这个花园真漂亮!"他低声自语,"太漂亮了!花园的设计匀称有致,有的形如弯月,有的状似钻石,真是令人赏心悦目。花木也是株株繁茂,目不暇接。这花园是最近才整理过的吧?"

"没错,我想工人昨天下午来修整过。好了,进来吧,多克斯已经在等了。"

"太美了！太美了[1]！你就不能让我一饱眼福吗？"

"当然可以，但里面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办呢！"

"你怎么知道这些色彩艳丽的秋海棠就不重要？"

我耸耸肩，如果他执意要这么认为，跟他争论是没有用的。

"你不同意，对吧？不过这类东西可不能小看。好了，不多说了，我们现在就进去见见那个勇敢的多克斯吧。"

多克斯站在书房里，双手交叉着放在身前，银色的头发在白色布帽下盘结着——这种装扮，是老式女佣的最佳典范。

从多克斯的态度可以感觉到，她并不信任波洛，但是他的诚意很快就打消了她的顾虑。他拉出一把椅子。

"请坐，小姐。"

"谢谢你，先生。"

"你侍候夫人已经很多年了，对不对？"

"十年了，先生。"

"十年可是很长的时间哪，实在称得上是忠心耿耿。你应该跟她很亲近吧？"

"夫人对我非常好，先生。"

"那你应该不会反对我问你几个问题吧？我事先已征得卡文迪什先生的同意了。"

---

① 原文为法语。

“哦，当然不会反对，先生。”

“那我就先从昨天下午的事情开始问起。听说夫人曾经和人吵过架？”

“是的，先生。不过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多克斯有些迟疑。

波洛殷切地看着她。

“亲爱的多克斯，我必须尽可能了解那次争吵的细节。千万不要认为这是背叛夫人的行为。要知道，你的主人已经死了，还躺在那边，如果我们要为她申冤，我们就必须知道所有的详情。人死不能复生，但是，如果夫人的死果真另有隐情，我们绝对要将凶手绳之以法。”

“这我同意。”多克斯的情绪不禁激动起来，“还有，我也不指名道姓，但是这里有一个人，实在让大家都已忍无可忍，打从他跨进门槛那天起，我们就开始厄运不断了。”

波洛耐心地等她抒发完心中积压的情绪后，便又用公事公办的语气问：

“那顿争吵是怎样的情形？你最先听到的是什么？”

“这个嘛，昨天我刚好从外面的走廊经过……”

“那是几点钟？”

“我不确定，但是离喝下午茶的时间还早，大约是四点左右吧……或者更晚一点。嗯，先生，我刚才说了，我那时是恰巧经过，听到书房里传出很大的愤怒的声音。我不是有意要偷听，但是……嗯，反正就是听到了。于是我停下脚步。当时门虽然紧闭着，但是夫人那天非常生

气，声音拉得很高，字字说得清清楚楚，即使站在外面也不容易听错。她说，‘你居然敢瞒着我，欺骗我！’至于英格尔索普先生是怎么回答的我听不到，他说话的声音小得多。夫人接着又说，‘你怎么敢这样？我供你吃，供你住，供你穿，你样样依赖我，到头来你却恩将仇报，让家里每一个人都因为你而蒙羞。’他是怎么回应的，我还是没听到，只知道夫人马上又说，‘现在无论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了，这件事我得秉公处理，我的心意已定，不要以为我害怕这种夫妻间的丑闻会传出去，所以就会让步。’听到这里，我认为他们就要走出来了，所以不敢多留，马上就离开了。”

“你确定另外那个人是英格尔索普先生？”

“绝对错不了，先生，不然还会是谁？”

“好，接下来呢？”

“过了一会儿，我又回到走廊，那时已经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到了五点钟，英格尔索普夫人摇铃召唤我，叫我帮她冲杯茶端到书房里去，而且不要点心。她脸色很难看，十分苍白，看起来非常不安。‘多克斯，’她说，‘实在太令人吃惊了。’‘您别太难过啊，夫人，’我说，‘喝杯热茶就会好多了，夫人。’我看到她手中拿着一样东西，好像是一封信，或者是一张纸，上面还有一些文字。她望着那张纸出神，好像不愿相信上面所写的内容。她自顾自地喃喃低语，就当我不在场似的。‘就这几个字，一切都不同了。’她对我说，‘绝对不要相信男人，他们没有一个是好东西。’然后我匆匆地离开，泡了一杯浓茶端回来，她客

气地谢谢我,说喝了茶之后她觉得好多了。'我已经六神无主了,'她说,'夫妻间的丑闻比洪水猛兽还要可怕,多克斯,如果能够压得住的话,我何尝不愿意忍耐。'这时,卡文迪什夫人刚好进门来,夫人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你离开的时候,她手上还拿着那封信或什么纸张吗?"

"是的,先生。"

"你想她后来会怎么处理那张纸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先生,不过我想她应该会把它锁在她那紫色的手提箱里吧。"

"她平常是不是都把重要的文件放在手提箱里?"

"是的,先生。她每天早上都会把它带下楼,到了晚上再提上去。"

"那个手提箱的钥匙是什么时候弄丢的?"

"昨天午餐的时候,先生。夫人为此很忧虑,要我仔细寻找。"

"她应该有一把备用的钥匙吧?"

"没错,先生。"

多克斯很是不解地看着他。老实说,我也是。难道这把丢了的钥匙藏有什么玄机吗?波洛只是微笑。

"别介意,多克斯,我的工作就是了解一切。这是不是那把遗失的钥匙?"

他从口袋中掏出插在手提箱锁孔中的那把钥匙。

多克斯的眼珠子像是差点要掉出来。

"就是这把,先生,一点都没错。可是您是在哪里找

到的？我四处都找遍了呀！"

"因为它今天出现的地方跟昨天不一样。现在我们谈另一个问题。英格尔索普夫人的衣橱里有没有一件深绿色的衣服？"

多克斯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颇感吃惊。

"没有，先生。"

"你确定吗？"

"是的，我很确定，先生。"

"家里其他人谁有绿色的衣服？"

多克斯想了一会儿。

"辛西娅小姐有一件绿色的晚礼服。"

"是浅绿色还是深绿色？"

"浅绿色，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薄纱布料。"

"哦，那不是我要找的。其他谁还有绿色的衣服吗？"

"就我所知，没有了，先生。"

波洛的神色始终如一，不论是失望还是高兴，外表完全看不出来。听完这个回答，他只是淡淡地说：

"好吧，我们暂时不去管这个问题。你觉得夫人昨晚就寝前可不可能吃了安眠药？"

"昨晚没有，先生，这我很清楚。"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夫人的安眠药两天前就吃完了，还没有去买，药盒子还是空的。"

"你非常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先生。"

"既然这样,事情就明白了。对了,夫人昨天有没有叫你在什么文件上签字?"

"在文件上签字?没有,先生。"

"昨天黑斯廷斯和劳伦斯先生回来的时候,看到夫人正忙着写信。我想,你应该不知道那些信是写给谁的吧?"

"恐怕是如此,先生。昨天晚上我有事出门去了,不在家里。也许安妮知道,不过平常她粗心大意的,连昨天用过的咖啡杯到现在都还没清理。反正啊,只要我人一不在,没人监督,整个家就乱七八糟的。"

波洛手一扬,说:

"既然都摆了那么久了,何妨再多等一下,好不好?我等会儿想检查检查那些杯子。"

"很好,先生。"

"昨晚你什么时候出门的?"

"大约六点钟,先生。"

"谢谢你,多克斯,我想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波洛起身走到窗边,"我实在是欣赏你们那些园圃。对了,像这么大的花园,总共请了多少园丁工作?"

"现在只剩下三个了,先生。战争前总共有五个。那个时候,花园像样多了,那才真是配得起我们这种有头有脸的人家。可惜您没机会欣赏,那简直是美极了。现在只剩下年迈的曼宁和年轻的威廉,还有一个爱穿马裤那种玩意的新潮女园丁。唉,什么世道啊!"

“好日子还会再来的，多克斯。情况再糟，我们也不能放弃希望。你能不能去请安妮来一下？”

“好的，先生。谢谢您，先生。”

多克斯前脚才离开，我马上好奇地问：

“你怎么知道英格尔索普夫人有吃安眠药的习惯？还有那把丢掉的钥匙和备用钥匙是怎么回事？”

“一件一件地来。关于安眠药，是因为我找到了这个。”

他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了一个药剂师配药用的纸盒。

“你在哪儿找到的？”

“在英格尔索普夫人房间盥洗台下面的抽屉中发现的，这就是我说的第六条线索。”

“不过，里面的药不是两天前就吃完了吗？一个空盒子有什么重要的？”

“也许不重要，但是你没有注意到这个盒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我仔细地端详。

“没有，我找不到有什么特殊之处。”

“注意看看它的标签。”

我仔细读了上面的标签：**“需要时睡前服用一剂，英格尔索普夫人。”**

“还是没有，看起来很平常呀。”

“药剂师的名字不在上面，难道不奇怪？”

“啊！”我惊呼一声，“真的不在上面！这就很不寻常

了。”

“你见过药剂师不署名就把这类药品交给病人的吗?”

“没有,从来没有这种情形。”

我不由得兴奋起来,但是波洛却对我的热情泼了一盆冷水,说:

“虽然如此,这其中的原因却非常简单。老弟啊,不必要那么兴奋吧。”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书房的门已悄然打开,安妮已经到了。

安妮的身材高大,长得很漂亮。她的情绪显得很激动,甚至还有点亢奋,对这起惨剧似乎带点病态地幸灾乐祸。

波洛直接切入主题,仍然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安妮,我请你来,是因为我认为英格尔索普夫人昨晚写的那些信件你会有点印象。夫人总共写了几封信?你说得出几个收信人的名字或地址吗?”

安妮努力地回想。

“总共有四封信,先生。一封是给霍华德小姐的,一封是给她的律师威尔斯先生的,至于另外两封我就不清楚了……哦,对了,其中有一封是要寄给塔德敏斯特的罗斯餐厅的;第四封就真的想不起来了。”

“再想想。”波洛鼓励道。

安妮动员了所有的脑细胞,但是仍然一无所获。

“对不起,先生,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当时我没有注

意到那封信。"

"没有关系，"波洛说，没有露出一丝失望之情。"我再问你一些其他的问题。英格尔索普夫人房里有一个小锅，里面留下一点可可奶。她是不是每晚都会喝这个东西？"

"是的，我们每天黄昏都会在她房里放一杯热可可，晚上如果想喝的时候，她会再把它温热。"

"那是什么样的可可奶？是纯可可奶吗？"

"是的，先生。里面会加牛奶、一匙糖以及两汤匙朗姆酒。"

"是谁负责端到她房间去的？"

"是我，先生。"

"每天都是你吗？"

"是的，先生。"

"大概几点端上去？"

"通常是在晚上我去把房里的窗帘拉上的时候，先生。"

"那么你是不是直接从厨房端上去的？"

"不是的，先生。因为煤气炉不够多，所以厨师会在晚餐煮青菜之前就先将可可奶煮好，然后我就端到楼上去，放在弹簧门旁边的桌子上，稍后再送进夫人的房间。"

"弹簧门是在二楼的左手边对不对？"

"是的，先生。"

"那张桌子是在门的这边，还是靠近佣人房的那边？"

“是在这边，先生。”

“昨天你几点端上去的？”

“大概七点一刻——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先生。”

“那么你是几点送进夫人房间去的？”

“昨天去拉窗帘的时候大概是八点上下，就是那时候端进去的，我还没拉好，英格尔索普夫人就上床了。”

“所以在七点一刻到八点之间，那杯可可奶一直放在二楼左边的那个桌子上？”

“是的，先生。”安妮的脸色愈胀愈红，然后突然冲口说道，“如果可可奶里面加了盐，先生，那绝对不是我放进去的，我根本没动过盐罐。”

“你为什么认为可可奶里面有盐？”波洛心平气和地问。

“在托盘上看到的，先生。”

“你看到托盘上面有盐？”

“是的，看起来像是食用粗盐。刚开始把托盘端上去的时候，上面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不过当我再把它端进夫人的房间时，竟然一眼就看到有些盐在上面，我原想下楼叫厨房再重新准备一份，不过昨天多克斯不在家，我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我想，反正盐只是撒在托盘上，可可奶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就用围裙把盐擦掉，再把茶端进去。”

我强忍住不让自己的兴奋之情表露出来。安妮在不知不觉之中透露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如果她知道她所说的“食用粗盐”就是剧毒无比的士的宁，她一定会张口结舌，说不出一句话来。波洛自制的功夫果然到家，我实在

惊佩他的镇定。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接下来会问什么问题，结果却大失所望。

"你进去夫人的房间之后，有没有注意到通往辛西娅小姐卧房的内门上着闩？"

"嗯，是的，先生，那道门向来都是闩着的，不曾打开过。"

"通往英格尔索普先生的房门呢？是不是也上了闩？"

安妮迟疑了。

"我不确定，先生。门是关着的，但是有没有闩上我就不知道了。"

"你离开夫人房间的时候，她有没有立刻把门闩上？"

"没有，先生，那时还没有，先生，不过她稍后一定会做这个动作。通常晚上的时候，她一定会把门都锁好——我说的是通走廊的门。"

"昨天打扫房间的时候，你在地上发现蜡油了吗？"

"蜡油？哦，没有，先生。英格尔索普夫人根本没有蜡烛，她只有一盏台灯。"

"换句话说，如果地上有一大片蜡油，你一定会注意到，对不对？"

"是的，先生，而且我会拿吸墨纸和熨斗把蜡清理干净。"

接着，波洛重复曾经问过多克斯的问题：

"夫人有没有绿色的衣服？"

"没有,先生。"

"披风、围巾,或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运动衣呢?"

"没有绿色的,先生。"

"家里其他人也都没有那些绿色的衣物?"

安妮想了想。

"没有,先生。"

"你很确定吗?"

"相当确定。"

"好[①]!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非常感谢你。"

安妮神经质地傻笑了一声,便咚咚地走出了房间。而我强忍了好半天的兴奋之情,马上如洪水般宣泄而出。

"波洛,"我高兴地喊道,"恭喜恭喜,有重大突破了。"

"什么重大突破?"

"你还问我! 原来凶手不是在咖啡里下毒,而是在可可奶里! 既然可可奶是在半夜喝下的,那毒性当然是到清晨才发作的。这不就水落石出了吗?"

"你认为是可可奶——注意听,黑斯廷斯,是'可可奶'被掺了士的宁吗?"

"难道不是吗? 托盘里的粗盐,不是士的宁是什么?"

"说不定就是粗盐。"波洛平静地回答。

---

① 原文为法语。

我耸耸肩。他若执意要这么想，我同他争辩也是无用的。只是，再一次，一阵沉重的感慨掠过我的心头——岁月不饶人，波洛毕竟是老了。我窃忖道，他能找到像我这样既开明又有包容性的助手，实在应该暗自庆幸。

波洛闪烁的双眼静静地打量着我。

"你不高兴吗，小老弟[1]？"

"波洛大哥！"我漠然回答，"我不能强迫你该怎么想，你有权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同样的，我也有我的看法。"

"你果然很开明。"波洛边说边站起身来，"这里的工作可以结束了。对了，角落里那张小办公桌是谁的？"

"英格尔索普先生的。"

"哦。"他试着掀开桌面："锁住了。也许英格尔索普夫人的钥匙可以打开。"

他一把把试着钥匙，熟练地在锁孔中扭动，最后终于发出一声满意的轻呼：

"太棒了[2]，虽然不是这把钥匙，但是在紧要关头还是可以打开。"

他掀起桌面，扫了一眼抽屉里排列整齐的文件资料。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没有做任何检查就又把书桌锁上了，只是赞赏有加地说：

"确实，英格尔索普先生是个做事很有条理的人。"

---

①　②　原文为法语。

“做事很有条理”是波洛对人最高的评价。

我站在一旁，听到他有失常态般喃喃自语：

“他的桌子里没有邮票，不过原来可能有，对不对，老弟[①]？原本应该有……没错。”他的眼光在屋子里四处飘移。“书房该检查的都检查过了，可惜发现不多，除了这个之外。”

他从口袋中拿出一个褶皱不堪的信封丢给我。那是一个相当奇怪的信封：粗劣不堪，脏兮兮的，而且很旧。上面潦潦草草地写了几个字，写得显然很随意。以下是那些字的完整临摹：

所有所有 我的所有 他的

① 原文为法语。

第五章 “不是士的宁吗?”

“你在哪儿找到这东西的?”我十分好奇地问波洛。

“废纸篓里。上面的笔迹你认得吗?”

“我认得,是英格尔索普夫人的笔迹。不过,那些字又有什么意义呢?”

波洛双肩一耸。

“我说不上来,但它是有暗示的。”

我突发奇想,莫非是英格尔索普夫人精神错乱了?以为自己遭到恶灵附身?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不定她是自杀身亡的?

正打算把这些想法说出来,波洛先我一步开口。

“来吧,”他说,“我们去检查检查咖啡杯。”

“亲爱的波洛啊!既然已经知道是可可奶出了问题,干吗还去检查咖啡杯呢?”

“唉呀呀,可怜的可可奶哟!”波洛冷嘲热讽地说。

他敞开了嗓子开怀大笑,双手还伸向天际故做绝望状。那副德性,我只能用“有失身份”四个字来形容。

“不管怎么样,”我愈加冷漠地说,“反正英格尔索普夫人端咖啡上楼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看到你想找的东西,除非你认为我们可以在咖啡托盘上找到一包士的宁。”

波洛马上严肃起来。

“好啦,好啦,我的朋友。”他挽住我的手臂说,“不逗你了[1]。我们就来个君子协定,你让我保持对咖啡杯的兴趣,我也百分之百尊重你对可可奶的推论,如何?”

他的样子实在滑稽,我忍俊不住笑了起来,于是我们就一起走向客厅,准备检查昨晚我们喝完咖啡后留在那里的杯子。

我扼要重述昨晚客厅里的状况,波洛专注聆听,设法确定每个杯子的位置。

“所以,卡文迪什夫人站在托盘旁边,倒出咖啡。好。然后她走到你和辛西娅小姐落座的窗前。好。这里有三个杯子。至于壁炉上方那个只喝了一半的咖啡杯,应该是劳伦斯·卡文迪什的。那么托盘上那只杯子是谁的?”

是约翰·卡文迪什的。我看到他放在那里的。

“很好,一、二、三、四、五……咦,英格尔索普先生的杯子呢?”

“他没有喝咖啡。”

“这样就全清楚了。等一下,老弟。”

他从每一个咖啡杯的杯底小心翼翼地取了一两滴咖啡放在不同的试管里面,然后再密封起来;他每做一杯,就亲自舔一下味道,表情也不断随之变化。综合他所有的反应,大概可形容为“忧喜参半”。

“好[2]!”他说:“这样总算理清了!我原本有一个想

---

① ② 原文为法语。

法，不过现在证明是错的。是的，我完全错了。虽然这很奇怪，但是也不要紧。”

他做出一个招牌动作——耸耸肩，将心中的烦恼尽扫而出。我一开始就很想告诉他，死守着咖啡这条线索，注定是死路一条，可是我没说出口。波洛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毕竟还算得上是他那个年代的英雄人物。

“早餐准备好了。”约翰·卡文迪什从走廊上过来招呼，“波洛先生，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用餐吧？”

波洛点头表示愿意。我从旁打量约翰，发觉他好像已经恢复了正常。昨天晚上的事件，对他的确造成了短暂的冲击，但他很快就让自己的平衡系统发挥作用，迅速冷静了下来。约翰是一个极其缺乏想像力的人；而劳伦斯则是另外一个极端，过分喜欢胡思乱想。

约翰今天一大清早起来就忙着处理老夫人的后事，先是发电报通知亲友——他发出的第一封电报就是给伊维·霍华德的；再去报社登讣文；然后，种种处理遗体的压力，开始沉重地向他袭来。

“请问你们进行的如何了？”约翰问，“按照你目前的调查，我母亲是不是死于自然因素？还是……还是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卡文迪什先生，”波洛脸色阴沉地说，“我劝你最好尽量接受现实，一切顺其自然。你能不能告诉我家里其他人的想法？”

“我弟弟劳伦斯觉得我们只是在庸人自扰而已。他说一切都表明妈妈只是单纯的心脏病突发罢了。”

"他这样说,是吗?这倒很有趣,非常有趣。"波洛轻声地自言自语道。"卡文迪什夫人呢,他有什么看法?"

约翰的脸色大变,泛起层层的阴霾。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妻子是怎么想的。"

这突兀的回答,让空气顿时凝重了起来。最后倒是约翰自己随便说了句话,打破了僵局:

"英格尔索普先生回来了,我已经告诉过你吧?"

波洛低下了头。

"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个很尴尬的局面。当然,日子总要过下去,我们也不能对他有差别待遇——只是想到吃饭时,自己身边就坐着一位涉嫌重大的杀人犯,难免会倒胃口。"

波洛甚为同情地不住点头。

"这个我了解,现在情况未明,大家都不好受。卡文迪什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英格尔索普先生昨天晚上之所以没有回家,据我所知,是因为忘了带钥匙?"

"是的。"

"换句话说,你很确定钥匙仍放在家里,也就是他根本没有带出去?"

"这个我不清楚,我也没想到要去找。家里的钥匙向来都是放在走廊的抽屉里,我现在就去看看还在不在那儿。"

波洛笑着摆了摆手。

"不用了,不用了!卡文迪什先生,现在检查也没有用了,我保证,它一定还在原位。而且,就算英格尔索普

先生昨天真的拿走了,到现在也早可以放回去了。"

"难道你认为……"

"我没有认为什么。今天早上要是有人在他还没有回来之前,看到钥匙在那里面,那会是个对他十分有利的证据,就是如此。"

约翰看来相当困惑。

"别担心,"波洛安抚他说,"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没什么好烦恼的。既然你这么盛情,我就跟你们去吃早餐吧。"

进入餐厅的时候,其他人都到齐了。当时的气氛可想而知,绝对说不上是其乐融融。当然,遭逢巨变后,大家难免情绪低落,我想我们都黯然承受着这样的打击。不过,虽然在座众人个个举止端庄、教养深厚,无论遇到任何情况,绝对不致让自己表现失常。但是,我仍禁不住怀疑,他们的这般若无其事,真的是强自克制出来的吗?放眼望去,这里看不到一双哭红的眼睛,嗅不出一丝压抑的悲恸。我想我看得没错,只有多克斯是对这桩惨剧最感伤怀的人。

我望向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他那副丧妻鳏夫的矫态,看在眼里只能让人徒增反感。他知道我们在怀疑他吗?我揣测着。他当然不可能不知道,他只是反射性地极尽掩藏之能事。他现在是不是宛如惊弓之鸟?还是他自认魔高一丈,能够顺利脱逃?空气中那股猜忌的气氛,应该能让他警觉到自己已成了本案的头号嫌犯吧?

不过,是不是每个人都怀疑他呢?卡文迪什夫人怎

么想?我看着坐在桌首的她。她身穿一袭灰白色洋装,袖口的白色褶边披在她的纤纤玉手上,丰姿依旧优雅、自若,气质仍感神秘莫测。真是楚楚动人啊!不过,有时候她也会板起脸孔像狮身人面像般让人琢磨不透。她相当沉默寡言,不会轻易启齿,可是我却有种奇怪的感觉,好似她个性中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掌控着我们每一个人。

年纪最轻的辛西娅呢?她也怀疑英格尔索普先生吗?我觉得她看上去满脸病容、疲惫不堪,动作尤其是有气无力,迟顿笨重。我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坦率地回答:

“是啊,我头疼得快要爆炸了。”

“要不要再来杯咖啡,辛西娅小姐?”波洛热心地问,“再喝点咖啡,精神或许就来了。咖啡治头痛[1]可是棒极了!”

他跳起身来一把拿起她的杯子。

“不要加糖,”辛西娅看到他拿起夹方糖的钳子,赶忙阻止他。

“不加糖?是不是战时响应节约?”

“不是,我喝咖啡从来不加糖。”

“该死[2]!”波洛把加满的咖啡端回给辛西娅,口中喃喃自语。

现场只有我听到他说了什么。我好奇地看着他,发

---

①②原文为法语。

现他努力克制着内心的兴奋。他的瞳孔散发出猫眼般绿色的光芒。我想,他一定是听到或是看见什么极具震撼的事情。但那是什么事呢?虽然我平时认为自己并不笨,不过这次我必须承认,我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不平常的事。

过了一会儿,饭厅的门开了,多克斯走了进来,对约翰说:

"威尔斯先生来找您,先生。"

我记得这个名字,他就是英格尔索普夫人昨晚写信给他的那位律师。约翰立即站起身来。

"带他到我的书房去。"然后他转向我和波洛解释说,"是我母亲的律师。"他又放低声音说,"他也是个验尸官——你们明白吧?你们要不要见见他?"

我们表示同意,于是跟着约翰走出饭厅。他大步在前带路,我趁机在波洛耳边私语:

"你看是不是会做死因审讯?"

波洛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他似乎在沉思。他如此这般的心无旁骛,不由得使我想一探究竟。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根本就没有在听我说话。"

"我是没在听,老弟。我正在烦恼哪。"

"烦恼什么?"

"辛西娅喝咖啡不放糖。"

"什么?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是认真的。嗯,一定还有什么事我不知道。我的直觉是正确的。"

“什么直觉?”

“坚持要检查咖啡杯的直觉。唉[①]!不说了。”

我们跟着约翰走进他的书房后,他便把门关上。

威尔斯先生岁近中年,颇为平易近人,双眼炯炯有神,拥有一张律师典型的巧嘴。约翰介绍我们和他认识,并说明我们到这里的原因。

“希望你能理解,威尔斯先生。”他强调说,“这件事绝对不能泄漏出去。我们仍旧希望事情不致严重到需要进行调查。”

“当然,当然。”威尔斯先生安慰他说,“我们也希望尽可能不要举办公开审讯,以免伤害到你们;只是,眼前交不出医生开立的死亡证明,恐怕一场调查是避免不了的。”

“是的,这个我清楚。”

“鲍尔斯坦医生很聪明。我相信他是个很了不起的毒物学权威。”

“没错。”约翰显得相当不自在,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是不是都必须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应讯?我是说……我们每个人?”

“你是一定的啦,还有,嗯,嗯哼,英格尔索普……先生吧?”

威尔斯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又用安慰的口气说:

① 原文为法语。

“其他的人都只是佐证而已，纯粹只是形式上问问。”

“我明白了。”

约翰的脸上稍稍露出一丝宽慰的神色。我觉得很纳闷，因为，他没有理由紧张啊！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威尔斯说，“我想在星期五开庭，时间很充分，到时候医生的验尸报告应该已经出来了。想必他们今天晚上就要验尸了吧？”

“是的。”

“这样安排可以吗？”

“非常好。”

“亲爱的卡文迪什，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个惨剧让我感到非常难过。”

“威尔斯先生，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个小问题？”波洛打断他们的对话。

自从我们进来以后，这是他第一次开口。

“我？”

“是的，听说英格尔索普夫人昨天晚上曾写了一封信给你，算算时间，你今早应该收到了。”

“我是收到了，但是里面没写什么，只是要我务必在今天早上过来，说有重要的事情和我商量。”

“她没有说是什么事情？”

“很不幸，没有。”

“那太可惜了。”约翰说。

“是大大可惜了。”波洛语重心长地表示同意。

接着是一阵沉默。波洛若有所思地安静了几分钟后,再次对律师说:

"威尔斯先生,如果这不违反职业道德的话,还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英格尔索普夫人去世以后,谁将继承她的遗产?"

律师犹豫片刻,然后回答说:

"遗嘱的内容其实不久以后就要公开了,所以,如果卡文迪什先生不反对的话……"

"我一点都不反对。"约翰立即表明态度。

"这个问题我没什么不好回答的。她最后一份遗嘱是去年八月立的,除掉赠送给仆人的小礼物或琐碎的花费,她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他的继子约翰·卡文迪什先生。"

"这样不是——对不起,卡文迪什先生,请不要介意我问这个问题——这样不是对她另外一个孩子劳伦斯·卡文迪什先生很不公平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你知道,根据他们父亲的遗嘱,他们的继母死后,约翰可以继承所有的不动产,而劳伦斯则可以获得为数可观的一笔钱。而现在英格尔索普夫人会把她的钱财都留给长子,主要是因为她知道约翰能守得住斯泰尔斯庄园。在我看来,这样的分配没有什么不妥,非常公平、公正。"

波洛颇为认同地点点头说:

"你说的没错,不过我知道——也许我是错的——根据英国的法律,英格尔索普夫人再婚的时候,那份遗嘱就

已经自动失效了，不是吗？”

威尔斯点点头：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波洛先生，那份遗嘱现在已经做废无效了。”

“嗯[1]！”波洛沉思半晌，然后问，“英格尔索普夫人知道遗嘱已经失效了吗？”

“我不清楚，也许知道吧。”

“她知道，”约翰突如其来地说，“我们昨天才讨论过再婚后遗嘱会自动失效这件事。”

“噢！还有一个问题，威尔斯先生。你刚才提到‘最后一份遗嘱’，难道英格尔索普夫人之前还立过很多遗嘱吗？”

“一般来说，她每年至少重新立一次遗嘱。”威尔斯先生泰然自若地说，“她一直在改变遗产的分配对象，常常今年属意这个，明年又中意另外一个。”

“假设，”波洛问，“她在你不知情的状况下又写了份新遗嘱，而且受益人是个纯纯粹粹的外人——就说是霍华德小姐吧，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吗？”

“一点都不会。”

“啊！”波洛似乎没有其他的问题要问了。

趁着约翰和律师讨论是否要查查英格尔索普夫人留下的文件时，我靠向波洛。

---

① 原文为法语。

"你真以为英格尔索普夫人死前又重写遗嘱,将财产留给霍华德小姐吗?"我压低嗓子好奇地问。

波洛冲着我微笑。

"不。"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嘘!"

这时约翰·卡文迪什又转向波洛说:

"波洛先生,我们决定检查检查母亲留下来的文件,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看看?英格尔索普先生很愿意让我们全权处理这件事。"

"那样就方便多了。"律师低声咕哝着,"当然,他在法律上是有权……"他没有把话说完。

"我们先翻翻她书房里的文件,"约翰向大家说明流程,"然后再到她的卧室去。她把她最重要的文件都锁在一个紫色的手提箱中,那些文件一定要仔细过滤一遍。"

"没错,"律师说,"那里面很可能有一份遗嘱,比我持有的那份更新。"

"的确是有一份新的遗嘱。"说话的是波洛。

"什么?"约翰和律师两人睁大眼睛看着他,俨然吃了一惊。

"或者应该说,"我的好友沉着地继续表示,"原本有一份新的遗嘱。"

"你的意思是……本来有?那现在跑哪里去了?"

"被烧掉了。"

"被烧掉了?"

“没错，看看这个。”

他拿出我们从英格尔索普夫人房间壁炉中找到的小纸片，交给律师，同时简短地解释我们找到的过程以及找到的地方。

“不过，这个碎片也可能是旧遗嘱烧剩下的，不是吗？”

“我想不是。事实上，我甚至可以确定它是昨天下午之后写的。”

“什么？”“不可能！”他们两个不约而同地喊了出来。

波洛转向约翰说：

“如果你请园丁过来一下，我可以当场证明给你看。”

“那当然没问题。但是我不明白……”

波洛举起手来打断他。

“照我的意思做就是了。然后你爱怎么问就怎么问。”

“那好。”

约翰摇了摇铃铛。多克斯不多时就应着铃声来到了。

“多克斯，请你叫曼宁过来好吗？我有事问他。”

“好的，少爷。”

多克斯随即转身离去。我们在沉默中紧张地等待着，只有波洛似乎特别放松，还有心情去拂拭书架死角的灰尘。

屋外碎石路上传来钉有平头钉的皮鞋发出的沉重的

脚步声,说明曼宁到了。约翰用目光询问波洛,波洛点点头。

“进来吧,曼宁。”约翰说,“我有话问你。”

曼宁蹑手蹑脚、如履薄冰地从落地窗外走进来,紧紧贴着窗边站好。他双手拿着帽子,一圈一圈地小心转动着。他背驼得非常厉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老;但目光敏锐,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跟说话时那般温吞而过度谨慎的语调颇相违背。

约翰说:

“曼宁,这位先生有问题要问你,我希望你据实回答。”

“是的,先生。”曼宁咕哝道。

波洛向前跨了一步。曼宁扫了他一眼,眉目间透露出不屑的神色。

“昨天下午你在房子南边的花园里种了一畦秋海棠,是不是,曼宁?”

“是的,我和威廉一起种的。”

“英格尔索普夫人有没有到窗边喊你们过去?”

“是的,先生,她叫我们了。”

“现在,用你自己的话确切地告诉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好的,不过也没什么。她叫威廉骑自行车到村子里买一份格式遗嘱或是那一类的东西——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不过她写了下来交给威廉去买。”

“然后呢?”

“然后他就马上去买回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回到花园继续种秋海棠。”

“后来英格尔索普夫人是不是又叫你们过去了?”

“是的,先生,她叫我和威廉一起过去。”

“那么后来呢?”

“她叫我们直接进入房里,要我们在一张很长的纸张底端签名,就签在她的名字下面。”

“你有没有看到她自己签名的上方写些什么?”波洛提高声音问。

“没有,先生,有一块吸墨纸盖住了上面的内容。”

“所以你只是在她指定的地方签了名?”

“是的,先生,我先签,然后叫威廉签。”

“你们签完名后她是怎么处理那张纸的?”

“哦,先生,她把那张纸塞到一个长长的信封里,然后放进桌上的一个紫色皮箱中。”

“她第一次叫你们的时候是几点钟?”

“大概是四点左右,先生。”

“会不会更早? 有没有可能是三点半?”

“不,先生,我想不是。更有可能是四点刚过,不会是四点之前。”

“好了,谢谢你,曼宁。”波洛和言悦色地说。

曼宁向主人瞥了一眼,约翰点了点头。曼宁接着把一个手指头放在额头,低声嘟囔了一句,然后就必恭必敬地退出去了。

我们大家面面相觑。

"天啊!"约翰低声说,"怎么会有这种巧合?"

"怎么说是……巧合?"

"就是我母亲竟然在去世当天写了一份新的遗嘱啊!"

威尔斯先生清清喉咙,冷冰冰地说:

"你确定这是巧合吗,卡文迪什?"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你的母亲昨天下午和某人大吵了一架……"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约翰又大声嚷道。他的声音微微颤抖,脸上顿然失去血色。

"就是因为发生那次争吵,你的母亲仓促决定重写遗嘱。至于遗嘱的内容是什么,恐怕永远不得而知了。她没有跟谁讲过这份遗嘱的条款。毫无疑问,她写信要我今早过来,就是打算和我谈这件事——只是没有机会了。现在遗嘱消失了,这个秘密也随着她带进坟墓长眠地底了。卡文迪什,恐怕这件事不会只是巧合。波洛先生,你应该也同意这件事的背后大有文章吧?"

"不管有没有文章,"约翰插嘴进来,"我都很感激波洛先生能向我们澄清这件事。要不是因为他,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还有一份新的遗嘱。我原本不应该问这个问题,但是,先生,是什么事情让你推想到会有一份新遗嘱的?"

波洛面带微笑说:

"一个写着潦草字迹的旧信封,以及一畦刚种好的秋

海棠。"

我以为约翰会继续追问下去，但是窗外突然传来隆隆的引擎声，我们向窗外望去，看到一辆车子疾驶而过。

"是伊维，"约翰喊出声来，"对不起，威尔斯，我先离开一下。"

他跨着大步急忙向大厅走去。波洛满脸疑惑地看着我。

"是霍华德小姐。"我解释说。

"我很高兴她回来了，黑斯廷斯，这里总算来了个心地善良、头脑又好使的女人——虽然老天爷没有给她如花似玉的美貌。"

我也急忙走向大厅。霍华德小姐正在那里忙着拨开罩在脸上的厚黑纱。一和她的目光接触，我心里马上泛起一种强烈的内咎与自责——她曾经那么诚挚地叮咛我，而我却置若罔闻，不当回事地马上将它忘得一干二净，以致现在竟不得不以这般悲惨的结局来证明她的判断，我深深感觉无地自容。她毕竟是了解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的。我在想，要是当初她没有离开斯泰尔斯庄园，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呢？凶手会不会忌惮于她锐利的眼神而就此断了歹念呢？

然而，当她伸出手一贯让人发疼地紧紧握住我的手时，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她的双眼充满了哀思与怀念，但毫无责难之意。由她红肿的眼眶可以看得出，她必定大哭了一场，但她还是那副直来直去、不多啰唆的样子。

"刚下夜班，接到电报就来了。租了辆车子，这是最

快的方法。"

"你吃过早餐没,伊维?"约翰问。

"没有。"

"我想也没有。早餐还没收走,先过去用餐再说吧,厨房会沏壶热茶给你。"他转过身来对我说,"黑斯廷斯先生,请帮我招呼她一下好吗?威尔斯还在等着我。哦,对了,这位是波洛先生,特别来帮我们忙的。"

霍华德小姐和波洛握了一下手,不解地回头看着约翰。

"什么意思——帮我们的忙?"

"帮我们进行调查。"

"没什么好调查的,叫他们把他抓到监狱里关起来就是了。"

"把谁关起来?"

"谁?当然是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

"亲爱的伊维,说话最好谨慎一点。劳伦斯就认为,妈妈只是死于心脏病突发而已。"

"劳伦斯!他呀,他最蠢了。"霍华德小姐反驳道,"就是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杀了可怜的艾米莉——我常跟你们说他会这样干的!"

"我的好伊维,你别那么大声嚷嚷好吗?不管我们怎么想,但现在最好少说。星期五就要召开验尸审讯了。"

"简直是胡搞瞎搞!"霍华德小姐极为不屑地说,"你们脑子都坏掉了。到时候那个人早就逃出国去了。他又不是傻瓜,会乖乖在这里等着送死?"

约翰·卡文迪什无奈地看着她。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她指责他，“你们一定是听了医生说的话。别理他们，他们懂啥？啥都不懂，他们只会一些害死人的半调子功夫。我爸爸就是一个医生，这种事我最清楚。那个威尔金斯医生更是愚蠢极了。哼，心脏病？一听就知道是他会说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她丈夫下的毒手。我一直说他总有一天会把她害死在床上。可怜的艾米莉。现在他真的下手了！而你们只会跟着人家说什么‘心脏病突发’啦、‘审讯’啦这些蠢话！你们应该感到羞耻，约翰·卡文迪什。”

“那你要我怎么做嘛？”约翰已挤不出半点笑容，“该死的！伊维，我总不能勒着他的脖子把他拖到警察局去吧！”

“哼，总得想点办法啊！查查他是怎么下手的。他是个阴险的家伙。我敢说他八成是用毒蝇纸泡在茶里给夫人喝。去问厨子，看毒蝇纸是不是少了。”

衡量这个局面，我非常笃定，要把霍华德小姐和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放在同一个屋檐下，期望他们和平相处，简直是比登天还难。我实在是替约翰感到头痛。从他的表情看的出来，他百分之百了解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时间，他只得告饶躲避，仓促地离开了。

多克斯端着刚泡好的茶送进来。等她出去后，波洛就从落地窗前走过来，坐到霍华德小姐的对面。

“霍华德小姐，”他神色凝重地说，“我想求你一件事。”

"你说吧!"她打量着他,面露鄙夷之色。

"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我很乐意帮你送阿尔弗雷德上绞刑架,"她粗声粗气地说,"绞刑还太便宜他了,应该像古时候一样,把他五马分尸。"

"如此说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波洛说,"我也希望尽早让凶手伏法。"

"你是指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吗?"

"他,或是另有其人。"

"不可能是其他人。要不是他来了,可怜的艾米莉也不会死。我不是说其他的人就没有问题,他们也是虎视眈眈地伺机而动,只是他们要的是钱,还不至于伤害艾米莉。可是来了这位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先生——还不到两个月哪,一切都变了。"

"霍华德小姐,请你务必相信我,"波洛发自内心地说,"如果英格尔索普先生真是杀害夫人的凶手,他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我一定会把他吊得高高地绞死,我以我的名誉向你保证!"

"那好。"霍华德小姐稍微起劲了一点。

"但是我需要取得你百分之百的信任,有了你的帮忙,对我而言将是如虎添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这个发生不幸的庄园里面,只有你为了夫人而哭红、哭肿了双眼。"

霍华德小姐眨眨眼睛,说话的语气渐渐缓和下来。

"如果你认为我哭是因为我喜欢她——没错,我是喜

欢她。你知道吗，艾米莉实际上是个自私的老太婆。她虽然慷慨大方，不过总是期待别人有所回报，而且时时不忘提醒别人记住自己的恩惠；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她得不到子女真正的爱。但别以为她会了解这些人情世故，会感到自己缺乏关爱，不会的。不过反正她人也走了，现在只能祈祷她生前一无所知。我的情形和他们不一样，从一开始就认清自己的立场。'你当我一年值这么多英镑，很好，对我也够用，我绝不会再奢求你额外的奖励，像是送一双手套或一张戏票什么的。'她不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甚至有时为此还很不高兴。她说我是盲目自大，其实不是这样的，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总之，就是因为我自重自爱，所以全家上下只有我真心喜欢她。我照顾她，保护她，避免她受到任何的伤害。然后那个油嘴滑舌的家伙来了，没多久时间，就这么'噗'地一声，我多少年的心血就毁于一旦了。"

波洛感同身受地看着她。

"霍华德小姐，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这都是人之常情。你可能觉得我们对这件事态度冷淡、缺乏热情，但请你相信我，事实绝非如此。"

正谈到这里，约翰探头进来，说他和威尔斯先生已经查过书房里的书桌了，现在要我和波洛一起到英格尔索普夫人的房间看看。

上楼的时候，约翰回头看了看饭厅，悄悄地对我说：

"你看，这两个死对头碰面的时候会怎么样？"

我无奈地摇摇头。

"我已经交代玛丽尽量不要让他们见面。"他说。

"她做得到吗?"

"那只有天知道了！还好，英格尔索普先生也不太爱见她。"

走到房门口时，我问：

"波洛，钥匙还在你那儿吗?"

波洛拿出钥匙交给约翰，他打开房门，大家陆续进去，律师径直朝着书桌走去，约翰紧跟其后。

"我母亲生前都是把重要的文件放在这个手提箱里的。"他说。

波洛取出那串钥匙。

"让我来开，今天早上我才亲自锁上的，为了以防万一。"

"但锁现在明明是开着的!"约翰说。

"不可能!"

"你看。"约翰说着把皮箱朝上掀开。

"太不可思议了[①]!"波洛喊道，神色慌乱，"两把钥匙分明都在我的口袋里呀!"他一个箭步跨到手提箱前，顿时愣在那里。"大事不妙[②]！锁是被撬开的。"

"什么?"

波洛把皮箱重新盖好。

"是谁撬开的呢？有什么目的呢？什么时候撬开的?

---

①　②　原文为法语。

但门锁得好好的!”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波洛几乎是机械似地逐个回答:

“是谁做的?这是个好问题。什么目的?哈!只有天知道。什么时候撬开的?一个小时前我离开之后。至于说房门本来是锁好的为什么会被打开?因为那种锁相当普通,可能走廊上随便一个房间的钥匙都能打开它。”

我们在一旁大眼瞪小眼,波洛则径自走到壁炉边。他看上去十分冷静,但我注意到,他出自习惯去整理壁炉上装着纸捻的瓶子时,双手抖得很厉害。

“你们看,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他最后终于说话了,“那个手提箱里一定放有某样证据,某样表面上不重要但却足以揭示凶手身份的东西,它具有很大威胁性,所以凶手一定要想办法在我们发现、破解之前将它毁灭。所以他不惜冒着风险——天大的风险——偷偷潜入房间来,结果发现皮箱锁死了,情急之下只有硬把锁给撬坏,这一来却不可避免地泄漏了自己的行踪。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可见这个东西一定对他万分重要。”

“什么东西如此重要?”

“啊!”波洛大呼一声,愤愤说道,“那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是文件之类的东西吧,这点绝对错不了,说不定就是多克斯昨天下午看到夫人手中握着的那张纸。而我……”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我真是太愚蠢、太可悲了,居然没有事先料到!简直是超级低能!千不该,万不该,我怎么都不该把手提箱留在这里,当时随身带走就没

事了,噢,大蠢猪一个。现在证据不见了,证据被销毁了……它当真被销毁了吗?会不会还有一点机会?我一定要把这里给翻个底朝天。”

他发疯似地冲了出去。等到我回过神来,也紧追而去。可惜当我赶到楼梯口时,他已不见踪影。

这时我看到玛丽·卡文迪什正站在楼梯的岔口,瞪着大眼望着他在大厅中消失的方向。

“黑斯廷斯先生,你那位聪明的朋友是怎么回事?他刚才就像头发疯的公牛一样,从我旁边冲过去了。”

“他被一些事搞得很烦乱。”

由于我不确定波洛喜不喜欢我透露案情,所以就随便搪塞一句。我看到卡文迪什夫人意味深长地微笑了一下。为了转移话题,我问:

“他们还没碰面吧?”

“你说谁?”

“当然是英格尔索普先生和霍华德小姐啦!”

她看着我,一脸困惑。

“你认为让他们碰面是那么可怕的事吗?”

“嗯,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我说,颇感震惊。

“是呀。”她静静地微笑着,“就算大吵一架也好,把事情摊开来谈,总比现在大家心里胡思乱想又不敢说出来好。”

“约翰可不这么想。”我说,“他只巴望着他们别见面。”

“噢,约翰!”

她的言词之间似有隐情，我不禁脱口说道：

"约翰是个典型的老好人。"

她好奇地上下打量我一两分钟，颇令我感到吃惊地说：

"我很欣赏你对朋友的忠诚。"

"难道你不也是我的朋友吗？"

"我是个坏朋友。"

"你怎么这样说呢？"

"我说的是实话。我可以前一天对朋友百般讨好，第二天就把他们忘到九霄云外。"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感到一阵愤怒，居然冲出一句再愚蠢不过的话来，简直可以说是不像话：

"不过，我看你倒是可以一直百般讨好鲍尔斯坦医生。"

话一出口，我就悔恨不已。她的脸陡然紧绷起来。我可以感觉到，我们之间霎时升起一道无形的屏障，悄然将她隐藏。她一句话也没说掉头就往楼上快步走去，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张口结舌、呆若木鸡。

直至楼下传来阵阵喧嚣，我的神智才恢复过来。我听到波洛正在高声叫嚷。心中不觉懊恼自己的外交手段太差劲了。那个小老头好像巴不得全家上下统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于他这个举动，我本人实在不敢苟同，也不禁担忧他是不是气昏头，失去理智了。我急着下楼去阻止他。波洛一看到我，顿时安静下来。我拉他退到一旁。

"亲爱的老兄，这样做好吗？我们不是应该尽量保密，不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才对吧？你这么做，不是正

中凶手下怀吗?"

"你这样认为吗,黑斯廷斯?"

"当然。"

"好吧,好吧,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听你的好了。"

"那很好。只是很不幸的,现在保密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你说的没错。"

看到他一副垂头丧气、懊悔不已的样子,我也于心不忍起来,不过我还是认为我这番劝阻是正确而明智的。

"好吧,"最后波洛说,"我们走吧,我的朋友[1]。"

"这里的事都结束了?"

"目前看来,是的。你愿意陪我走回村子吗?"

"愿意。"我说。

他提起他的公文箱,我们从客厅的落地窗向外面走去。辛西娅·默多克恰巧走进来。波洛往旁边一靠,让路给她过。

"对不起,小姐,耽误你一分钟好吗?"

"有事吗?"她转过身问。

"你是否曾经帮英格尔索普夫人配过药?"

她脸上泛起一阵红晕,很不自在地回答:

"没有。"

"连安眠药粉也没有配过吗?"

---

① 原文为法语。

辛西娅回答时脸更红了：

“噢，配过，我确实帮她配过一次安眠药。”

“是不是这种？”

波洛拿出一个装药粉用的空盒子。她点点头。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药？是索佛那还是梅普那[1]？

“都不是，是溴化物的粉末。”

“哦！谢谢你，小姐，祝你有个愉快的早晨。”

我们迈开大步往村子走，途中我不禁转头看了他好几次。波洛有个习惯，当他兴奋的时候，眼睛会散发出像猫眼一样碧绿色的光芒；而此时此刻，他的双眼正闪烁着绿宝石的亮采。

“我的朋友，”他终于开口说话，“我心里有个想法，听来可能有点牵强，甚至不可思议，但是奇怪的是，和案情又十分吻合。”

我耸耸肩，不置可否，心想波洛对这个案子产生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了。其实真相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所以这就是药盒上没有药剂师署名的原因了。”我说，“道理非常简单，就像你说的。我倒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想到这点。”

波洛显然心不在焉，完全没有听进我说的话。

“他们又有新的发现了，那边[2]。”他说，翘起大拇指

---

① 两者皆是安眠镇静药剂。

② 原文为法语。

指向斯泰尔斯庄园,"我们上楼的时候威尔斯先生告诉我的。"

"是什么新发现?"

"他们在书房的书桌里,找到了英格尔索普夫人留下的另外一份遗嘱,是再婚前立下的,指名把财产留给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那一定是他们订婚的时候写的。这使威尔斯和约翰·卡文迪什大吃了一惊。那张遗嘱是用标准格式写的,由两个仆人作证——没有多克斯。"

"英格尔索普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他说不知道。"

"这种话谁相信?"我怀疑地说,"这么多遗嘱实在让人茫无头绪。告诉我,你是怎么凭着信封上几个潦草的字就知道她昨天下午又立了一份新遗嘱?"

波洛对我笑了笑。

"老朋友,你有没有过在写信的时候,突然忘了有些字怎么写?"

"经常如此,每个人应该都有类似的经历吧。"

"完全正确。那么这时候,你会不会试着在吸墨纸的边缘或是废纸上面试写一两次,看能否想起正确的写法?英格尔索普夫人昨天就是在试写。记不记得她写'所有'的时候,第一次写的是'所有',第二次才写成正确的'所有',而且为了确定无误,她又写了一句话试试,也就是第三次的'我的所有'。好,这告诉了我什么?它告诉我,英格尔索普夫人当天下午写了'所有'这个字眼,加上我在壁炉中找到的碎纸片,于是我马上联想到那应该

是一份遗嘱，而且行文当中写有这样的字眼。此外，还有另外一个佐证。

“早上仆人在慌乱中可能忘了打扫，所以书房书桌旁有几处棕色的土壤和泥土的痕迹。最近天气一直很好，一般人穿的靴子应该不会带进这么多的尘土。于是我就走到窗前，结果一眼看到刚种好的秋海棠。那花圃中的土壤和书房地板上留下的完全相同。后来听你说花是昨天下午才种好的，我心中就很笃定，至少有一个园丁——说不定两个一起——曾经进入屋子过，因为花圃中留下了四排脚印。英格尔索普夫人若只是想找他们问话，大可靠在窗边，让他们站在外面就行了，不必请他们进来。将这些线索串连起来之后，我非常确定她又立了一份新的遗嘱，而且召唤园丁进来签名做证。后来也证实了我的推断没有错。”

“真是天才。”我不得不承认，“当我看到信封上的涂鸦时，心里想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根本是南辕北辙。”

他笑了笑。

“你就是太天马行空了。丰富的想像力就像洪水一样，既能载舟亦能覆舟，而且，最简单直接的解释往往就是最可能的答案。”

“还有，你怎么知道手提箱的钥匙丢失了？”

“我原本也不知道，是胡乱猜的，没想到猜对了。记不记得那把钥匙的握柄上有一截扭曲的金属丝？可能是有人用力将钥匙从钥匙环上猛拉下来的时候留下的。假设钥匙丢了又找回来，英格尔索普夫人理应把它重新挂

回钥匙环中,但是我在她的钥匙环上只找到一把备用钥匙,非常新,还很光亮,所以我猜想是另有他人用原来的钥匙开了手提箱。"

"说的没错,"我插口道,"准是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

波洛不解地看着我。

"你确定他就是凶手?"

"除了他之外,还有谁的嫌疑更大?每一次有新发现,矛头都指向他。"

"正好相反,"波洛低声说,"我倒觉得有很多证据都对他有利。"

"拜托,少来吧。"

"我是说真的。"

"依我看,他只有一个有利的证据。"

"是什么?"

"就是他昨天晚上不在家。"

"'瞎扯!'——你们英国人是这么说的,对吧?这一点在我看来其实对他最为不利。"

"怎么会呢?"

"要是英格尔索普先生知道他的太太昨夜会被毒死,他当然会安排自己出门。他的借口明显是编造的。其中两种可能性:一是他真的知情;另外就是他确有事务要亲自出门去处理。"

"会有什么事务呢?"我不相信地追问。

波洛耸耸肩膀。

“我怎么会知道？反正一定是不可告人的事。我想，这个英格尔索普先生多少有点无赖，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他是个杀人凶手。”

我摇摇头，表示不服。

“你不同意？”波洛说，“没关系，我们就等着瞧吧，时间会证明一切。现在让我们来讨论另一个问题。你怎么看这件事，就是英格尔索普夫人卧房的门全部都是从里面反锁的？”

“这个嘛……”我思索着该怎样回答，“应该从逻辑的角度考虑。”

“那当然。”

“这么说好了。门当时是锁着的——我们的眼睛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但是地上的蜡油，加上焚毁的遗嘱，证明当天晚上确实有人潜入房里。这点你应该同意吧？”

“完全同意，条理相当分明。继续。”

“而且，”波洛的鼓励让我信心大增，“潜入房中的人既然不是从窗户爬进来的，又不可能会变魔术，那一定就是英格尔索普夫人帮他开的门。按照常理推断，只有她先生的可能性最大。开门让自己的丈夫进房间是很正常的事。”

波洛摇摇头。

“她为什么要为他开门？昨天下午她才和他大吵一架，连通向他卧房的门她都给闩上了——这种事其实不常发生。不，她那时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她的丈夫。”

“不过门是英格尔索普夫人自己开的，这点你同意

吧?”

“另外一种可能的状况是,她上床前忘了锁通向走廊的门,结果半夜醒来,想到门还没锁,才起来把门闩上。”

“波洛,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我没有说事实上就是这样,但是有可能。现在我们来讨论另一个人。卡文迪什夫人和她婆婆的那段对话带给你什么启示?”

“她们说些什么我都忘了,”我试着努力回想,“一直以来这都是个谜。只是卡文迪什夫人平常孤傲寡言,昨天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发疯似地介入一件和她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一点都没错,依她的个性,应该不会这么失礼。”

“的确是很可疑,”我对此深表同意,“但是和案情关系不大,不需要浪费时间追究。”

波洛哼了一声,说:

“我平常都怎么告诉你的?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如果事实与推论无法产生对应,那就应该放弃推论。”

“随便你怎么说,等着瞧就是了。”我颇为不满地说。

“行,我们就等着瞧。”

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来到了李斯特威斯小屋门前。波洛领着我到楼上的房间内,递给我一支他自己也不常抽的俄罗斯雪茄。看到他把用剩的火柴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小瓷盘中,我不禁感到好笑,刚才的不悦,也就烟消雾散了。

波洛将两把椅子放在窗前,坐在上面,整个村庄一览

无遗,清新的空气自窗口徐徐吹来,温暖怡人。今天想必又是个大热天。

突然间,我看到街角转出一个消瘦的身影。那人看上去年纪很轻,急促地沿着街道跑过来。他的神色恐惧中夹杂着焦躁,似乎事态颇为严重。

"快看,波洛。"我叫道。

他倾斜着身子向外看。

"哎[1]!"波洛说,"是药房的梅斯先生,他是要到这里来的。"

年轻人一路跑到小屋前才停下来。他站在门口犹疑不决,半晌后才举起拳头拼命往门上敲。

"等一下,"波洛从窗户向下喊,"我马上下来。"

他示意要我跟着下去,急忙下到一楼开了门。梅斯不等进来就说:

"不好意思,波洛先生,打扰你了,不过我听人家说你刚从斯泰尔斯庄园回来,是不是真的?"

"没错,我们一起回来的。"

年轻人双唇微张,一副不吐不快的样子。

"全村的人都知道英格尔索普夫人突然就走了。他们说她……"他压低了声音,"是被毒死的?"

波洛面无表情,不动声色。

"只有医生才能判断她是不是中毒的,梅斯先生。"

---

① 原文为法语。

"那当然,只有医生才能断定。"年轻人又踌躇不安起来,脸上充满焦虑,然后突然抓住了波洛的手臂,在他耳边低语:"波洛先生,请你告诉我,不是……不是士的宁,对吧?"

我站在旁边,虽然听不见波洛怎么回答的,但是心想一定不会是肯定的答案。年轻人惶惶然离开了。波洛把门带上,和我正眼相视。

"他说,"波洛沉重地点点头,"他有证据可以在审讯之时出示。"

我们一阶一阶慢慢向二楼走去。我正要开口说话,波洛竖起食指晃了晃。

"别问,暂时别问,我的朋友,我要好好想想。我现在有点错乱了,情况不妙。"

他坐在椅子上不发一语足足有十分钟之久,而且全身上下一动不动,偶尔才若有所悟地扬扬双眉,但是那双像猫的眼睛,却是愈来愈翠绿。最后,他长吐了一口气,打破了寂静。

"没问题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经过一番重新审视之后,所有的线索变得更清楚合理了;我们办案的时候,绝对不能容许对案情有丝毫的疑问。不过,目前还不到破案的时候。这个案子十分棘手,连我都给困住了,我耶,鼎鼎大名的赫尔克里·波洛!好,现在有两件事需要理清。"

"是什么?"

"第一件是昨天的天气,这一点十分重要。"

"昨天是艳阳高照啊!"我按捺不住说,"波洛,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才没有。昨天阴凉处只有华氏八十度。你记在心里,老弟,这会是我们破案的关键。"

"第二件呢?"我问。

"第二件就是为什么英格尔索普先生喜欢穿着那么奇怪的服装,蓄黑须,而且还戴眼镜。"

"波洛,这些话你是说着玩的吧?"

"我再认真不过了,老弟。"

"但这问题太幼稚了嘛!"

"你错了,它无比的重要。"

"好吧,等陪审团最后判决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故意杀人罪,我再看你如何解释。"

"我的推论决不会因为十二个笨蛋犯错误而动摇。不过那种情形不可能会发生。首先,村里的陪审团不会急着去揽下这么大的责任;其次,英格尔索普先生在本地也算是乡绅名流。而且,"他平静地说,"我发誓,我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你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绝不。"

这个怪怪的小老头实在令人好气又好笑。他对自己简直是太过自负了。我看着他,他也对着我含笑点头,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

"是的,老弟,我会说到做到。"他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一改意气飞扬的态度,转而神色黯然,泪眼盈眶地

说,"无论如何,我很思念去世的英格尔索普夫人。她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施舍一点爱给她,但她对我们比利时人恩泽无限,我永远欠她一份大恩情。"我试着打断他的话,但是波洛继续说,"让我告诉你,黑斯廷斯,如果此时此刻我坐视她的丈夫英格尔索普先生被捕入狱的话,她若地下有灵,是绝对不会原谅我的——因为,只要我一句话就可以救他!"

第六章　审讯

审讯开始之前那段期间，波洛如火如荼地积极调查。他两度和威尔斯先生关人私室密谈，数次深入村中搜集证据，但是都没有邀请我参加。这点颇令我心生不满。愈是如此，我愈是猜不透他要干什么。

我心中猜想，这些日子他可能常常到雷克斯的农场上探访，所以星期三晚上我到李斯特威斯小屋找他的时候，遂决定绕道农田，看看是不是能在途中遇见他。但是一路上都见不着他的人影。我犹豫要不要干脆直接到农场。我正要走的时候，碰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不怀好意地看着我：

“你是从庄园来的吧？”他问我。

“是的，我正在找一个朋友，他可能会在这附近。”

“一个小个子吗？说话的时候喜欢比手划脚？住在村子里的比利时人？”

“是的，”我迫切地回答，“他来过这儿？”

“噢，是啊，他是来过这儿，你说的没错，而且来了不止一次。他是你的朋友，是吗？嘿，你们这些从庄园来的绅士看起来都很俊俏啊。”

他的眼神更加戏谑了。

“怎么？斯泰尔斯庄园的男士们常到这儿来吗？”我

小心翼翼地探问。

他意有所指地眨眨眼。

“只有某一个，先生，不过我不能说是谁。也是个确确实实的绅士……哦，谢谢你了，先生，真是谢谢了。”

我头也不回地赶快离开，伊维·霍华德的想法是对的！想到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拿夫人的金钱大把大把挥霍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我的心里就充满厌恶。那个娇俏的吉普赛女人会不会就是犯罪的根源？或者凶手的原始动机只是为了钱？很可能兼而有之。

波洛有个执拗的怪想法。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他认为多克斯可能将英格尔索普夫人跟人吵架的时间弄错了。他不断提示她说，她听到争吵的时间应该是四点半，而不是四点。

不过多克斯的立场很坚定。她说五点钟端茶去给夫人时，已经距离吵架约莫一个钟头，或者更久了。

星期五，审讯在村里的斯泰莱特大楼如期举行。波洛和我就坐在一起，不需要作证。

初审进行得很顺利。陪审团逐一检查遗体，约翰·卡文迪什则证明死者的身份无误。在进一步的讯问之中，约翰说明了他凌晨被叫起床的原委，同时描述了母亲去世前后的状况。

接着传唤医生作证。此时席间杳无声息，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向伦敦来的那位当代毒物学权威身上。

他尽量避免使用艰涩的医学措词和术语，简短说明了验尸的情形。他断定英格尔索普夫人是死于士的宁中

毒，而且根据组织采样判断，她生前吞下的士的宁至少有四分之三喱，甚至达到一喱或是更多。

"她有没有可能不小心误食了这种毒药？"验尸官问。

"我认为可能性很小。士的宁和其他毒药不同，一般家庭不会用到，而且它的销售也有严格的规定与限制。"

"根据检验的情形判断，你认为死者体内为什么会有致命的士的宁？"

"我不知道。"

"你在威尔金斯医生到达之前就在斯泰尔斯庄园了，是吗？"

"是的，我在大门外刚好遇到驾驶员开车出去，于是就连忙跑去看她。"

"请你叙述一下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走进英格尔索普夫人的房间，发现她全身猛烈地痉挛，她勉强把头偏向我，对我说，'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

"士的宁有没有可能掺在他先生给她端上去的咖啡内呢？"

"有可能，但是士的宁的毒性发作很快，通常吃下去一到两个钟头后就会出现症状。虽然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会延迟毒性的发作，但是这个案子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如果英格尔索普夫人是大约晚上八点左右喝的咖啡，那症状不可能等到第二天凌晨才显现。就这点来看，她服下毒药的时间应该更晚才对。"

“英格尔索普夫人习惯在半夜的时候喝一杯可可奶，士的宁有没有可能是掺在那里面的？”

“不可能，我从热可可奶的小锅里采到一些剩余的样品做化验，并没有发现士的宁。”

我听到波洛在我身旁轻声发笑。

“你那时怎么就知道了？”我摒住声息轻声问道。

“继续听下去。”

“我认为，”医生继续说，“任何其他的结果都会让我感到相当意外。”

“为什么？”

“很简单，因为士的宁的味道非常苦，即使稀释七万倍之后还是很苦，除非放一些味道很强的东西在里面，才能将掩盖它的苦味。可可奶的味道还不足以盖住士的宁的苦味！”

有一位陪审团员想知道咖啡是否也无法盖住它的苦味。

“这很难说，因为咖啡本身就有一种苦味，所以可能盖得住士的宁的味道。”

“所以你认为在咖啡里面下毒的可能性较大，只是基于某些理由，毒性发作的时间延后了。”

“没错，但是咖啡杯被踩碎了，无法取样，不能分析其中的成分。”

鲍尔斯坦医生的证词到此结束，然后威尔金斯医生确证了他说的一切。当问起有没有自杀的可能性时，他极力反对。他说，死者除了心脏比较衰弱之外，身体状况

十分良好，而且她个性开朗，情绪稳定，自杀对她而言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

劳伦斯·卡文迪什紧接着被传唤。他的证词无足轻重，只是重复他哥哥的说法而已，但是就在他准备退下时，却突然停下了脚步，有点踌躇地说：

"我能不能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他恳求地向验尸官瞟了一眼，验尸官爽快地回答：

"当然没问题，我们在这里开庭的目的就是要发掘这件事的真相，只要有助于了解事实，任何意见都可以直说无妨。"

"这只是一个想法，"劳伦斯进一步解释，"当然，我也可能是错的，不过我仍然认为，我母亲的去世应该没有外力因素。"

"为什么你这么认为呢，卡文迪什先生？"

"我母亲在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一直都在吃补身子的药，而那些药里面就有士的宁的成分。"

"啊！"验尸官说。

陪审团也纷纷抬起头来，显然甚感兴趣。

"我相信，"劳伦斯继续说，"医学纪录中应该不乏长期服用药物，最后因为毒素累积而致死的案例。况且，她也有可能是在不小心的情况下，误服过量的药物。"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死者生前曾经服用士的宁，非常感谢卡文迪什先生提供的情况。"

验尸官再度传唤威尔金斯医生，他从医学的角度驳斥了这个无稽的说法。

“卡文迪什先生所说的情形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任何医生都不会同意他的看法。就某个角度而言，士的宁确实会在人体内累积，但是不太可能造成突然发作并且致死的状况。如果长期服用士的宁，绝对在很久以前就会出现一些慢性病症。如果是这样，我不可能没注意到。这种推论完全就是胡扯。”

“第二个假设呢？英格尔索普夫人有没有可能误食过量的药物？”

“那些药物就算吃下三倍甚至四倍的量，也不至于致死。而且那些药物都是请塔德敏斯特的库特药房调配的，英格尔索普夫人习惯一次大量补购。根据验尸的结果显示，她体内所含的士的宁很高，可能足足喝下有一瓶的量。”

“所以，你认为服用补药和她的死之间应该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完全无关，这种推测根本就是十分荒诞。”

之前曾经打岔的那个陪审员，此时又插话表示，会不会是药剂师配药时出了问题。

“配错药方的可能性永远存在。”医生肯定地回答。

不过这个假设也被下一个证人多克斯否定了，因为英格尔索普夫人服的药不是最近刚配的，而且上次配好的最后一剂药是在她去世当天服下的。

这一来，上述补药所引发的相关问题总算被排除了。验尸官继续进行审讯。多克斯在他的探问下，说明当天半夜，她如何听到女主人召唤她的铃声大作，如何叫醒大

家云云。然后验尸官转移话题，要她谈谈前一天下午女主人与人吵架的事情。

多克斯的说法，我和波洛之前已大体听她叙述过，所以不在此赘述。

下一位传唤的是玛丽·卡文迪什，她昂首挺胸，声音不缓不急、低沉清晰地回答验尸官的问题。她说闹钟一如平常在凌晨四点半时叫醒她，而就在她穿衣服的时候，听到重物落地的声音，让她心头一惊。

“那应该是床头的桌子翻倒的声音吧？”验尸官说。

“我打开门，”玛丽接着说，“支起耳朵仔细听，几分钟之后就听到铃声叮当响个不停。多克斯急忙跑来喊醒我先生，我们于是一起到我婆婆的房间去，不过房门是锁着的……”

验尸官打断她说：

“对不起，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我想不必麻烦你重述。不过我希望你能说说前一天英格尔索普夫人和人吵架的事情，你听到什么了吗？”

“我？”

她的语调中带有一丝傲慢。然后她转转头，顺便举起手来调整领口的蕾丝褶边。我的心中乍然浮起一个念头：她在拖延时间！

“是的。据我了解，”验尸官特别指出，“当时你正在夫人书房窗外的椅子上看书，是不是？”

这情形我并不清楚，我向旁边的波洛使个眼色，猜想他应该也是第一次听到才对。

众人摒息以待，时间似乎暂时凝滞。卡文迪什夫人略为踌躇，然后回答：

"是的，当时我正在外面看书。"

"书房的窗户是打开的吗？"

"是的。"她的面色变得有点苍白。

"所以你不可能没听到里面的声音，尤其是他们在激烈争吵的时候，对不对？事实上，当时从你那里应该比在走廊上听得更清楚才对。"

"也许吧。"

"请你重述当时无意间听到的争吵内容好吗？"

"我真的不记得听到些什么。"

"你的意思是，你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哦，不是的，我的确听到一些声音，但是不清楚内容是什么。"她的脸颊浮现一点浅浅的红晕，"我不喜欢偷听别人的隐私。"

验尸官穷追不舍，继续询问：

"所以你什么都记不得了？一点印象都没有吗，卡文迪什夫人？难道没有什么字眼、什么句子让你认为那是隐私？"

她没接话，似乎在努力地回忆，表情仍然保持一贯的冷静。

"我想起来了，英格尔索普夫人的确说了些什么，不过我不确定内容对不对，好像是和夫妻丑闻有关的话。"

"哈！"验尸官向后靠在椅背上，显然很满意她的回答，"这个说法和多克斯听到的相同。但是对不起，卡文

迪什夫人,你发现那是一场私人谈话之后并没有离开,对不对?你仍然留在原地,是吗?"

我注意到她抬眼时,浅褐色的眼睛霎时射出慑人的寒光。我可以感觉到,她一定恨不得把那位含沙射影的小律师撕成碎片。不过,她还是不愠不火地回答:

"是的。我坐在那里很舒服,书也正读到精彩的地方。"

"你有没有其他事情要补充的?"

"没有了。"

这部分的审讯结束了,但是我怀疑验尸官对玛丽·卡文迪什的回答是否完全满意。他一定怀疑她没有全盘供出实情。

杂货店的店员艾米·希尔接着出庭作证。她证实,七月十七日下午,她的确曾经卖了一份制式遗嘱给斯泰尔斯庄园的园丁威廉·艾尔。

接着威廉·艾尔和曼宁出庭。他们双双证明自己在一份文件上签名作证。曼宁说当时应该是下午四点半,但是威廉则觉得时间应该更早。

下一个是辛西娅·默多克出庭。她在卡文迪什夫人摇醒她之前好梦正酣,因此对当晚发生的悲剧所知不多。

"你没听见桌子倒在地上的声音?"

"没有,当晚我很快就睡着了。"

验尸官面露微笑。

"心中坦荡荡,自然就容易熟睡。"他评说道。"谢谢你,默多克小姐,没有别的问题了。"然后他接着传唤了霍

华德小姐。

霍华德小姐在法庭上出示了英格尔索普夫人十七日晚间写给她的一封信。波洛和我在此之前当然都已经看过了。这封信对于了解案情似乎没有太大的帮助。以下是那封信的摹写：

親愛的伊維：

難道我們不能去除心中的猜疑嗎？雖然我不能忘懷你對我丈夫的批評，但我老了，而且一向喜歡你。

艾米莉　七月十七日

那封信交到陪审团手中逐一查看。

“这封信对于当天下午的事情只字未提，”验尸官轻叹一口气，“恐怕对我们没什么帮助。”

“对我而言可是再明白不过了，”霍华德小姐简短地说，“它表示，我可怜的老朋友总算知道她被愚弄了。”

“可是信的内容并没有提到此类的话。”验尸官指出。

“没错，那是因为艾米莉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错，但我太了解她了，她想要求我回去，只是她不愿承认我是对的，所以就拐弯抹角地表示。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我就不会。”

威尔斯先生轻轻笑了一声，而且我注意到，陪审团中也不乏忍不住窃笑的人。霍华德小姐果然具有公众魅力！

“反正这场审讯说到底就是一场闹剧，浪费大家的时间而已。”她继续说，不屑地上下左右打量陪审团，“就会说，说，说！大家明明都清楚得要命……”

验尸官颇感头痛地打断她：

“谢谢你，霍华德小姐，可以了。”

霍华德小姐应允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他深深舒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审讯是当天最引人轰动的事。验尸官传唤药房的助理阿尔伯特·梅斯出庭。

他就是神色匆忙地跑到李斯特威斯小屋的那位年轻人。在回答验尸官的问题时，他表明自己是合格的药剂师，由于药房先前那位助理入伍去了，所以他是最近才到这个药房工作的。

他短暂的自我介绍之后，验尸官直捣问题的核心：

“梅斯先生，你最近有没有卖士的宁给任何未经授权的个人？”

“有的，先生。”

“是什么时候卖的？”

“上星期一晚上。”

“星期一？不是星期二？”

“不是星期二，是十六号，星期一。”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卖给谁了吗？”

全场一片静默，即使是一根针掉到地上也听得见。

“可以，先生，是英格尔索普先生。”

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望向表情呆滞、状若石雕的阿尔

弗雷德·英格尔索普先生。当那位年轻人吐出那句要人命的证词时,他身体微微动了一下,我原本以为他会起身,不过他仍然端坐原位,只是脸上露出了一份惊愕的表情。

"你确定句句实话、绝无虚言?"验尸官严肃地问。

"相当确定,先生。"

"你是不是经常不分对象就私自出售士的宁?"

这可怜的年轻人在验尸官的怒视下,没气似地低下头。

"哦,不是这样子的,先生……绝对不是!因为那天是斯泰尔斯庄园的英格尔索普先生亲自来买,而且说是要用来毒狗的,所以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我很同情梅斯的处境——村里哪个人会不想讨好斯泰尔斯庄园的人?特别是他们影响着你日后从库特药房调升到地方行政机关的机会?

"药房有没有规定购买士的宁时要登记?"

"有,先生,而且英格尔索普先生也签了名。"

"你有没有带登记簿过来?"

"有,先生。"

梅斯交出登记簿。验尸官训了他几句,然后就让吓破胆的梅斯离开了。

在众人的噤声观望下,验尸官终于传唤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出庭了。到了这般田地,我真不知他是否明白,无情的绞索再差一步就要套在他的脖子上了?

验尸官直接了当地问:

"上个星期一的晚上,你有没有去买士的宁来毒

狗?"

英格尔索普十分镇定地回答:

"没有,我没有。斯泰尔斯庄园里没有养狗,唯独庄园外面有条牧羊犬,但它的健康状况很好。"

"你完全否认上星期一曾经向阿尔伯特·梅斯购买士的宁这件事?"

"是的,我否认。"

"那你是不是也否认这项证据?"

验尸官把登记簿交给他,上面留着他的签名。

"我当然否认,登记簿上的笔迹和我的签名根本不一样,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旧信封,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交给陪审团,两者果然大相径庭。

"既然如此,梅斯先生对你的指证,你作何解释?"

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还是稳若泰山。

"梅斯先生可能记错了。"

验尸官迟疑片刻,重新启口:

"英格尔索普先生,接下来只是例行问话:请问你上周一晚上,也就是七月十六日当天晚上,人在哪里?"

"说真的……我已经忘了。"

"这太离谱了,英格尔索普先生,"验尸官提高语调说,"再仔细想想看。"

英格尔索普还是摇头。

"我不太确定,可能是到外面散步去了。"

"朝哪个方向散步的?"

“我真的不记得了。”

验尸官的脸愈加阴沉。

“有谁和你在一起吗?”

“没有。”

“路上有没有遇到任何人?”

“没有。”

“那太可惜了,”验尸官冷冰冰地说,“我能不能这样认为,梅斯先生指证你到药房里买过士的宁,而你又拒绝说明那时你在哪里。”

“如果你硬要这样认为的话,可以。”

“说话要小心,英格尔索普先生。”

波洛紧张得坐立不安。

“该死[①]!”他低声咕哝,“难道这蠢蛋这么想被逮捕吗?”

英格尔索普确实为自己出了难题。他那徒劳无力的否认连三岁小孩也骗不了。但是验尸官话题一转,问起另外一个问题来。波洛长出了一口气。

“你星期二下午的时候曾经和夫人发生过争吵,对不对?”

“对不起,”英格尔索普打断了验尸官的问话,“这件事情实在是误传。我没有和我的太太发生争执,根本没有这回事,因为当天下午我并不在家。”

---

① 原文为法语。

“有谁能证明你不在家吗?”

“君子一言九鼎。”英格尔索普傲慢不逊地说。

验尸官无意和他打口水战,只道:

“有两个证人发誓,曾经听到你和英格尔索普夫人在吵架。”

“这些证人都搞错了。”

我真是被弄糊涂了。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说得这么自信,我的信念不禁起了动摇。我看了波洛一眼,他竟面露欣喜之色。这使我十分不解。是不是他终于相信,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就是凶手了?

“英格尔索普先生,”验尸官再度询问,“你刚才在这里听到了你太太临终前的话,请问你对这些话能够解释吗?”

“我当然能解释。”

“你能?”

“事情其实很单纯,当时房间里光线不足,十分昏暗,鲍尔斯坦医生和我的身高、体重差不多,而且和我一样,也蓄着胡须。在暗淡的烛光中,她身受极大的痛苦,可怜的艾米莉自然而然就把他当成是我了。”

“哦!”波洛自言自语,“这的确也是一种可能!”

“你认为他说的是实情?”我贴着他耳边问。

“我没这么说,但这是个很聪明的推测。”

“在你看来,我太太的临终遗言是在指控我谋害了她,”英格尔索普继续说,“但这根本是颠倒事实——她其实是在向我求援。”

验尸官沉思半晌才说：

“英格尔索普先生，当天晚上你曾经倒了一杯咖啡端上去给你太太，对不对？”

“咖啡是我倒的没错，但不是我端上去的。我原本想自己端给她，不过有人告诉我大厅门口有个朋友在等我，所以我就把咖啡放在大厅的桌子上，过了几分钟，等我再回去的时候，咖啡已经不见了。”

不管英格尔索普这番辩词是真是假，在我看来，对于他自己的帮助并不大，因为无论如何，他都有充足的时间在咖啡中下毒。

这时，波洛用手肘轻轻推我一下，指着一起坐在靠近大门边的两个人。其中一位个子很小，肤色黝黑，神色机灵，脸型酷似鼬鼠；另外一位则体型高大，面目清秀。

我向波洛使使眼色，他斜倚过来，贴着我耳朵说：

“你知道那个小个子是谁吗？”我摇摇头。波洛继续说，“他是伦敦警察厅的詹姆斯·贾普探长；另外一个也是来自伦敦警察厅的。警方的动作还真快。”

我上下打量他们，发现两个人完全看不出来是警察。要不是波洛告诉我，我绝对不可能猜到他们居然是官方的人物。

当我的目光还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陪审团已经对英格尔索普夫人的死因做出判决：

“未知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蓄意谋杀。”

第七章　波洛还债

我们离开斯泰莱特大楼时，波洛轻轻地把我拉到一旁。我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等伦敦警察厅的人出来。

没过多久，他们出现在大门前，波洛立刻走向前和那个矮个子搭话。

“还记得我吗，贾普探长?”

“怎么不记得，阁下您不就是波洛先生吗?”探长大声嚷道，同时转身向另一位介绍说，“你听我提过波洛先生吧? 一九〇四年，他和我一起调查阿伯克龙比伪造案。你还记得吧，为了逮捕犯人，他一路追到布鲁塞尔去。噢，那真是段黄金岁月啊，先生。你记不记得阿尔塔拉“男爵”? 那个歹徒真是奸诈无比，他躲过了警察在大半个欧洲的眼线，还是多亏了眼前这位波洛先生，最后歹徒才在安特卫普被我们抓住。”

探长在回忆中陶然自得，我借机挪近一步，波洛把我介绍给贾普探长。探长然后引见我们和他的同事萨默海督察认识。

“我大概不需要问你们此行的目的了。”波洛说。

贾普心照不宣地眯起一只眼。

“是呀，没错。在我看来，这案子挺简单的。”

“我与你的看法不同。”波洛语重心长地说。

“不会吧！”萨默海第一次开口，“整个案子就像摊在阳光下一样清楚，那个男人几乎等于是在犯案当场被活捉一样，只是他实在笨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贾普却专注地看着波洛。

“先别急着下结论，萨默海。”他开玩笑似地说，“我和波洛先生合作过，除了他，没有谁的话能让我这么当一回事。除非我猜错，否则他一定是袖中藏有乾坤？是不是这样，先生？”

“是的，我的确胸中已有定论。”波洛微笑着说。

萨默海仍然半信半疑，贾普则继续与波洛研究案情。

“是这样的，”他指出，“遇到这种案件时，对我们伦敦警察厅最为不利，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绕着案子外围打转，不能掌握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得等到验尸审讯结束之后，才能正式开始追踪凶手。波洛先生的情形和我们不一样，他能够掌握先机，因此理解的程度都比我们超前。况且，要不是命案现场那位机灵的医生通过验尸官向我们通报，我们恐怕到现在还一无所知。你从事情一发生就勘查过现场，应该寻获了一些线索。综合审讯上的证词，英格尔索普先生谋害了自己的妻子是无可置疑的；除了你之外，谁若有不同的意见，我绝对会对他嗤之以鼻。只是陪审团没有马上判他‘故意谋杀’，倒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如果不是那个验尸官，他们会那么做的，大概是他把他们拦住了。”

“你口袋里大概已经放着逮捕他的拘捕令了吧！”波

洛若有所思地说。

贾普一改先前诙谐的神色，换上官模官样的严肃态度，说：

“我也许有，也许没有。”他冷冷地说。

“我不希望他被捕入狱，先生们。”波洛看着他，若有所思。

“我猜你也会这么说。”萨默海语带嘲讽地说。

贾普满肚子狐疑，一脸苦相地看着波洛：

“波洛先生，可以再说明白一点吗？就算眨个眼、点个头也好。你亲自到过命案现场……而你也知道，我们伦敦警察厅可承担不起一点失误。”

波洛严肃地点点头，说：

“我也这么认为。好吧，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拿出拘捕令逮捕英格尔索普先生，绝对是立不了功——因为他马上就会被无罪释放。就这么简单①。”波洛说着，打了个响指，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听到这里，贾普的脸色愈加阴沉，萨默海则轻蔑地哼了一声。至于我，只能呆立一旁，心想波洛一定是疯了。贾普拿出一条手帕轻轻擦着额头。

“如果你这么说，我就不敢抓他了。不过上面一定会问我到底在搞什么鬼，所以，你能不能够再提供一点线索，让我们回去比较好交代。”

① 原文为法语。

波洛俯首沉思了一会儿。

“我可以答应你，”他最后说，“不过我得老实说，你们这样要求有点强人所难，因为目前我不希望太多细节曝光。但你说的也不无道理，不能单凭一个老朽的比利时侦探说了一句话，就要你们放人一马。只是我发过誓说，绝不让英格尔索普遭人逮捕，我这位朋友黑斯廷斯非常清楚。我看这样吧，贾普，你们是不是正准备到斯泰尔斯庄园去？”

“大概半个钟头以后吧！我们要先和验尸官及医生谈一下。”

“这样很好，待会儿你们出发的时候，先绕到我住的地方——村里最后一间房子——我陪你们一起去。到了斯泰尔斯庄园，我相信英格尔索普先生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如果他坚持不说——这是很有可能的，我再提供你们相关的证据，到时你们自然会理解，为什么我说指控他谋杀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原委。这样安排可以吗？”

“就这么定了。”贾普高兴地满口答应，“我代表伦敦警察厅向你表示万分的谢意。虽然我承认，至目前为止，我仍然看不出验尸审讯上所提出的证据有任何破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总是有惊人之举的。待会儿见。”

两个警官跨步而去。萨默海的脸上依然带着轻蔑不屑的冷笑。

“喂，老弟，”波洛叫道，抢在我前面发难，“你觉得怎

么样？我的天啊[1]，在审讯中，我有一段时间真是如坐针毡；我怎么也想不到那个人这么猪脑袋，竟然什么话也不多说；那压根儿就是个低能的策略。"

"嗯，低不低能很难说，可是还有一个理由说得通。"我评论道，"对一个犯了罪的人来说，有什么比沉默是更好的自保方式？"

"什么话！比它高明的法子起码也有上千种！"波洛嚷道，"告诉你，假如我是凶手，我最少可以找到七个很像回事的说法，而且再怎样也会比英格尔索普那种硬碰硬的否认方式更具说服力。"

我不由地咯咯笑起来。

"亲爱的波洛，我绝对相信，就算七十个理由你也想得出来。不过，说真的，先不管你刚刚对警察说的那番话——你不会到现在还相信英格尔索普先生是无辜的吧？"

"为什么不会？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啊！"

"但是现在事态已经相当明朗了。"

"没有错，太明朗了。"

我们一起进到李斯特威斯小屋，沿着熟悉的楼梯向上走去。

"没错，没错，就是太明朗了！"波洛好像是在自言自语，"真正的证据往往是无法一眼看穿、无法充分吻合的，必须经过筛选、过滤，它才会浮现出来。不过这个案子不

① 原文为法语。

一样，太缺乏创意而且老套——不对，我的朋友，这些证据很明显是经过一番高明的伪造；只是现在，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怎么说？”

“因为，如果不利于他的证据都是模糊、不具体的，那反而很难让人提出反证，但由于这个凶手过于急躁，设计的每一项证据都想绑死英格尔索普，所以只要推翻一个环节，就可以让英格尔索普脱身了。”

我静静地听着，约莫过了一两分钟之后，波洛又继续解释：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案子。我们就假设这个男人的确用计要毒杀自己的妻子。我们都知道，他是俗话说‘靠小聪明混日子’的男人，所以他多少有点小聪明，不是个大笨蛋。那么他是怎样做这件事的呢？他自己大咧咧地走进村里的药房，签下自己的名字买了士的宁，然后编一个骗三岁小孩的理由说要拿去毒狗。只是拿到毒药后他没有当天马上下手，偏偏等到和妻子大吵一架，搞得全家上下无人不知没人不晓的时候才执行毒杀行动，好让一干人全怀疑到他头上来。而且他明明知道药房里的人会出面指证，但他竟然没有准备答辩，也不提出半点不在场的证明。唉，黑斯廷斯，别告诉我世界上真有白痴到这种程度的人，只有那种想让人勒断脖子找死的神经病才会这样做，是不是？”

“可是，我看不出来……”我张口结舌。

“我也看不出其中的蹊跷。告诉你，老弟[1]，它也难倒我赫尔克里·波洛了。”

“如果你认为他是无辜的，你又如何解释他买士的宁这档事？”

“很简单，他根本没有买。”

“不过梅斯明明在法庭上提出指认。”

“对不起，他说的是一个留着和英格尔索普先生一样的黑胡子、戴着和英格尔索普先生一样的大眼镜、穿着和英格尔索普先生一样怪衣服的男人。你还记得吧，他两星期之前才来到村里工作，很可能只是远距离看到过英格尔索普先生；再说，英格尔索普先生平常也不习惯在村子里买药，而是到塔德敏斯特的库特药房去。”

“所以你认为……”

“记不记得我向你强调过的两件事？先不管第一件，我说的第二件是什么？”

“英格尔索普先生的穿着很特殊，留着浓黑的胡须，而且戴眼镜。”我重复。

“完全正确。好，如果有人想假扮成约翰或是劳伦斯，你觉得容不容易呢？”

“应该不容易，”我考虑再三后才回答，“除非是非常好的演员……”

波洛很无情地打断我。

---

① 原文为法语。

“为何不容易？让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留胡子，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假扮成他们，除了演技一流之外，在面貌上还得有七分神似才可能。英格尔索普的情形和他们截然不同，不论是服装、胡须还是遮住双眼的眼镜，这些外在的特征都是他非常突出的个人特质。想想看，一个犯了罪的人最直觉的自保反应是什么？当然是避免引人怀疑，是不是？那要如何做才最有效呢？不就是嫁祸于人嘛！拿这个案子来说，英格尔索普就是最现成的替死鬼，说他涉嫌，任谁都不会生疑，他势必是天下第一号嫌疑犯。当然了，凶手为了全身而退，还需要制造英格尔索普犯罪的具体证据，例如诬陷他去买毒药。他的外观特征明显，模仿起来并不困难。不要忘了，那位年轻的梅斯从来没有和英格尔索普先生贴近说过话，看到他一身夸张的穿着，还有胡须和眼镜，怎么可能怀疑是别人？”

“或许吧，”我打心底佩服波洛雄辩的能力，“但是，事情如果真是如此，他为什么不交代他星期一晚上六点钟的去向呢？”

“嘿，他何必呢？”波洛冷静地说，“假如是遭受正式逮捕，他就会全盘托出了，但是我不希望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我一定要尽快让他了解这件事的严重性。当然，他之所以情愿保持沉默，一定是因为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说穿了，就算他不是杀人凶手，也绝非什么正派人士，他必然干了些羞于启齿的勾当。”

“会是什么事呢？”

一时之间,我好奇地揣想着,我虽然觉得波洛的说法很合情理,但还是对原先那个顺理成章的推断怀有一些信心。

"你猜不到吗?"波洛微笑着问我。

"猜不到,你呢?"

"哦,可以啊,我之前就想到了一些可能性,而且,后来证实是正确的。"

"你可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我不满地抗议。

波洛双手一摊表示歉意。

"对不起啦,小老弟[1],因为你一直不支持我啊!"他转向我,很诚恳地说,"告诉我,你现在理解他不应该被逮捕的原因了吧?"

"也许吧。"我不确定地回答。

说实在的,我根本不在乎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的下场如何,不过对这种混混,吓唬他一下也无妨。波洛瞪着我,叹了一口气。

"算了,我的朋友,"他换了一个话题,"在审讯中,除了英格尔索普先生,还有什么证词让你感到很震惊?"

"哦,很多都和预期的差不多。"

"完全没有任何惊讶之处吗?"

我想到玛丽·卡文迪什的证词,但是我没有提出来。

"什么惊讶之处?"

① 原文为法语。

"喏,比如劳伦斯·卡文迪什的证词就很不寻常。"

我松了一口气。

"哦,劳伦斯啊!没什么问题吧!他一向神经兮兮的。"

"他说他的母亲可能是因为吃补药中毒而死,你不觉得奇怪吗?"

"不觉得啊。当然,这个推断后来被医生驳斥了,但是一个外行人会提出这样的看法并不足为奇。"

"但是他可不是外行人,你自己告诉我他原本是学医的,而且还拿过学位。"

"哦!那倒是真的,我竟然忘记了。"我顿感震惊,"是有点古怪!"

波洛点点头。

"打一开始,他的表现就很奇怪。这一家子当中,就属他最有可能认出士的宁的中毒症状,可是全家上上下下,也只有他一个人极力主张他母亲是自然死亡的。如果是约翰先生这么说还不难理解,因为他完全不具备医学上的专业知识,而且性格呆板,缺乏想像力。但劳伦斯先生可不一样。然而,今天他却提出一个恐怕连他自己都觉得很荒谬的想法,所以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的确是很难理解。"我完全认同波洛的看法。

"再者是卡文迪什夫人,"波洛接着说,"她也没有完全吐露实情。你觉得她的态度如何?"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是想不通她为什么要维护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但看上去她好像是那样做的。"

“是啊，颇令人纳闷。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她听到的那场‘私人谈话’绝对比她在法庭上透露的多很多。”

“而且，她还是最不可能去偷听的人。”我插进一句话。

“说的好。她的证词证明了我的一项错误。多克斯是对的，那场吵架发生的时间的确是比较早，是像她说的在四点左右。”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我实在弄不懂他为什么那么看重吵架时间。

“今天的审讯有很多不寻常的地方，”波洛接着说，“譬如，鲍尔斯坦医生的情形很值得推敲。他凌晨时分衣着整齐地跑到别人家大门口干什么？没有人针对这点提出质疑颇令我感到惊讶。”

“他大概有失眠症。”我不确定地回答。

“这是一个很好也是很坏的理由。”波洛说，“表面上好像说明了一切，其实什么都没解释。我应该多多留意这位聪明的鲍尔斯坦医生。”

“还有没有其他可疑的地方呢？”我嘲讽地询问他。

“我的朋友[1]，”波洛严肃地回答，“当你发现有人没说实话时，就必须注意了。如果误差没有太大的话，今天在审讯中说真话的恐怕只有一个人——顶多两个人，其

---

① 原文为法语。

他的人不是有所保留，就是有所托辞。”

“得了吧，波洛！劳伦斯和卡文迪什夫人我不敢打包票，但是约翰以及霍华德小姐应该是不会说假话的吧？”

“我的朋友，他们两个都说了实话吗？其中一个说了真话我同意，但是说两个……”

听到波洛如此说，我心中不由一惊。霍华德小姐是个直肠子，她的证词虽然无足轻重，但是我绝对不会怀疑她有一丝说谎的可能。我一向对波洛尊敬有加，至今亦然，但有时我真的不得不说他是个“顽固的蠢驴”。

“你真的这么想吗？”我问。“在我看来，霍华德小姐为人绝对率真——简直让人感到不舒服。”

波洛神情诡异，欲言又止，让人摸不清他在想什么。

“默多克小姐也一样，”我继续说，“她也没有什么好回避的。”

“是没有，但她就睡在案发现场的隔壁，居然没有听到一点声响；而卡文迪什夫人，她的卧室是在二楼的另一边，却清清楚楚听到桌子倒下的声音。”

“她年纪轻，睡得比较沉吧。”

“啊，是呀，说的是！那她的睡功一定是远近驰名了，那小丫头！”

我不太高兴他说话的语气。此时，楼下传来清脆的敲门声，从窗户向下看，两位警探已经到了。波洛兜起帽子，使劲捻了一下胡须，再小心翼翼拍去衣袖上纯粹是想像出来的灰尘，然后才示意要我走在前头先下楼去。于是我们和警探一行四人便向斯泰尔斯庄园走去。

警方人员突然造访斯泰尔斯庄园，引起一阵不小的惊恐，尤其是约翰。虽然他在审讯判决宣布后，就知道这是个早晚要面对的事实。也难怪，警方人员竟玩真的踏进了他家大门，那种荷枪实弹的真实感是其他事物所无法比拟的。

波洛和贾普在路上不停耳语，交换心得。是贾普以官员的身份要求这一家子人全部都到客厅集合，仆人除外。我知道这个要求的意义所在——这样一来，波洛便可淋漓尽致地鼓吹他的想法。

老实说，我不抱什么希望。波洛或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英格尔索普是无辜的，但是碰到萨默海这种不知变通的人，他一定会要求提出具体的物证，而我怀疑波洛能否做到这点。

不多久，大家纷纷进入客厅，贾普等众人到齐之后把门关好；波洛则殷勤地招呼每个人就坐。众人的目光，全部聚集在伦敦警察厅来的那两个人身上。我心中暗忖，这是我们第一次真切了解到，这件事并不只是噩梦一场，它是个确实存在的事实；我们都从书上、报上看过这样的故事，而今我们却跃上舞台亲自主演这出戏。明天，想必全英格兰各大报纸都会在头版用斗大的黑字写出“埃塞克斯奇案”、“女富豪中毒身亡”等耸人听闻的标题。报上会充斥着斯泰尔斯庄园的照片、“被害人家属走出审讯庭”的快照（村里的摄影师一向手脚勤快）——这些每个人都读过上百遍的社会新闻，这些永远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而今活生生在自己眼前上演！此刻，这栋房子里就

有一位凶手;此刻,在我们面前,是真正的"警察接手本案"。种种众所周知的新闻词语在我脑海中不断涌现,直至波洛开始发表演讲才告休止。

我想,一开始就由波洛而非官方的警员首先发言,众人心中无不感到惊讶。

"各位先生、女士[①],"波洛向全体弯腰行礼,好似名人要发表演讲,"我请大家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与英格尔索普先生有关。"

英格尔索普先生独坐一隅——我想其他人或多或少都不自觉地把椅子挪离他一些——听到波洛提到他的名字,他微露惊色。

"英格尔索普先生,"波洛直接点名对他说,"这栋房子现在正笼罩着一片黑暗的阴影——也就是,谋杀的阴影。"

英格尔索普哀伤地摇摇头。

"我可怜的妻子,"他低声呻吟道,"我可怜的艾米莉,真是太可怕了。"

"我认为,先生,"波洛毫不避讳,"你并不真的了解事态有多严重,特别是对你自己。"英格尔索普似未听懂,波洛加强语气强调,"英格尔索普先生,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两名警探听到这里,同时不安起来,萨默海的嘴角微

① 原文为法语。

动,"现在你说的任何话都会被当作指控你的证据"眼看是夺口欲出。波洛继续说:

"你现在明白了吗,先生?"

"不明白,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波洛从容地说,"大家怀疑你下手毒死了你的妻子。"

波洛的坦白直言立刻引起现场一片哗然。

"老天爷啊!"英格尔索普先生大声叫道,猛然站起身来,"多么荒唐的说法!我,毒死我最心爱的艾米莉?"

"我想,"波洛眯着眼看着他,"你可能还不了解,你在审讯中提供的证词已对你本人造成极大的不利。英格尔索普先生,理解了我现在告诉你的这番话后,你仍拒绝说明你星期一晚上六点钟的行踪吗?"

英格尔索普长叹一声颓然坐下,把头埋在双手之中。波洛走过去,站在他的面前。

"说吧!"他大声喝斥道。

英格尔索普挣扎许久终于抬起头来,但他只是缓慢、谨慎地摇摇头。

"你还是不说吗?"

"不说。我不相信有人会信口开河地指控我犯下你所说的罪行。"

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像是下了重大决定般郑重地说:

“也罢[1]!”他说,“那就我来替你说吧!”

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再次暴跳起来。

“你?你怎么替我说?你又不知道我……”说到这里,他硬生生地把话吞了回去。

波洛将脸转向大家。

“各位先生、女士[2],我要说了,请注意听!我,赫尔克里·波洛在此郑重宣布,周一晚上六点钟到药房购买士的宁的男子不是英格尔索普先生,因为当时他正从邻近农场护送雷克斯夫人回家。我至少可提出五个目击证人证明他们两人在一起,时间可能是六点或是六点刚过。大家都很清楚,雷克斯夫人居住的艾比农场距离村子至少有两英里半,所以这个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完全可以成立!”

---

① ② 原文为法语。

第八章　新的嫌疑

全场顿时被惊得鸦雀无声。贾普似乎是众人之中最不感到惊讶的人，他第一个开口说话。

“真没想到，”他叫道，“你可真能耐！你说的那些证人，我想应该都没有问题吧？”

“瞧[①]！我这里有一张他们的名单——名字、地址全在上面。当然，你一定会去见他们。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都没问题。”

“我信。”贾普压低他的声音，“真是太感激你了。要不，我们又要白忙一场了。”说完，他对英格尔索普先生说，“先生，请原谅我这么问：为什么你在审讯中不愿意明说呢？”

“我告诉你为什么，”波洛插话进来。“村子里蜚言流语不断，说他们……”

“这绝对是毫无根据的恶意中伤。”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语气激动起来。

“所以英格尔索普先生极不愿在此时谣言被重提，是不是？”波洛说。

① 原文为法语。

“说的没错。”英格尔索普边点着头边回答，“可怜的艾米莉还没入土为安，我怎么忍心让这些恶毒的谣言再出来兴风作浪呢？”

“不过我个人认为，”贾普说，“我宁愿闹出一箩筐的谣言，也不愿意让人用杀人罪名逮捕。我想，你的亡妻应该也会这么想才对。今天要不是波洛先生出面澄清，我们绝对是逮定你了！”

“我是很蠢，没错，”英格尔索普咕哝着说，“但是探长，你不了解，有人不断中伤、诽谤我……”他眼光一撇，看向伊维·霍华德。

“先生，”贾普突然转向约翰说，“我想去英格尔索普夫人的卧室看看，还要找几个仆人问话，可以吗？你不用亲自陪我们，我会请波洛先生带路。”

众人陆续离开房间。波洛暗示我跟着他上楼去。到了二楼，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到一旁。

“赶快，立刻到另一翼去，走廊那里有道弹簧门，你就站在门的这一边，千万不要离开，直到我回来找你。”

然后他便赶去跟上那两位警探。

依照他的指示，我站到那个弹簧门旁，心中不免揣测：他要我守在这里究竟有什么目的。我仔细地打量了面前的长廊，突然想到：除了辛西娅及英格尔索普先生之外，其他人的房间都在左边这一列——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我是不是该向他报告哪些人曾在这里进出？

于是，我忠心耿耿地站在我的岗位上。然而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什么人也没出现，什么事也没发

生。约莫过了二十来分钟，波洛才过来找我。

“你没有随便走动吧？”

“没有，我稳如磐石。什么事也没发生。”

“哦！”他是高兴，还是失望呢？“你什么都没看到？”

“没有。”

“但应该听到了什么声音吧？譬如，轰隆一声巨响，嗯，老弟[1]？”

“没有。”

“怎么可能呢？唉！我真该死！我平常不是这么笨的，我左手只不过轻轻一挥”（我很熟悉波洛的动作）“居然就把床头的桌子给碰倒了！”

看到他像个小孩子一样懊恼、泄气，我连忙安慰他。

“别在意了，老伙计！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能你刚刚在楼下获得了胜利，兴奋的情绪还没过去，才会失手碰倒桌子。告诉你，那番话真的是语惊四座。英格尔索普先生和雷克斯太太之间一定还有隐情，所以他才会死不认账。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那两个警探跑到哪儿去了？”

“到楼下去问仆人话了。我把该注意的重点都告诉他们了。贾普的表现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他办起事来简直毫无条理可言。”

“喂！”我望着窗外说，“鲍尔斯坦医生来了。我觉得

① 原文为法语。

你对他的观察是对的,波洛,我很不喜欢这个家伙。"

"他很精明。"波洛若有所思地说。

"是呀,精得像鬼一样。老实说,我星期二晚上看到他那副可怜兮兮的狼狈相时,哈,心中真是痛快极了！没看过有人搞得这么惨不忍睹的。"我详细描述鲍尔斯坦那天的遭遇,"他就像个十足的稻草人,从头到脚都是烂泥巴。"

"那么你亲眼看到他来这里了?"

"当然啦,那时候晚餐刚刚结束。他原本不想进屋子里来,但是英格尔索普先生硬是请他进来。"

"什么?"波洛猛地抓住我的肩膀。"鲍尔斯坦医生星期二晚上曾到这里来过?确定是这里?而你竟然从来没跟我说过?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这件事?为什么?为什么?"

他好像整个人要发疯了。

"亲爱的波洛,"我设法解释,"我不知道你对鲍尔斯坦医生的行踪这么有兴趣,我不认为那有什么重要性啊!"

"重要性?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的?原来鲍尔斯坦医生星期二晚上——也就是命案当晚——到过这里。黑斯廷斯,你知不知道,这样所有的一切都会完全改变,完全不同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这般沮丧,他松开我的双肩,无意识地顺手整理旁边的烛台,口中仍不住自言自语:

"没错,完全改变……完全改变……"

突然他眼光一闪，似是有了新的决定。

“走吧[1]！”他急促地说，“我们必须马上动身。卡文迪什先生呢？”

约翰在吸烟室里。波洛径直奔过去。

“卡文迪什先生，我有要事必须立刻到塔德敏斯特去。一条新的线索。我能不能借用你的汽车？”

“当然没问题。是现在就要走吗？”

“如果可以的话。”

约翰按铃叫车子开到门口。十分钟后，我们已经穿过偌大的庄园，沿着高速路向塔德敏斯特飞驰而去。

“喂，波洛，”我试着和他谈话，“你现在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们赶着去塔德敏斯特要做什么？”

“这个嘛，朋友，我想你一定多少猜得到。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了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嫌疑，情势也跟着转变了，我们必须重新面对全新的状况。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个人没去买毒药，我们也不再考虑那些刻意栽赃的线索，所以现在我们来讨论真正的情况。据我判断，星期一晚上，除了卡文迪什夫人之外——当时她正在和你打网球——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冒充英格尔索普先生。然后，再看看他自己的说法，他说他把咖啡放在大厅的桌子上就离开了——今天在审讯中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而如今看来，它其实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我们必须

① 原文为法语。

查出是谁最后把咖啡端上去给英格尔索普夫人的，或者是咖啡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有谁曾经走过那里。依照你的说法，只有两个人确定没有接近过那张桌子，一个是卡文迪什夫人，另外一位是辛西娅小姐。"

"她们两位的确不在那里。"

我松了一口气，心里无端地感到轻松起来。玛丽·卡文迪什确定没有嫌疑了。

"虽然洗清了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的嫌疑，"波洛继续指出，"但是我已不得不提早摊牌了。若让人以为我一直把目标锁定在英格尔索普身上，凶手就不会产生戒心，但是现在他一定会加倍小心——是的，加倍小心。"他话锋一转，突然问我："告诉我，黑斯廷斯，你没有怀疑过谁吗？"

我迟疑了。说实话，那天早上我脑际中的确闪过一两次荒唐的想法，虽自知它十分无稽，但是那个想法却不曾真正消失过。

"也不能说是怀疑啦，"我小声回答，"只是个很可笑的念头。"

"别这么忸怩，"波洛鼓励我敞开来谈，"有什么好怕的？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千万不要低估了你的直觉。"

"既然如此，好吧。"我直言道，"听起来有点不可能；但是，我怀疑霍华德小姐没有全部吐露真相。"

"霍华德小姐？"

"看吧！我就知道你会嘲笑我。"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总感觉，"我一向灵活的舌头，这会儿却像打了一个结，"我们未曾怀疑过她，那是因为她当时不在斯泰尔斯庄园；但是，其实她工作的地方距离这里不到十五英里，坐车子的话，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有谁能保证命案发生当天她没溜回来？"

"可以呀，老弟，"波洛出人意料地插进一句，"我可以保证。我一接下这个案子，马上就打电话到她上班的医院问过了。"

"结果呢？"

"医院的人说她星期二下午值班，下班前医院忽然来了一大批病人，人手临时调配不过来，所以她自愿留下来值晚班，医院也甚表欢迎。这证明这部分她没问题。"

"哦！"我说，甚感到不解。"这样子嘛……"我继续说明其他的理由，"她对英格尔索普先生那种恨之入骨的情结很不寻常，这也是我怀疑她的原因。我总觉得，她会为了和他作对不惜用上一切手段。除此之外，我还认为遗嘱被焚的事情她可能知情，说不定新遗嘱就是她烧的，因为她错以为它是早先那份受益人为英格尔索普的旧遗嘱。想想看，她对他简直厌恶到了极点。"

"你觉得她痛恨过了头？"

"是……的，实在太过激烈了，我真怀疑她的理智是不是会丧失。"

波洛使劲摇起头来。

"不对，不对，你搞错了。霍华德小姐绝非思虑不周或短见冲动之人，她心理平衡得很，是优秀、典型的英国

务实派人士，你说她是理智的化身也不为过。”

“但是，她对英格尔索普的恨意的确强烈到几近疯狂呀。我的想法是——可能有点荒唐——她原本想毒死的是他，谁知道阴错阳差，竟然是英格尔索普夫人喝下了毒药，成了替死鬼。不过，话说回来，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情节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

“但是，至少有一件事你是对的。在我们可以说服自己并符合逻辑地证明某人的清白以前，绝对不要放弃对任何人的怀疑。以霍华德小姐为例，你说得出理由证明毒死英格尔索普夫人的绝对不是她吗？”

“当然可以，她对她向来忠心不二啊！”

“得了，得了！”波洛显得颇不耐烦，“这简直就是小孩子的推论。如果霍华德小姐真有能耐毒死英格尔索普夫人，她就有那个本事伪装得忠心耿耿。不，我们必须从其他地方着手。首先，你说她对英格尔索普先生的憎恶太过激烈，这点我完全同意；但是由此延伸的推论，就太过牵强了。事实上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而且我相信我的推论是对的，只是目前暂且保留不说。”他停下来思索片刻，然后又说，“我认为，有一个无法推翻的证据表明霍华德小姐不是凶手。”

“什么证据？”

“霍华德小姐不会因为英格尔索普夫人的逝世而获利。因为任何谋杀行为都是有动机的。”

我想了一会儿，说：

“或许英格尔索普夫人立过一份有利于她的遗嘱？”

波洛摇摇头。

“难道你忘了,你自己也曾向威尔斯先生提起过这种可能性?”

他冲着我微笑。

“那次只是拿她做幌子罢了。因为,我不想说出自己心中真正想到的那个名字,而霍华德小姐所处的地位和我想的那个人的地位相当接近,所以就用她来代替,虚晃一招。”

“话虽如此,英格尔索普夫人还是可能那样做过;怎么说,她那份遗嘱都是在她遇害当天立下的,很可能……”

波洛用力摇着头。我无可奈何,只得停下。

“不,我的朋友。关于那份遗嘱我心中已有点谱,目前只能告诉你这点——遗嘱中并没有留下任何钱财给霍华德小姐。”

虽然我不了解波洛为什么如此笃定,但我还是接受了他的解释。

“既然如此,”我吁了一口气,“那我们就可以放弃霍华德小姐了。其实,我会怀疑到她身上,都要怪你。就是因为你批评她在审讯中的表现,我才会产生这番联想。”

波洛一脸茫然。

“我说了她什么?”

“你忘了吗?我说她和约翰应该都没有说谎时,你是怎么回我的?”

“哦……啊,是的。”他仿佛有点迷惘,所幸不一会儿

就恢复了神智，“对了，黑斯廷斯，我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

“尽管说。什么事？”

“你下次有机会和劳伦斯独自在一起的时候，请你对他说，‘波洛要我捎个口信给你，他说：找到另外一个咖啡杯，从此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就这样，多一字少一字都不行。”

“‘找到另外一个咖啡杯，从此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样说对不对？”我问，又是一头雾水。

“太棒了。”

“但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

“哦，这个你就留着自己想吧，反正你绝对可以找到解答的。只要记着告诉他，然后看他的反应是什么就好了。”

“好是好，就是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塔德敏斯特转眼就到了，波洛请司机开到“药剂分析公司”去。

到了那家公司门口，车停稳，波洛跳下车子，径直往里面走去。数分钟之后他就出来了。

“好了，”他说，“该办的都办好了。”

“你到那儿究竟要做什么？”我很好奇地问。

“我留了点东西让他们化验。”

“化验？是什么东西？”

“可可奶，从老夫人卧房里的小锅上搜集到的。”

“那不是已经化验过了吗？”我一脸茫然，“不但鲍尔

斯坦医生做了检验，而且你自己也认为里面不可能有士的宁。"

"我知道鲍尔斯坦医生已经化验过了。"波洛不动声色地回答。

"那然后呢？"

"然后就突发奇想，想再做一次分析。"

接下来我就再也无法套出他半句话了。

波洛处理可可奶这件事让我深感困惑，莫名其妙。但是我对他深具信心——我有一阵子曾经怀疑他的能力，然而，在他漂亮地洗刷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冤情后，我对他的信心已完全恢复。

第二天，英格尔索普夫人下葬。星期一，我起的比平常晚，下来用早餐时，约翰把我拉到旁边，私下告诉我英格尔索普先生决定搬出去了，暂时住在斯泰莱特大楼，等风波过去后再做打算。

"黑斯廷斯，他这一走，大家都可以松口气了。"老实的约翰继续说，"先前我们怀疑凶手是他的时候，大家的关系就已经糟透了，现在我们知道错怪了他，虽然感到歉疚，但我说真的，见了面却反而更加尴尬。当初我们怀疑他，并非无的放矢，别人也不会责备我们枉下断语或是找错目标，但是事实上我们对他的确是刻薄了些。现在既然证明我们是错的，按理说，我们应该主动与他和好，不过这可真不容易。他虽然被排除了嫌疑，但不表示我们就会比较喜欢他了。唉，这些事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我很感谢他自己知趣说要搬出去，这样对大家都好。你

知道吗？还好我爸爸没有将斯泰尔斯庄园留给继母，否则难保不会落到他手中，我无法想像他变成这里的主人之后会是什么局面。至于母亲留给他的钱，我们不会在意。”

“所以整个庄园以后就是你的了？”我问。

“哦，没错，当然先得缴些遗产税。不过我父亲将大半的钱都花在这栋房子上了；劳伦斯因为也会暂时住在这里，所以也得分担一部分。我们这段时间内手头会很紧——我跟你说过，我现在经济拮据——还不知道钱要从哪儿来呢。”

知道英格尔索普即将搬离，大伙的心情都很轻松，所以我们吃了一顿自案发以来最愉快的早餐。洋溢青春活力的辛西娅此时又恢复往日的亮丽；其他人，除了劳伦斯仍然阴郁寡欢外，也是一片详和喜乐，大家全都敞开心胸准备迎接一个崭新而光明的未来。

审讯过后各大报纸洋洋洒洒的尽是有关这件悲剧的消息。耸人的大标题、被害人家属生平简历、指桑骂槐的社评，还有警方已掌握新线索的结语等等，各种消息一应俱全。全家上下无一幸免都是媒体追逐报导的对象。此时，前方战火稍歇，前线无战事，记者就紧咬着后方的悬疑命案不放，把“斯泰尔斯庄园谋杀案”炒得沸沸扬扬，家喻户晓。

卡文迪什家人当然饱受困扰，蜂拥的记者无时无刻不包围着庄园，他们虽然不得其门而入，但不时手持相机在村落四周巡猎，以备不期突袭哪个不知死活的斯泰尔

斯庄园人。总而言之，我们的生活已暴露在大众的注目之中。伦敦警察厅的人来来去去，总是在勘察、总是在讯问，眼光无比犀利，口舌始终紧闭，但他们究竟进行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这个案子他们到底有没有具体的线索？会不会最后被列在悬案记录里处理呢？

早餐过后，多克斯神秘兮兮地过来找我，问我有没有空，说是有事情要与我谈谈。

“什么事，多克斯？”

“是这样的，先生，你今天会见到那位比利时先生吗？”我点点头。“先生，你知道他曾经问过我，夫人或是家里任何一个人谁有一件绿色的衣服。”

“没错，没错，你发现了吗？”我的精神立刻大振。

“没有，先生。不过后来我想起来，小少爷们，（约翰和劳伦斯在她心目中还是“小少爷”）有个化妆舞会专用的箱子，就在阁楼上，箱子很大，先生，里面满满的都是旧衣服或奇形怪状的服装、道具；我突然想到，里面好像就有一件绿色的衣服。所以，请你转告那位比利时的先生好吗？”

“你放心，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我承诺。

“非常谢谢你，先生。他真是个好人，和伦敦来的那两个警探完全不一样——那两个人一天到晚只会四处刺探、问问题。我一向不认同外国人，但是从报纸上的报导中我发现，他们这些勇敢的比利时人和其他逃难的外国人很不一样，而他尤其是个讲话很有风度的绅士。”

好个多克斯！看着她憨直的脸庞，我心里想，她真是那种传统的忠心家仆，然而他们这种人却正在快速凋零。

事不宜迟，我想立刻动身前往村子里去找波洛；但是才走到半路，就碰上他了，他正朝斯泰尔斯庄园过来。我立刻把多克斯告诉我的事情说给他听。

“噢，了不起的多克斯！我们这就去看看箱子，虽然检不检查结果都一样，不过看看也不要紧。”

我们直接穿越花园旁的落地窗进到屋里，大厅中空无一人，我们遂直奔阁楼。阁楼上果然有个木箱，是上等实心木做的，手工精巧，上面钉着古色古香的铜钉，里面装着形形色色的奇装异服，东西装得很满。

波洛一把一把草率地将衣服抓出来放在地板上，其中的确有一两件深浅不同的绿色衣物，但波洛摇摇头全忽略过去，那些显然不是他想要找的证据。其实，他从一开始就显得漫不经心，好像根本不抱任何希望。突然间，他惊呼一声。

“这是什么？你看！”

木箱几乎已经掏空了，箱底平平摆着一副黑色的假胡须。

“噢！”波洛接连说着，“噢！”他把假胡须放在手掌心上翻过来看，仔细地观察着。“新的，”他说，“还相当新。”

他踌躇一番，将假胡须放回箱中，再将地板上的衣服堆放在它上面，大致恢复原状，然后便兴高采烈地下楼去，直接前往餐具室，找到正在擦拭银器的多克斯。

波洛不改高卢人的好事多礼，先是向她问好道早，然后说：

"多克斯，我们已经看过箱子里的东西，非常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消息。里面真的放了些好东西。那些行头经常使用吗？"

"现在不常用了，先生，只是少爷们偶尔还会举办化装晚会，有几次真的很好玩。劳伦斯先生最厉害，非常爆笑，我永远忘不了有一天晚上他打扮成波斯国王的模样，自称是来自东方的什么君主，还手持一把用纸裁成的弯刀，然后对我说：'小心，多克斯，我的弯刀锋利无比，要是你胆敢有半点不敬，惹毛了本王，当心我手起刀落，你的人头就落地了。'那天辛西娅小姐的装扮很野蛮，他们说像"阿帕切人"等诸如此类的名字，我倒觉得像是那种法国的杀人魔头，看起来好逼真啊！你实在想不到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竟然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恶棍，一点都看不出原貌。"

"这些晚会一定很有趣。"波洛温和地说，"我猜，劳伦斯先生那次装扮成波斯国王时，脸上一定戴了箱子里的假胡须？"

"他的确是戴着假胡须，先生。"多克斯笑着回答，"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他向我借了两束黑毛线做成的，远看时和真的一样。至于楼上是不是有一副假胡须，我就不清楚了，可能是最近才买的吧！我知道箱子里有一顶红色的假发，除此之外，应该没有其他的假毛发才对，他们大部分都是用炭笔来画。但是那些脏污很难洗

干净,有一次辛西娅小姐打扮成黑人,噢,简直是大灾难。"

"所以多克斯不知道箱子里有假胡须。"我们离开餐具室走进大厅的时候,波洛思忖着说。

"你认为那副假胡须,就是"那副"假胡须?"我压低嗓子探问。

波洛点点头说:

"没错,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副假胡须被修剪过?"

"是吗?"

"是的。就剪成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发型,而且我还在箱子里找到一两根剪断的纤维,这件事绝对不单纯。"

"不知道是谁把它放进去的?"

"某个聪明绝顶的人。"波洛冷冷地说,"你知道吗,就算有人发现了那副胡子,也不会让人心生疑窦,因为把一个假胡子放在那里非常自然。是的,那个人一定非常聪明,但我们一定要比他聪明;我们要聪明得让他一点都不觉得我们聪明。"

我完全同意波洛的看法。

"所以,老弟[①],你要充当我的好助手。"他说。

我很高兴波洛对我的肯定。我常常觉得波洛并没有看出我真正的才能。

"是的,"他认真地看着我,继续说,"你一定能发挥

---

① 原文为法语。

很大的作用。"

听到他这么说,我心中有说不出的畅快,但是他的话题一转,又让我的心凉了半截。

"我一定得在这里安插个自己的人才可以。"他若有所思地说。

"你有我啊。"我抗议道。

"没错,但是只有你还不够。"

这实在很伤人,我脸沉了下来。波洛连忙向我解释: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在帮我办案啊!所以我要找的帮手,一定不能和我们有任何的关联。"

"哦,原来如此。你觉得约翰如何?"

"他嘛,不太适合。"

"也对,那个善良的家伙脑袋是不太灵光。"我边想边说。

"霍华德小姐来了。"波洛突然说,"她正是最理想的人选!但是自从我帮英格尔索普开脱罪名之后,恐怕我已列入她的黑名单了。没关系,试试无妨。"

在波洛的要求下,霍华德小姐很让人难堪地点头同意过来聊聊。

我们一起来到空间不大的晨间起居室,关上了门。

"有什么事,波洛先生?"霍华德小姐颇不耐烦地说,"有话快说,我还有事。"

"你记得吗,小姐,我曾经请求你帮我忙的?"

"是的,记得。"霍华德小姐点点头。"而且我还告诉

你，我很乐于帮你送阿尔弗雷烈·英格尔索普上断头台。"

"啊！"波洛仔细端详她的反应。"霍华德小姐，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请你务必实话实说。"

"我从来不说谎话。"霍华德小姐回答。

"是这样的，你还是认为英格尔索普夫人是她先生毒害的，对不对？"

"你是什么意思？"她尖刻地反问，"不要以为听了你一番解释，我的立场就会动摇，门儿都没有。我承认他不是到药房买士的宁的人，但这不代表什么，我敢说他是用毒蝇纸下的毒，我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毒蝇纸含的是砒霜，不是士的宁。"波洛还是温和地说着。

"那有什么差别？砒霜和士的宁一样，都能让可怜的艾米莉送命。反正人是他害的，用什么方法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

"没错，因为你打心底认定是他下的毒手。"波洛慢慢地说，"我换个方法问你好了，在你心底的最深处，你真的认为英格尔索普夫人是被她先生毒死的吗？"

"天哪！"霍华德小姐大声嚷着，"我不是一再强调他是个败类吗？我不是一再说过他一定会将她谋杀在床吗？你们难道看不出来我恨他入骨吗？"

"我完全清楚，"波洛接着说，"而且和我那个小小的想法不谋而合。"

"什么小小的想法？"

"霍华德小姐,你还记得黑斯廷斯刚到的那一天,你对他说过什么吗?他向我提过一次,其中有一句话令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你曾经对他说,要是任何你所爱的人被谋害了,虽然你未必能拿得出证据,但你绝对可以凭直觉知道谁是凶手?"

"没错,我是说过这些话,而且至今我还是坚信不移。你一定觉得这根本是胡说八道,是不是?"

"完全不会。"

"但是你却不采纳我对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的直觉?"

"没错,因为你的直觉并不是指向英格尔索普先生。"

"什么?"

"是的,你只是希望是他下的毒手,你相信他有这个能力下毒手。但是你的直觉告诉你不是他,你的直觉告诉你不止如此……要我继续往下说吗?"

她出神地望着他,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波洛继续说: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强烈憎恨英格尔索普先生吗?因为你想勉强自己去相信你愿意相信的事,因为你想压抑、摆脱你真正的感觉,其实这个直觉告诉你的是另外一个名字……"

"不是,不是,不是!"霍华德小姐激动地狂叫,双手猛烈挥动,"不要再说了,噢,不要再说了!我是乱想的,那不可能是真的,我不知道是谁把这么放肆……这么恶毒不堪的念头放进我的脑海。"

"我说对了,是不是?"波洛问。

“是的，是的，你一定会用魔法，才能看得出来。但是，这怎么可能呢？那个想法太畸形、太不可能——凶手一定是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

波洛沉重地摇摇头。

“不要再问我了，”霍华德小姐说，“我不会告诉你的，我不会承认的，即使对我自己我都不会承认，我一定是疯了才会那样幻想。”

波洛总算点点头，好像相当满意了。

“我不会再问了，我的想法得以获得证实就够了。至于我……我也有自己的直觉，我们脑海里揣测的目标其实是一样的。”

“千万不要叫我帮助你，因为我做不到，我绝对不会伸出半根指头……”她的舌头突然结结巴巴起来。

“你还是会忍不住帮我忙的，你自己知道。你放心，我不会为难你，我只要你站在我这边就好了。你会帮我的，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

“一件事？那是……”

“静静地观察。”

伊维·霍华德低下头。

“你是对的，我忍不住，我一直都在注意家里的动静——希望能证明自己是错的。”

“如果我们是错的，那样最好，”波洛继续说，“那对我来说最好不过了。但是，如果我们是对的话呢？假如我们是对的，霍华德小姐，你要站在哪一边？”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不要逃避这个问题。”

“我们只要心照不宣……”

“我们不能心照不宣。”

“但是艾米莉也会……”她说不下去了。

“霍华德小姐，”波洛严肃地说，“这件事不值得你如此。”

霍华德小姐将埋在手中的头抬了起来。

“你说的对。”她平静地说，“刚刚说话的不是伊维·霍华德！”她骄傲地抬起头来，“现在真的伊维·霍华德回来了！她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就让罪有应得的人付出代价吧。”说完这番话，她神情笃定地离开了。

波洛看着她的背影，有感而发：

“黑斯廷斯，这女人头脑聪明，而且有心计，她会是我们最得力的助手。”

我没有回应。

“直觉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波洛瞑想着，“既理不清楚却也忽视不得。”

“你和霍华德小姐好像谈得很默契，”我冷冷地说，“你大概不知道，我在旁边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脑中确是一片空白。

“真的吗？不会吧，老弟[1]！”

“真的！承蒙开导，可以吗？”

---

[1] 原文为法语。

波洛凝神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大出我意外地断然摇头拒绝。

“不行，我的朋友。”

“啊？别这样，为什么不行？”

“一个秘密有两个人知道已经够多了。”

“不过我认为隐瞒我一个人实在很不公平。”

“我没有隐瞒任何事，我知道的线索和你知道的一样多。你也可以自行判断呀，这是个推断的问题。”

“话虽如此，但是告诉我也无妨啊！”

波洛诚恳认真地与我的眼神相对，还是摇摇头。

“你看，”他惋惜地说，“你就是缺乏直觉。”

“你干脆直接说我缺乏智慧好了。”我挖苦他。

“直觉和智慧，只有一线之隔。”波洛语带玄机地说。

这句话根本就是狗屁不通，我已经懒得回应他了。我心中暗自决定，如果我再有什么重大、有趣的发现——毫无疑问，我绝对会有新发现——我也要瞒着他不说，好让他对最后的结果大吃一惊。

有时候，表现自己的权威也是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职责。

第九章　鲍尔斯坦医生

自从上次波洛交代我传话给劳伦斯之后，我就一直苦无机会进行。然而这天，我在草地上散步，心里还为着波洛蛮横的态度愤愤不平时，突然看见劳伦斯在槌球场上，漫无目的地敲着两个老式的木球，手上使的是一根历史更加久远的球棍。

我心思一动，想到此时正是传话的好机会。如果我现在不把握时机，波洛可能找时间自己就说了。我承认我的确不了解它的动机何在，但是我敢拍胸脯说，只要听完劳伦斯的回应，我这边再玩点小手段探探他的口风，我自然很快就会看出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心里如此盘算，我便朝着劳伦斯走过去。

“我一直找你都找不到。”我撒了个谎。

“是吗？”

“是的，我有个口信要给你，是波洛交代的。”

“哦？”

“他要我和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说。”

我压低声音，把话说得字字慎重其事，然后刻意用眼角余光注意他的反应——这种所谓“营造气氛”的把戏我最在行了。

“然后呢？”

劳伦斯似乎不为所动，郁郁寡欢的表情一成不变。他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吗？

“我要传的口信是……”我依旧低声说道，“‘找到另外一个咖啡杯，从此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劳伦斯丝毫不改本色，冷酷地看着我。

“你不知道吗？”

“毫无头绪，你呢？”

我只能摇摇头。

“什么是另外一个咖啡杯？”劳伦斯问。

“我不清楚。”

“如果他想找咖啡杯，最好去问多克斯或是其他的佣人，这事是她们在管的，不是我。我完全不清楚咖啡杯的事，不过我知道家里有一些不曾用过的咖啡杯，那些东西简直是人间极品！是出自伍斯特的古窑呵！你应该不是这方面的玩家吧，黑斯廷斯？”

我摇摇头。

“太可惜了。那些杯子都是属于古瓷品的上乘佳品，光用眼睛欣赏就是一种享受，更别说用手把玩了。”

“那你要我怎么回复波洛？”

“就说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这对于我就等于是对牛弹琴。”

“好吧！”

我转身正准备向房子走去，他突然又叫住我。

“对了，口信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能不能全部再复

述一遍给我?”

“‘找到另外一个咖啡杯,从此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你确定不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认真地问他。

他还是摇摇头。

“是的。”他想了一下,“我真的不知道。我……我也希望知道答案。”

此时,午餐的铃声响起,劳伦斯和我走进屋。波洛应约翰的邀请留下来用餐,已经就坐定位。

大家默契十足的没有提到命案的事情,餐桌上谈的都是战争或关于外界的话题;但是,在多克斯上完奶酪和饼干而且离开房间后,波洛突然身子前倾,对卡文迪什夫人说:

“这个时候提起不愉快的事情,真是对不起,夫人。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小小的想法”都快变成他的口头禅了——“想要请教你一两个问题。”

“请教我? 没问题。”

“您真是太和蔼了,夫人。我想要问的是:你曾经说过,从辛西娅小姐房间通到英格尔索普夫人卧室的内门是闩着的,对不对?”

“没有错,那道门是闩死的。”卡文迪什夫人答道,面露惊异之色,“我在审讯中说过。”

“用门闩闩上的吗?”

“是的。”她满脸困窘。

“我是说,”波洛再进一步说明,“你确定它还用门闩闩上了,而不仅仅只上了锁?”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不，这我就不清楚了。我说闩死了，意思是门被扣住了，我无法打开，不过我想那里所有的门都是从夫人卧室里面闩住的。”

“照你这样说，那道门或许同时被上了锁也说不定？”

“是的。”

“当天晚上你进入英格尔索普夫人房间的时候，你并没有去留意门是否闩上了，是不是，夫人？”

“我……我想我没有。”

“你也没有去看？”

“没有，我……我没去看。”

“我倒是注意到了。”劳伦斯突然插话，“我刚好看到门闩插得好好的。”

“哦，这问题就解决了。”波洛一副泄气的样子。

终于，波洛“小小的想法”也有失灵的时候，我在一旁禁不住幸灾乐祸起来。

午餐后波洛央求我陪他一起回去，我极不情愿地答应了他。

“你心里不高兴，是不是？”经过公园时，他很担心地问。

“才没有呢。”我冷冷回他一句。

“没有就好，这样我就如释重负了。”

这倒是出乎我意料，我原来只是希望他注意到我冷淡的态度罢了。他话中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听来还是颇为受用，我顿时软化了。

"我已经传话给劳伦斯了。"我说。

"那他怎么说？他是不是一脸茫然？"

"没错，我很确定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原本预期波洛会大失所望，但相反地，大感意外的反而是我。他说劳伦斯的反应和他的预期相符，而且，他感到非常高兴。我不愿再自取其辱，遂忍住好奇不去探问。波洛转变了话题。

"为什么辛西娅小姐今天没一起来用午餐？她怎么了？"

"她今天回医院上班了。"

"啊，真是个勤劳的小淑女，而且也相当漂亮。她很像我在意大利看过的一些照片。我很想去她工作的药房看看。你认为她会带我参观吗？"

"我想她一定会很高兴。那个小地方很有意思。"

"她每天都去医院吗？"

"平常她星期三休息，星期六中午会回来吃午餐，除此以外，其他的日子她都要上班。"

"我记住了。现在的女性已经可以担当重要的工作，辛西娅小姐又相当聪明……噢，是呀，她头脑灵活得很，这个小不点儿。"

"是啊，听说她已经通过一项高难度的考试。"

"我相信。那毕竟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我想他们那边一定有不少毒性剧烈的毒药吧？"

"没错，她还给我们看过，它们锁在一个小柜子中。我相信他们必须非常小心看管这个柜子，因为他们离开

房间的时候，身上通常都会带着柜子的钥匙。”

“这样啊！这个小柜子的位置是不是很接近窗户？”

“不是，刚好相反，在房间另一端。你问这个做什么？”

波洛耸了耸肩。

“只是随便问问，你要进来吗？”

我们已经来到李斯特威斯小屋了。

“不了，我现在就要回去，不过我会绕远一点从树林那边走。”

斯泰尔斯庄园四周的树林非常美丽。懒洋洋地穿越其间，对于才穿过一大片广阔公园的我，真可说是莫大的享受。这里没有一丝风，啁啾鸟鸣孱弱而低抑，我循着小径慢走，却在一株高耸参天的古山毛榉前摔了一跤。我笑了，一时，对芸芸众生油然生起博爱慈悲之心，甚至对波洛守口如瓶的谬论也坦然释怀了。我决定与人为善，与世不争。然后，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呵欠。

庄园里的命案，似乎变得遥远而模糊。我又打了一个呵欠。

我想，命案可能从未发生过。当然，它只是一场噩梦。事情的真相是，劳伦斯用一根槌球棒敲死了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但荒谬的是，竟是约翰大惊小怪地四处嚷嚷：“我告诉你，我不会善罢干休的！”

我从梦境中惊醒过来。

然后，我立刻意识到，我现在的处境是动也不是，不

动也不是。因为就在十二英尺之外，约翰和玛丽·卡文迪什正面对面激烈地争吵着。他们显然完全没有察觉到我就在附近，因为约翰一直在重复那句把我从梦中惊醒的话：

"我告诉你，玛丽，我不会善罢干休的！"

玛丽的声音平静到近乎冷漠。

"你有什么权利批评我？"

"村子里会有一大堆闲言碎语的！我妈妈星期六才下葬，这会儿你已经和那家伙公然出游了。"

"哦，"她耸耸肩膀，"原来你在乎的只是村子里的家长里短。"

"胡说！我只是不喜欢那家伙成天跟我们纠缠不休。他是个波兰裔的犹太人哪。"

"有一点犹太血统有什么不好，有他在，"她瞧了他一眼，"还可以启发启发你们这些平凡、蠢钝至极的英国佬。"

她的双眼似火，声音如冰，难怪约翰的脸会顿时泛上红潮。

"玛丽！"

"干什么！"她的语气未见缓和。

他的声音都快喊到沙哑了。

"你的意思是，你还要继续和鲍尔斯坦来往，完全不考虑我的态度？"

"我自己会看着办。"

"你就不在乎我？"

"不是,只是你没有资格批评我。难道你忘了,我也反对你和某人交往?"

约翰退后一步,脸上赤红的血色逐渐消退。

"你是什么意思?"他用颤抖的声音问。

"你一点就通嘛!"玛丽平静地说,"所以,你应该清楚你没有权利命令我,也无权干涉我和谁做朋友了吧?"

约翰哀求地看了玛丽一眼,满脸愁苦的表情。

"没有权利?我没有权利吗,玛丽?"他声音颤抖着说,并且伸出双手,"玛丽……"

一丝温柔的表情掠过她的脸庞。我原以为她动摇了,没想到她猛地转身回答:

"没有!"

她随即拂袖而去,约翰紧追而上,一把抓住她的胳臂。

"玛丽,"他的声音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你真爱这个鲍尔斯坦吗?"

她迟疑着,脸上突然漾起奇怪的表情,陈旧而又新奇,仿佛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突然扬起笑意。

她安静地挣脱他的手,转头说:

"或许吧。"

然后她快速走出林荫,留下约翰一人兀自站在那里,好像变成了一座石像。这时,我故意大步踩着枯枝向前走去,一路霹霹啪啪,引得约翰转过身来。还好,他以为我只是刚好路过,没有起疑心。

"哈罗,黑斯廷斯。你看见那个小老头安全进入小屋

内了吧？他是个很离奇的人物，但是他真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举世公认最优秀的侦探。”

“既然如此，他应该是有点能耐的。要不然这个世界光怪陆离的事情这么多，如何了得。”

“你认为世界很乱吗？”我问。

“那还用说吗？当然！就拿现在来说吧，你没有看到那些伦敦警察厅的人成天在家里进进出出的吗？活像魔术箱里的玩偶跳上跳下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静下来；还有，报纸也天天在炒这个头条新闻，我说啊，那些记者都该去死！你知道吗，今天早上就有一大群人挤在大门口张望，像是到图索夫人的蜡像馆免费参观一样。这能不令人反感吗？”

“别这么沮丧，约翰。”我试着安抚他，“事情总会结束的。”

“会吗？就怕一拖再拖，直到我们都抬不起头来了，还不能了结。”

“不会的，不会的，你太悲观了。”

“我没办法不悲观。无论走到哪儿，后面都跟着那些阴魂不散的记者；到路上随便晃晃，也会被那些大饼脸的白痴死瞪着看……这还不是最糟的咧！”

“还有更糟的吗？”

约翰向四周看看，压低了声音说：

“你有没有想过，黑斯廷斯——噢，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到底是谁下的毒手？有时候，我不得不认为这

整件事只是个意外，因为……因为，谁会这么心狠手辣呢？现在，英格尔索普先生已经被排除了嫌疑，那已经没有人是可能人选了嘛，没有人……我是说，除非……是个家里的人。”

是啊，没错，这件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绝对是场残忍的噩梦。是个家里的人？当然，一定是这样的，除非……

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全新的念头。我快速地思考、斟酌一番，愈想愈觉得有理。不论是波洛神秘的行径或是他言语中的暗示，全部都密切地吻合，前后连贯。我怎么那么傻，先前竟从未思及这个可能性。这个假设定会让大家感到解脱！

“不，约翰，”我说，“不是家里的人。那怎么可能呢？”

“我知道，但是，还有谁比较可能呢？”

“难道你猜不到吗？”

“猜不到。”

我也向四面八方看了一下，然后压低嗓音。

“鲍尔斯坦医生！”我悄声说道。

“不可能！”

“完全可能。”

“杀了我母亲，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这点我还想不明白，”我坦白告诉约翰，“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连波洛也是这么想的。”

“波洛？是吗？你怎么知道？”

我告诉他波洛初次听到鲍尔斯坦医生在命案当晚到过斯泰尔斯庄园时激动的表现。

“他当时至少说了两次：‘这样案情就完全改变了’。后来我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你记得英格尔索普先生曾说他把咖啡放在楼下大厅里吧？鲍尔斯坦医生不正是那时候进来的吗？所以当英格尔索普先生带他穿过大厅时，他是不是很可能朝里面掺了点东西？”

“嗯，但这样做太冒险了。”

“话是没错，但有这个可能吧？”

“还有，他怎么知道那是她的咖啡？不对不对，老兄，这样说不通。”

这时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你说的没错，毒不是下在咖啡里的，我另有看法。”

我略微叙述了波洛带着可可奶去化验那档事。我才说完，约翰就迫不及待打断我。

“但是，鲍尔斯坦医生不是已经化验过了吗？”

“说的没错，这就是关键。我原本也想不通，现在才恍然大悟。你还看不出来吗？如果鲍尔斯坦就是凶手，他当然会把可可奶的样本调包，再拿去化验，这对他而言太轻而易举了，而且，化验结果当然是不含士的宁！没有人会去怀疑他，也没有人会想得到他把采样调了包——当然，除了波洛之外。”我怀着迟来的赞佩说着。

“但是可可奶无法掩盖士的宁的苦味啊，这你如何解释？”

“是不是士的宁，只是鲍尔斯坦的一面之词，我们不

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记住,他可是当今世上最负盛名的毒理学家。"

"当今世上最负盛名的什么?你再说一遍。"

"毒理学家。他比谁都要清楚世界上的毒物。"我解释道,"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或许他已经找到一种让士的宁失去苦味的方法;或者那根本就不是士的宁,是一种前所未闻的新毒物,只是中毒的症状和士的宁相仿。"

"嗯,这样说来也有可能。"约翰说,"可是,他是怎么把毒药放入可可奶的?可可奶又没有放在楼下?"

"的确没放在楼下。"我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这点。

说到这里,我心中又浮出另一个可怕的念头——鲍尔斯坦医生可能还有一个同谋!我急切祈祷约翰不要也这样联想。我偷偷瞧了他一眼,他双眉紧蹙,陷入深思之中。我猜他大概还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顿时感到安心了。

同谋!这怎么可能呢?像玛丽·卡文迪什这么斯文貌美的女人,怎么可能会是杀人凶手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来多少绝色佳人,不都是以下毒留下千古骂名的吗?

我突然想起我第一次和卡文迪什夫人的谈话,也就是我到达庄园那天喝下午茶时。当时她曾说过女人最擅长下毒之类的话,而且说的时候眼中不时露出狡黠的光芒。再想想看,她在星期二命案当天的下午显得多么焦虑啊!是不是因为英格尔索普夫人发现了她和鲍尔斯坦医生的事,扬言要转告她的丈夫?而他们为了阻止她的

告发行动，所以联手杀了她。

我又想起了波洛和伊维·霍华德那段神秘的对话，他们若有所指的是不是就是这档事？伊维不愿相信的是否就是这件“不可能的事”？

没有错，所有的线索都互相吻合。

难怪霍华德小姐会提出什么“心照不宣”的话，我也终于了解她那句说了一半就接不下去的“但是艾米莉也会……”意指为何了。我完全能理解她的心情。站在英格尔索普夫人的立场来看，她一定情愿自己冤沉大海，也不愿意让家庭丑闻曝光，败坏卡文迪什家族的名声。

“还有一件事，”约翰突然出声，吓了我一跳，不禁心虚起来，“证明你说的未必是事实。”

“是什么？”

我嘴上应着，很高兴他没有追问毒药是如何放到可可奶里的。

“要是毒是鲍尔斯坦下的，他为什么还要提出解剖的要求？他不必多此一举啊！威尔金斯医生一定会欣然同意以心脏病突发这个理由了事的。”

“你说的没错，”其实我也不确定自己的推论是否正确，“但我们不清楚。他或许认为这是一个长久之计。事后有人可能会议论。那时官方也可能会命令开棺验尸，整个事情就会败露，他也就无法自圆其说了。因为所有的人都不会相信，一个声名显赫的毒物专家会轻易被蒙骗，将中毒案件误判成是心脏病突发死亡。”

“这样解释也说得过去，”约翰承认我的说法有理，

“不过，我还是不了解他有什么动机。”

我不由地战栗起来。

“听着，”我说，“我的推论也可能是全盘错误。还有，你要记住，这些话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哦，这当然，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们边走边谈，这会儿已穿过了花园的大门。我们听到不远处人声此起彼落，原来大家已经在枫树下开始喝下午茶，就和我第一天来的时候一样。

辛西娅也回来了。我把椅子挪到她的旁边，告诉她波洛有意拜访她的药房。

“太好了，十分欢迎，你告诉他最好是下午茶的时候到，我会帮他准备一杯好茶，配上好点心。他人很好，不过有点滑稽，前些天看到我的时候，还帮我把衣服上的领针拿下来重新别一次，说是没有戴正。”

我笑了。

“他爱整洁几乎已经爱到病态的程度了。”

“是呀，可不是吗？”

我们两个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辛西娅斜眼看了卡文迪什夫人一眼，压低声音对我说：

“黑斯廷斯先生。”

“什么事？”

“下午茶结束之后，我想和你谈谈。”

她看卡文迪什夫人的眼神让我不由得浮想联翩。我认为，这两个女人情不投意不合。然后我第一次想到，辛西娅今后该怎么办呢？虽然英格尔索普夫人没有为她预

做打算，但是约翰和玛丽应该仍会留她继续住在这里，至少等到战争结束后再说。我知道，约翰一向很喜欢她，一定会舍不得让她走。

刚才约翰先回到了屋子里，现在才过来加入我们。他原本随和的脸上挂上了少见的怒气。

“这些惹人烦的警察，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办事的，竟把咱们家里里外外都翻了个底朝天，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无一幸免，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以为我们不在屋里，就可以趁机为所欲为。下次让我撞见贾普那小子，一定不会让他好过。”

“说的没错，一群爱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无赖。”霍华德小姐咕哝着。

劳伦斯认为他们只是佯装忙碌，以便交差。玛丽·卡文迪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午茶过后，我邀辛西娅一同散散步，于是我们随兴向林子走去。

“有什么事吗？”一进到茂密的树林，躲开众人窥探的眼光，我迫不及待地问她。

辛西娅吁了一口气，把帽子一摘，席地坐下。林间透出的些许阳光在她赤褐色的头发上发出金黄色的光芒。

“黑斯廷斯先生，你对人很亲切，而且见多识广……”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辛西娅是如此的美丽动人，而且比玛丽更加迷人。玛丽就不会说出这么暖人心窝的话。

“你有话要说吗？”看到她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和蔼地问她。

“有件事我拿不定主意，想听听你的看法。”

“请说吧。”

“是这样的，以前艾米莉阿姨一直保证会照顾我一辈子，我想她那时可能是忘了或是没想到自己会突然去世……反正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没人闻没人问，前途茫茫，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觉得我应该马上就搬走吗？”

“天哪，当然不用！我相信他们也舍不得你离开。”

辛西娅迟疑片刻，用手拉扯身旁的杂草，然后开口说：

“卡文迪什夫人就不希望我留下。她讨厌我。”

“讨厌你？”我惊讶地轻呼出声。

辛西娅点点头。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她和他都受不了我。”

“这个你就错了，”我和言悦色地继续说，“刚好相反，约翰很喜欢你的。”

“嗯，是呀……约翰是喜欢我没错，但我指的是劳伦斯。其实我并不在意劳伦斯对我的态度如何，但是待在一个没有人爱的地方，确实不好受，不是吗？”

“可是他们都很爱你呀！亲爱的，辛西娅，”我诚挚地说，“我认为你错怪他们了。你看，约翰，还有霍华德小姐……”

辛西娅无奈地点着头。

“没错，我想约翰的确很喜欢我，至于伊维，别看她作风鲁莽，其实她连只苍蝇都舍不得伤害，何况是对人。但是劳伦斯就不同了，他只要能够避免，就绝对不会和我说

话。卡文迪什夫人对我更糟,从来没有以礼相待。她要伊维留下来,就好说歹说地求她,但她不想让我留下来,而……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怜的辛西娅突然哽咽地哭起来。

我不知道是怎么鬼迷了心窍。也许是她的美貌吧,看到她坐在那里,阳光在她的发上闪烁跳跃,着实教人心动;或许是因她完全不可能涉案,让我有着难得的轻松与舒畅;也或许只是对她年轻而孤寂的心有着一股无法压抑的怜爱。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向前挪了挪,抓住她的小手,笨拙地说:

"嫁给我吧,辛西娅。"

不知怎地,辛西娅的悲伤嘎然而止。她坐直身子,把手抽回,带着几分不屑说:

"别傻了!"

我有点恼了。

"我不是傻,我是诚心希望你嫁给我。"

这次辛西娅真是大出我的意外,竟然哈哈大笑起来,连连称呼我是"可爱的傻蛋"。

"你真是体贴,我很感动,"她说,"可是你并不想娶我。"

"我真的想娶你,而且我有……"

"不管你有什么,你并不是真心想娶我,况且,我也不想嫁给你。"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我生硬地说,"不过,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求婚不是件开玩笑的事。"

“当然不是玩笑，也许下一次就会有人欣然接受你了。再见了，谢谢你让我笑得如此开心。”

说着，她忍不住又噗哧一笑，便旋风似地消失在林间。

想到刚才的谈话，我着实感到生气。

我突然想到要去村子里一趟，去找鲍尔斯坦医生。总得有人留意他的动向，而且，我也必须设法安抚他，不要让他查觉我们对他的怀疑，波洛就很器重我在人际关系方面的长处。事不宜迟，我连忙出发。到了村中，我找到一间小房子，窗户上张贴着“出租房间”的牌子。我知道鲍尔斯坦医生就是住在这里，于是伸手敲了敲门。来开门的是一位老妇人。

“午安，”我满脸堆笑地说，“请问鲍尔斯坦医生在吗？”

她睁大了眼睛瞪着我。

“难道你还不知道？”她说。

“知道什么？”

“当然是他的事情。”

“什么事情？”

“他走了。”

“走了？死了吗？”

“不，警察把他带走了。”

“警察！”我气吁吁地说，“你是说他们已经逮捕了他吗？”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

我不等她说完，拔腿便冲向村子，找波洛去了。

第十章 逮捕

波洛出门去了！应门的老比利时人如此告诉我。这令我非常烦恼。而且，他认为他是去了伦敦。

我顿时愣在了那里。波洛去伦敦到底要干什么？他是临时决定的，还是早在几个钟头前和我分手时就已经计划好了？

我忐忑不安地循着原路回到斯泰尔斯庄园。波洛不在，我完全迷失了方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次的逮捕行动吗？鲍尔斯坦医生被抓，不会是与波洛有关吧？这些疑问我百思不解。不过，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我该采取什么行动？我是该向大家宣布这次逮捕事件，还是最好静观其变？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老实说，一想到这事与玛丽·卡文迪什有关，我心里就不禁备感折磨。这对她会不会是个致命的打击？临到这个当头，我已将先前对她的怀疑完全抛诸脑后——她是不可能牵连在内的，要不然，我应该会听到一些风声才对。

不过纸是包不住火的，鲍尔斯坦医生被捕一事不可能永远保密，她迟早会得到消息。起码明天全国各大小报上就会全面刊载。但是我仍然踯躅不前，不敢贸然说出。要是波洛在就好了，这样我可以征询他的意见。究

竟是什么紧急的事情让他匆匆出发前往伦敦，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不过我仍然不能不由衷佩服他的才智。若不是因为他的提醒，我压根儿不会怀疑到鲍尔斯坦医生。是的，的确，这小个子果真是聪颖过人。彻头彻尾思索过一番之后，我决定私下和约翰说，至于要不要或何时公开宣布，就由他决定好了。

听到这个消息，约翰吁了一口长长的气。

“好家伙！你之前告诉我的时候我还不尽相信，现在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也不尽然。让自己适应这些想法后，又眼见所有的推测都得到印证，说实在的，挺令人感到震撼的。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当然，明天大家就都知道了。”

约翰沉思了一会儿。

“不去管他，”他开口道，“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说，没有必要。就如你所说的，横竖明天大家就知道了。”

然而我甚感震惊的是，次日清晨，我早早下楼翻阅报纸，竟遍寻不到鲍尔斯坦医生被捕的消息。报上只有短短一则关于“斯泰尔斯庄园下毒案件”的报导，仅此而已。这实在令人费解。起初我想，或许是贾普基于某些理由暂时封锁消息；然而不久后我就想通了，这表示必然还有后续的逮捕行动接踵而至。

吃完早餐后，我决定到村子里走一趟，看看波洛回来了没有。就在我正要出发前，落地窗外突然出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并传来耳熟的问候声。

"早安啊,我的朋友[①]。"

"波洛!"我脱口大叫,顿感解脱,拉着他的双手就往屋里走,"我见到任何人还没这么高兴过。听好,除了约翰之外我谁都没说,还可以吧?"

"老弟啊,"波洛回答道,"你在说什么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当然是鲍尔斯坦医生被捕一事啊!"我不耐烦地告诉他。

"你说鲍尔斯坦医生被抓了?"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顿了一下,又说,"不过我并不感到意外。毕竟,我们距离海边只有不到四英里。"

"海边?"我困惑地问,"那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波洛耸耸肩。

"当然啦,这很明显!"

"这我就不懂了。我知道我很笨,但我真的想不出海边离我们近不近跟英格尔索普夫人的命案有什么关系?"

"当然没有,"他笑着说,"但我们是在谈鲍尔斯坦医生被捕的事情啊!"

"可是,他是因为谋杀英格尔索普夫人而被警方带走的。"

"什么?"波洛大惊失声,显然也吓了一大跳,"你说

① 原文为法语。

鲍尔斯坦医生是因为谋杀英格尔索普夫人被捕的?"

"是的。"

"胡说八道! 如果真是如此,那才是天大的笑话。是谁告诉你的,我的朋友?"

"哦,没有人告诉我,"我坦白说,"但是他被捕了。"

"他的确是被警方抓走的没错,但原因是间谍罪啊,老弟[1]。"

"间谍罪?"我吓得透不过气来。

"没错。"

"不是因为谋害英格尔索普夫人?"

"除非我们的贾普头脑发昏,丧失判断力了。"波洛平静地回答。

"可是,可是我以为你和我的想法一样。"

波洛看着我,目光中表露出难解的怜惜。看得出他对我这个想法深感荒谬。

"你的意思是说,"我试着适应另一种新的解释,"鲍尔斯坦医生是个间谍?"

波洛点点头。

"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吗?"

"完全没有。"

"你难道从未想过,为什么一个在伦敦名闻遐迩的大医生,会情愿困在这种乡下小地方? 为什么他没事喜欢

---

① 原文为法语。

在三更半夜四处游逛，还全身盛装打扮？你从没觉得哪里不对劲吗？”

“没有，”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

“他本身是个德国人，”波洛认真地解释说，“但是在英国执业多年，所以大家都当他是英国人。其实，他在大约十五年前才加入英国籍。他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也难怪，是个犹太人嘛。”

“该死的家伙。”我义愤填膺地说。

“也不能这么说，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倒觉得他是个爱国分子。想想看，他为他的国家做了多大的牺牲？其实我还挺欣赏他的！”

我无法用波洛这种哲理看待这件事。

“卡文迪什夫人竟然就是陪着这种人逛遍了这里的乡里村邻！”我激动地为她大抱不平。

“是呀！我可以想见，他一定发现了她可以好好利用。”波洛说，“只要故意让村子里的人把他们两个的名字联想到一起，那其他再奇怪的举动也不会有人注意了。”

“所以你认为他根本就不在乎她吗？”

我急欲知道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可以说是过于急切了一些。

“这个我当然不敢说，但是……你要听听我个人的看法吗，黑斯廷斯？”

“当然。”

“那就是：卡文迪什夫人自始至终不曾对鲍尔斯坦医

生动过一丝真情。”

“你真的这样想吗?”我压抑不住欣喜之情。

“相当确定,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她在意的另有其人,老弟[1]。”

“噢!”

波洛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由心中一热,虽然我并不是那种大受女性欢迎的虚荣男子,但我心里仍然牢记着某些饶有深意的暗示,虽然当时没有多加注意,但是如今看来,似乎是别有……

霍华德小姐突然闯了进来,打断了我陶然微醺的幸福幻想。她慌忙地环顾四周,确定房里没有其他人之后,快速抽出一张老旧的牛皮纸,交给波洛,同时模模糊糊交代了一句神秘的话:

“在衣橱上面。”

说完她就掉头匆匆离开房间。波洛迫不及待地打开牛皮纸,发出了既欣慰又满意的声音。他将纸摊平在桌子上面。

“过来一下,黑斯廷斯。告诉我,这个字母是什么?J还是L?”

这张纸约莫中等大小,满布灰尘,仿佛是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引起波洛注意的是它上面的标签。在纸面最上

① 原文为法语。

端盖着“麦瑟兹·帕克逊”的戳记，那是一家非常出名的戏剧道具供应商；收件人的姓名写的是（J或是L）·卡文迪什先生，住址是埃塞克斯，圣玛丽镇，斯泰尔斯村，斯泰尔斯庄园。

“我想应该是T或者是L。”我研究了一两分钟之后说，“不可能是J。”

“很好，”波洛状甚满意，再次将牛皮纸折叠收好，“我和你的看法一样，我保证是个L。”

“这是哪儿来的？”我好奇地问，“很重要吗？”

“还算重要，至少证明了我的一个推测。根据我的推论，这里应该有这么一封信才对，所以我就请霍华德小姐帮我找，结果你看，真的被她找到了。”

“她说‘在衣橱上面’是什么意思？”

“她的意思是，”波洛迅速答道，“她是在衣橱上面找到的。”

“在衣橱上面摆这种东西，很奇怪的。”我甚觉怪异。

“怎么会奇怪？利用衣橱上面的空间存放牛皮纸或是纸箱是再好不过了。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只要排列整齐，看起来一点都不碍眼。”

“波洛，”我急切地问，“这个案子你已经心中有底了吗？”

“是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想我已知道全部的做案过程。”

“哦！”

“不幸的是，我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支持我的论

点。除非……”

他眼睛倏地一亮，兴奋地紧抓我的手臂，拉着我跑过大厅，大声地用法文大喊：

“多克斯小姐，多克斯小姐，请你过来一下[1]！”

多克斯听到他的喊叫，慌慌张张地从餐具室里跑出来。

“好多克斯，我有一个想法——小小的想法——如果证明是对的，就是一个重要的契机。请你告诉我，上星期一——不是星期二是星期一喔！——也就是命案发生的前一天，英格尔索普夫人召唤佣人的铃铛是不是坏了？”

多克斯一脸惊奇。

“是的，先生，虽然不知道您是从哪儿听来的，不过经你这么一提，我也记起来了，的确是坏了。我猜一定是老鼠或是害虫把吊铃铛的绳子给咬断了，不过第二天，工人一大早就来把它修好了。”

波洛听了喜出望外，雀跃地回到晨间起居室去。

“你看，外在证据不是关键，仅仅有合理的逻辑就绰绰有余了！若非那个主角现在还未浮出水面，不然，眼看着答案一个一个对号入座，是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呀。老弟，我现在就像个睡醒的巨人，想尽情奔跑、尽情跳跃。”

而他的确也说到做到，一时间他便又跑又跳，朝着窗外的草坪手舞足蹈奔驰而去。

---

① 原文为法语。

“你那个聪明的小个子朋友又在做什么啊?”

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玛丽·卡文迪什就站在我的后边。

我回过头看她,她对我笑笑,我也跟着微笑。

“他是怎么回事?”

“天才知道!他问了多克斯一个关于铃铛的问题,她回答了,他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你也看到啦,整个人就调皮起来了。”

玛丽咯咯笑了起来。

“太夸张了!你看,他快跑出大门了。他今天还会回来吗?”

“我不知道,我早就放弃猜测他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了。”

“他这个人是不是疯疯癫癫的,黑斯廷斯先生?”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他偶尔看起来真的是很疯癫,不过疯归疯,有时候,你以为快要拿他没辙了,却又会突然发现他疯得有理。”

“这样啊!”

尽管脸上堆满了笑容,但今天早上玛丽却显得心事重重。我想,不妨利用现在四下无人的机会,问问她辛西娅去留的问题。我开始自以为婉转地把话题带到辛西娅身上,但是还没说几句,她就颇不留情地打断了我。

“黑斯廷斯先生,你的口才很好,很具说服力,这点我不否认;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你的才能是无用武之地了,我对辛西娅是绝对不会不讲情面的。”

我于是心虚地结结巴巴解释自己的用意，希望她不要误会，但是她又一次打断我，并说了一些话，让我大感意外，仓皇间，全忘了辛西娅和她的问题。

"黑斯廷斯先生，"她说，"你觉得约翰和我的婚姻幸福吗？"

我大吃了一惊，然后低声咕哝了些这不关我的事、我没有资格回答等等的话。

"不管是不是和你有关，"她出奇平静地往下说，"我告诉你，我们在一起并不快乐。"

我知道她的故事还没有结束，遂一语不发地等她继续。

她在房子里来回走着，低着头若有所思，清瘦纤细、柔弱娇美的体姿，随着她的步伐缓缓摆动。最后她突然停下脚步，抬起头看着我。

"你对我一无所知，对不对？"她问，"我是哪里人？和约翰结婚之前是什么样子？这些事你完全不了解，对不对？这样吧，让我从头告诉你，就当作在向神父告解。你是个好心人，我想……是的，我相信你是个好心人。"

不管如何，我并没有为这番赞语而感到飘飘然。照理说是应该会的，只是上次辛西娅也是用类似的开场白进行她的告白，我还不敢忘记；再者，听告解的神父莫不是七老八十的耄耋老者，我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恐怕还难当重任。

"我的父亲是英国人，"她说，"但是我的母亲是俄罗斯人。"

“哦，原来如此，这样我就理解……”

“理解什么？”

“难怪你全身上下散发着一种异国……与众不同的情调。”

“我相信我母亲是一个很美的女人，不过是不是如此，我也不知道。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相信她的死，一定跟什么悲伤的事有关——说是不小心吃了过量的安眠药。不论实情为何，她死后，我爸爸可说是伤心欲绝。不久后他便进入了外交部，常常需要奉命出国，而无论他被派到哪里，我都跟着去，所以到二十三岁时，我几乎已跑遍了全世界。那真是一段多采多姿的时光，我非常喜欢那种日子。”她露出甜甜的笑容，头微微仰起，沉浸在往日美好的回忆之中。

“后来，我父亲也去世了，我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所以被迫寄居在约克夏郡的几位老姑姑家。”说到这里，她打了个冷颤。“你应该能体会得到，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女孩来说，那是一个多么无望、悲惨的环境，生活空间狭小、死气沉沉、枯燥乏味，让我窒息到几近崩溃。”她喘了一口气，改用另一种口气，“然后我就遇到了约翰·卡文迪什。”

“后来呢？”

“你一定猜得到，我姑姑一看到约翰，立刻认定他是个好的对象。不过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我企盼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是的，他只是一个出口，可以让我逃离那段单调乏味的生活。”

我静静地看着她。停了一会儿，她继续往下说：

“不过别误会我欺骗了约翰。我对他毫无隐瞒，我告诉他我很喜欢他——这是真的——我也希望以后能跟他培养更深的感情，但是我很清楚我不是‘爱’上他了；而他说那样他就满足了。所以，我们就结婚了。”

接下来她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眉头紧锁，努力回忆着往日的时光。

“我想，我可以确定，一开始他是很爱我的，但是我们相处得并不融洽，所以没多久，两个人就貌合神离，他——这么说虽然有损自尊，但却是不争的事实——他对我很快就厌倦了。”我大概不经意表现出了异议，她马上回应道，“哦，真的，他对我厌倦了！不过现在这些都无关紧要了，我们已经走到非做选择不可的地步了。”

“你的意思是——”

“我是说，我不会继续留在斯泰尔斯庄园。”她平静地回答。

“你和约翰都不会继续留在这里？”

“约翰可能会继续住在这里，但是我不会。”

“你要离开他？”

“是的。”

“可是，为什么呢？”

她想了很久，最后开口道：

“也许……因为我想要自由吧！”

自由，当她说到自由时，我的心中浮现一片广袤无垠的空间，人烟罕见的原始森林，还有蛮荒未垦的大漠边疆

……在这一瞬间，我终于了解到，像玛丽这般真性情的女人，她所企求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她，桀骜不驯的她，仿佛是林间野生的雀鸟，永远不可能被文明所驯化。她开始喃喃自语。

“你不了解，你无法了解，这令人生厌的地方简直就是囚禁我的牢狱。”

“我了解，”我安抚她，“不过——千万不要太冲动了。”

“冲动？”她几近挖苦地嘲弄我。

不知道那根筋不对劲，我竟然说了一句让我恨不得咬断舌头的话。

“你知道鲍尔斯坦医生被捕了吗？”

她的脸色一变，似是罩上一层冰冷的面具，封锁住所有的表情。

“约翰今早已经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了。”

“你怎么看？”我心虚地问她。

“什么怎么看？”

“他被捕这件事？”

“你说我该怎么看？显然他是个德国间谍，就像园丁告诉约翰的那样啊。”

她的言词冷淡，脸上毫无表情。她究竟是在乎，还是不在乎？

她向旁边挪了一两步，指着一个花瓶说：

“这些花都蔫了，我要重新插。你挪一挪地方好吗？谢谢你，黑斯廷斯先生。”

她一声不吭地从我身边走过，向我点一下头便穿过窗户，态度冰冷。

她一定是不在乎鲍尔斯坦医生。没有任何女人可以伪装得那么漠不关心。

第二天早上，波洛没有出现，伦敦警察厅的人也突然不知去向。

到了午餐时间，出现了一个新的证据——或许应该说是不成证据的证据。波洛和我一直在设法寻找英格尔索普夫人被害前一天晚上写的第四封信，但是至今苦无结果。由于屡试屡败，后来干脆放弃寻找，希望有一天那封信能自己出现。结果这天果然有了眉目。邮差第二次送信到斯泰尔斯的时候，带来了一封法国唱片公司的信函，信里面表示收到了英格尔索普夫人的支票，但是他们很抱歉，一直找不到她指名要的俄罗斯民族音乐专辑。所以想要借英格尔索普夫人那晚写就的信函来破案，至此可以宣告放弃。

我在喝下午茶前到了波洛的住处，想通知他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但到那里以后却发现他又出门去了，这令我十分不悦。

“又到伦敦去了？”

“哦，不是的，先生，他坐火车到塔德敏斯特去了。他说去拜访一位年轻女士工作的药房。”

“愚蠢的家伙，”我破口骂出，“我告诉过他，星期三她不上班的嘛，真是的！请你转告他，要他明天早上过来找我们好吗？”

“没问题，先生。”

又过了一天，波洛还是不见踪影，我再也按捺不住怒气。他这样简直是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嘛！午餐过后，劳伦斯把我拉到一旁，问我是不是要去找波洛。

“没有，而且也没有必要。如果他想见我们，自然就会出现。”

“哦！”

劳伦斯态度有点暧昧，他急切又紧张的神情引起了我的好奇。

“有什么事吗？”我问，“如果重要的话，我还是可以走一趟。”

“也没什么，只是……如果你准备过去，能不能顺便告诉他……”他沉声耳语道，“我想我找到另外一个咖啡杯了！”

这段谜一般的话语我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如今劳伦斯再度提起，又激起了我的兴趣。劳伦斯不愿多做解释，于是我决定暂时拉下脸来，再到李斯特威斯小屋去找波洛。

这回应门的人笑着欢迎我进去，说波洛先生正在里面。于是我便走上楼去。

波洛坐在桌子旁，头埋在手掌中，听到我进门的声音，霍地起身。

“怎么啦？”我关心地问，“你不会生病了吧？”

“没有、没有，我没有生病，只是在考虑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难道是在考虑要不要去抓凶手?”我开玩笑地捉弄他。

不过,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竟沉重地点点头。

“‘说还是不说,’就如你们的大文豪莎士比亚的所言,‘是个恼人的问题。’”

我根本懒得去纠正他引用错了的句子。

“你不是认真的吧,波洛?”

“我是再认真不过了。只是这个棘手的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是什么事这么重要?”

“事关一位女士的终身幸福,我的朋友[1]。”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事情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波洛慎重地说,“但是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你也看得出来,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豪赌,可是除了我赫尔克里·波洛之外,也没人有胆子扛下来了。”

他说着骄傲地拍着胸膛。为了不破坏他高昂的兴致,我刻意等了好几分钟,然后才转告他劳伦斯说的话。

“啊!”他又惊又喜,“他毕竟还是找到另外那个咖啡杯了。太好了,这证明他比外表看上去还要聪明,好个爱摆臭脸的劳伦斯!”

---

① 原文为法语。

虽然我并不认为劳伦斯的聪明才智有多高，但我忍住不去跟他斗嘴，只是趁机稍微责怪他忘了我的提醒——在辛西娅休息的时候去拜访她。

“这倒是，我的脑袋瓜就像个筛子，这边进那边出。还好，有一位辛西娅的女同事非常热心地招待我，她不忍心让我失望，很亲切地为我介绍每样东西。”

“哦，这样就好。不过，改天你还是应该找时间到那里和辛西娅喝一顿下午茶。”

后来，我又告诉他有关那封信的事。

“真遗憾，”他失望地说，“我对那封信抱有很大的希望。不过，不要紧了，这个案子全得靠这里面的东西来破解。”他用食指敲敲前额，“这些灰色脑细胞，‘全仗它们了’——套句你们常说的话。”突然间，他的话题一转，“我的朋友，你会不会辨识指纹？”

“不会。”我说，同时感到非常惊讶，“我知道天底下没有两个相同的指纹，不过我的常识就到此为止。”

“那倒是。”

他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抽屉，拿出几张相片，放在桌上。

“我都标了号码，1，2，3。你可以分别向我描述一下吗？”

我仔细端详这些印着指纹的照片。

“这些都是放大过的指纹，第一张看起来像是男人的指纹，是大拇指和食指；第二张是女士的，外型小很多，和第一张截然不同；第三张……”我顿了顿，“上面有许多纹路交叉重叠，但是可以肯定和第一张的完全一样，应该是同一个人的。”

“这一个是不是覆盖在其他指纹上面?”

“没错。”

“这两个指纹完全一样? 你没有看错?”

“没错,一模一样。”

波洛点点头,收起这些照片,锁到抽屉里去。

“我猜,”我对他说,“你这次还是不想对我做什么解释吧?”

“恰恰相反。第一张是劳伦斯先生的指纹,第二张是辛西娅的指纹。拿他们的指纹来,只是为了做对比,没有什么重要的。至于第三张就不单纯了。”

“怎么说?”

“看得出来,这张指纹放大了数倍,而且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上面布满着模糊不清的指纹。至于我用的工具,像是小刷子和滑石粉之类的,我就不多做解释了,警察都会这种技巧,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留在任何物品上的指纹。这三张指纹你都看过,也对比过了,它们除了告诉你指纹是谁的之外,还可以告诉你,这些指纹是留在哪样东西上面的。”

“别卖关子吧,我开始兴奋了!”

“好[1]! 那第三张指纹是从一个小瓶子上面采集下来的。这个瓶子就放在塔德敏斯特红十字医院专属药房的毒药专柜最上一层——怎么样,是不是豁然开朗,恍然

① 原文为法语。

大悟?”

“天啊!”我忍不住叫出声来,“劳伦斯·卡文迪什的指纹怎么会印在那个瓶子上? 况且,上次我们一起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靠近过那个柜子。”

“噢,有,他靠近了。”

“不可能! 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波洛摇摇头。

“不对,老弟,有一段时间你们没有在一起,也不可能在一起,否则你们就没有必要招呼他到阳台上去了。”

“哦,这我倒是忘了。”我说,“但是这段时间不会很长。”

“虽然不长,但也够了。”

“够做什么呢?”

波洛神秘兮兮地朝着我笑。

“长到足以让一个曾经学过医学的人满足他非常自然的兴趣和好奇心。”

我们四目相对。波洛的眼睛中透露出一种愉快,但很让人捉摸不透。他站起身来,哼着小调;我看着他,满腹狐疑。

“波洛!”我说,“那个小瓶子里装的是什么?”

他对着窗户眺望远方。

“士的宁氢氯化物。”他回过头说,然后继续哼他的小调。

“天啊!”我非常平静地说。我没有吃惊。其实这个答案我早就想到了。

“医院里很少用到纯的士的宁氢氯化物,偶尔才会拿出来配药,那是需要经过行政当局批准才能使用的物质。用在一般药品上的是另外一种溶液,叫做士的宁氯化氢溶液——这也是为何经过那么久,他的指纹还能留在上面的原因。”

“你是如何弄到这些指纹样本的?”

“我故意把帽子丢到阳台下面,”波洛简单说明,“那间医院规定,访客在那段时间不准到下面去,禁不住我再三的抱歉,辛西娅小姐的同事就下楼去帮我捡帽子了 。”

“当时你已经知道要找什么了吗?”

“没有,完全没有概念。我只是从你的叙述中,推断劳伦斯可能动过那个毒药专柜。我想要证实他有没有这样做。”

“波洛,”我说,“别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你骗不过我的——这是个重大的发现呀!”

“我也不清楚它重不重要,”波洛说,“不过我倒是发现了一件事,我相信你也应该注意到了。”

“是什么?”

“你不觉得这个案子牵扯到太多士的宁了吗?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英格尔索普夫人的补药里有士的宁;圣玛丽斯泰尔斯的药房店员梅斯卖出的也是士的宁;现在又冒出新的士的宁,而且和某个被害人家属有关。情况太混乱了,而你也知道,我最痛恨的就是混乱。”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另一个比利时人就开门探头进来。

“楼下有位女士要找黑斯廷斯先生。”

“一位女士?”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波洛随着我往楼下走去。站在门口的是玛丽·卡文迪什。

“我到村子里拜访一位老太太,”她说明来访的原因,“劳伦斯告诉我你在波洛先生这边,所以我就顺道过来打个招呼。”

“你好,夫人。”波洛说,“我还以为你大驾光临是专程来看我的呢!”

“如果你现在邀请我,我下次一定来。”她笑着允诺道。

“那太好了。如果你需要找个听告解的神父,夫人,”——她略感惊讶——“记住,波洛老爹随时在此恭候。”

她盯着他足足有数分钟之久,似是要弄清楚他是否话中有话。然后,她倏地转过身去。

“来吧,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回去吧,波洛先生?”

“非常荣幸,夫人。”

在回斯泰尔斯庄园的途中,玛丽情绪激扬地说个不停。我觉得,她对波洛锐利的目光似乎颇为忌惮。半路上天气骤变,阵阵凉风有如秋风般凛冽。玛丽冷得开始打哆嗦,于是将黑色的运动外套再扣紧一点。强风穿过林间树梢发出呜呜悲鸣,仿佛是大巨人在低声哀叹。

刚一走进斯泰尔斯庄园的大门,我们就感觉到事态不对,像是家里出事了。

多克斯哭着从里面向我们跑来，两手紧握。其他的佣人也全挤成一团，不断地交头接耳、东张西望。

“噢，夫人，噢，夫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多克斯？”我烦躁地催她，“快告诉我们。”

“都是那些坏警察，他们把他带走了……把卡文迪什先生抓走了！”

“劳伦斯被捕了？”我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多克斯不解地看了我一眼。

“不是的，先生，不是劳伦斯先生——是约翰先生！”

在我身后的玛丽瞬时爆出一声惊呼，接着便软绵绵地直向我倒来。我赶紧转过身子将她揽住。奇怪的是，这时，我竟看到波洛眼中洋溢着平静的喜悦。

第十一章　起诉

两个月后，“约翰·卡文迪什谋害继母案”第一次开庭审判。

这段期间，值得着墨的事情不多，或可一提的只有玛丽。玛丽坚决站在丈夫这一边，力斥各方对约翰涉嫌本案的指控，并且四处奔波打探，全心全意为他而奋战。她的勇气与精神，令我感到由衷的同情和钦佩。

我把自己对玛丽的观感告诉波洛，他也深有同感地点头同意。

“是呀，她就是那种患难见真情的女子，她让我们见识了世间最纯真的美德，她抛开自己的自尊与妒意……”

“妒意？”我不解他为何这样说。

“是啊！你不知道她是个十分容易忌妒的女人吗？不过就如我说的，她已经脱离了尊严和嫉妒的枷锁。此时此刻，她心中唯有约翰，还有他危在旦夕的生命！”

波洛充满感情地说着。我认真地看着他，想起那天下午他埋头挣扎“是说还是不说”的那件事。当时他考虑的不就是“一位女士的终身幸福”吗？我很替他高兴，因为现在已经不必由他亲自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了。

“即使到了现在，”我对他说，“我还是不敢相信案子是约翰做的。你知道吗，到了他被捕的前一秒钟，我还认

为是劳伦斯下的毒手。”

波洛咧着嘴笑。

“我知道你会这么认为的。”

“但是约翰……怎么会是我的老友约翰呢！”

“所有的杀人凶手，大概都有一些老朋友吧。”波洛语重心长地说，“可是我们还是不能让情感蒙蔽了理智。”

“不过，我仍旧觉得，当初你应该给我一些暗示的。”

“老弟[1]，或许就是因为你和约翰是多年的好友，我的嘴才那么紧。”

想到我曾经急着向约翰透露波洛对鲍尔斯坦医生的看法，心中就觉得忐忑不安。鲍尔斯坦医生的间谍案因为证据不足已经宣告无罪了。他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仍不见他表示悔意。但是，经此审判，他今后在社会上也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了。

我问波洛约翰会不会被定罪。他的回答令我十分震惊。他说正好相反，他极有可能被无罪释放。

“可是波洛……”我意欲反驳。

“唉，我的朋友，我从一开始就不断告诉你，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知道一个人有罪是一回事，要证明他有罪又是另外一回事。就这个案子而言，我们手中掌握的证据可说是少得可怜。这就是症结所在。我，赫尔克

① 原文为法语。

里·波洛当然心中有数,但我的链条中缺乏最后一环。除非我能找到那遗失的一环……”他沉重地摇摇头。

“你第一次怀疑约翰·卡文迪什是在什么时候?”过了一会儿我问。

“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吗?”

“老实说,没有。”

“你曾无意中听到卡文迪什夫人和她婆婆间的对话,但是在审讯中她却刻意隐瞒这件事。这没让你起疑心吗?”

“没有。”

“如果把两件事串起来看,你想,可不可能那天和英格尔索普夫人吵架的不是阿尔弗雷德——你应该记得他矢口否认——而是约翰或劳伦斯呢?假若是劳伦斯,那她在庭上的行为确是很难解释;但如果那个人是约翰,那当然就说得过去了。”

“原来如此,”我叫道,顿然醒悟,“那天下午和夫人吵架的人是约翰?”

“正确。”

“而你一开始就知道了吗?”

“当然啦,否则卡文迪什夫人的行为就难以解释了。”

“但是你还是认为他的谋杀罪可能不会成立?”

波洛耸耸肩膀。

“没错。我判断这个案子会在初审法庭提起公诉,但约翰的律师一定会建议他暂时保留抗辩权,等到进入正

式审判时再全面反击。对了，我必须先警告你，这个案子我不能出面。"

"什么？"

"是的。若论及权限的问题，我跟这件事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就算我找到了最后那一环，我还是只能隐身幕后。我要让卡文迪什夫人以为我是在帮她丈夫的忙，而非找他的罪证。"

"这样做不会有点卑劣吗？"我抗议。

"话不能这么说。你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聪明绝顶而且狂妄嚣张的凶手，所以一定要慎用我们的优势，不然他很容易就会逃出我们的手掌心。这也就是我一直刻意保持低调、不愿出面的原因。所以，本案所有的发现都会宣称是来自贾普的侦查，所有的功劳也将全归功于他。要是法院传唤我出庭……"他大笑，"我可能还是被告一方指定的证人呢！"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很合乎常理[①]，"波洛接着说，"因为，说来很奇怪，我可以提供一项完全推翻控方一个论点的证据。"

"什么证据？"

"关于遗嘱被焚毁的证据。约翰并没有焚毁它。"

波洛果然料事如神。在初审法庭上，他们只是在重复上次审讯的问题，过程无聊至极，无庸多言。我在这里

① 原文为法语。



只需简单交代一下结果：约翰·卡文迪什没有提出任何答辩，于是案子直接交付地方法院。

到了九月，斯泰尔斯庄园的一大家子全部移师到伦敦。玛丽在肯辛顿区租了一间大房子，波洛也应邀一同前住。

我被派到做战指挥部工作，所以仍然能够和他们继续见面。

几个星期过去了，波洛的不安情绪与日俱增，因为他寻找的"最后一环"依旧未曾现身。私下里我希望一切得以保持现状，因为，如果约翰不被宣判无罪，玛丽何来终身幸福可言？

九月十五日，约翰·卡文迪什第一次坐在伦敦法院的被告席上，罪名是"故意谋杀艾米莉·艾格尼丝·英格尔索普"。他提出的答辩是"无罪"。

约翰的辩护律师是鼎鼎大名的王室顾问律师欧内斯特·赫维韦瑟爵士。

审判开始时，由王室顾问律师菲利普检察官代表提出控诉，率先说明案情。

他说，英格尔索普夫人谋杀案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泯灭天良的冷血杀人事件；是一个天性善良、热心待人的继母被她视如亲生的继子设计毒杀的案子。被告自小在死者的呵护关照下成长，成年后仍然与妻子住在斯泰尔斯庄园过着优裕舒适的生活，并接受继母无微不至的关爱与照顾。她对他们慷慨大方，仁慈亲爱，较之亲生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控方继续说明，他将传唤一干证人，证明被告平常如何挥霍无度，最后走到濒临破产的边缘；又是如何不知检点，与邻居农妇雷克斯夫人私通苟合，结果奸情东窗事发，被英格尔索普夫人所悉。她在被害身亡的前一天下午，曾经当面质问被告，结果两人发生口角，争吵的部分内容曾碰巧被人听到。此外，在和继母发生争执的前一天，被告曾到村子里的药房购买士的宁，却伪装打扮成另一特定对象，蓄意嫁祸于他，此人即是备受家人嫉恨的英格尔索普先生。所幸英格尔索普先生自己提出了无懈可击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明。

检察官接着说，七月十七日下午，英格尔索普夫人与继子发生严重冲突后，旋及立下了另外一份新的遗嘱。竖日清晨时，遗嘱被人发现焚毁于死者卧室的壁炉中。但根据已知的证据显示，那份新遗嘱的内容对于英格尔索普先生较为有利。事实上，被害人在结婚前就写过一份对英格尔索普先生有利的遗嘱，（菲利普先生夸张地晃着食指），但是被告并不知情。至于死者为什么要在旧遗嘱仍未遗失的情况下另立新的遗嘱，检察官没有明确的解释，只是推判被害人或许因为年事已高，忘记婚前曾经立过遗嘱；或者是因为她曾和别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个可能性更高），得知再婚后会使婚前的遗嘱失效，有必要另行重写——对此他特别声明，一般女性普遍缺乏法律常识。此外，她在一年前曾经立下一份有利于被告的遗嘱。控方将提出具体证据，证明被告在死者去世当天晚上亲自把咖啡端给继母，后来又借机进人继母房

中，伺机将新的遗嘱丢入壁炉中焚毁，认为如此就可以让有利于他的那份遗嘱成为唯一有效的遗嘱。

检察官又表示，在警方搜证的过程中，贾普探长——一位优秀杰出的警官——在被告的卧室中找到一个小药瓶，那个药瓶与命案前一天从药房中出售的士的宁药瓶一模一样。就是这个关键证据让警方有足够的理由逮捕被告。检察官要求陪审团成员判断这些事实是否足够证明被告有罪。

他最后巧妙地暗示，他不相信陪审团会否决这项指控。然后菲利普先生便回到座位上，用手拭去额头上的汗水。

控方的主要证人大都在审讯中做过证，医生的证据再次首先上阵。

约翰的辩护律师欧内斯特·赫维韦瑟爵士在英国一向以威吓证人的强势作风闻名。他只提出两项质疑。

“鲍尔斯坦医生，根据我的理解，士的宁的毒性发作很快，对不对?”

“是的。”

“而你无法解释为什么本案被害人毒发身亡的时间拖得这么久，是不是?”

“是的。”

“谢谢你。”

梅斯在法庭上当场指认警方搜到的药瓶就是售给“英格尔索普先生”的药瓶。在进一步逼问下，他也坦白和英格尔索普先生并不认识，没有说过话，而且只有一面

之缘。辩方就此没有再提出任何问题。

控方接着传唤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他在庭上否认曾经购买士的宁,否认曾经和妻子发生争执。控方又传唤了几个证人证明他所说的属实。

控方再传唤园丁出庭指证他们曾在英格尔索普夫人的新遗嘱上签名;然后传唤多克斯出庭。

多克斯对她口中的"少爷"忠心不二,极力否认她听到的争吵声是约翰的声音;相反地,她言之凿凿地说那天和夫人在房里吵架的人就是英格尔索普先生。我看到坐在被告席中的约翰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他深知她这番力挽狂澜之举恐怕于事无补,因为辩方并不打算在这点进行反击。另外,根据法律规定,卡文迪什夫人可以拒绝出庭提供不利先生的证词,所以控方并没有传唤她出庭。

检察官问了多克斯几个问题之后,话锋转到另外一个方向。

"你记不记得,在六月底的时候曾经收到一个由帕克逊公司寄给劳伦斯·卡文迪什先生的包裹?"

多克斯摇头表示不知。

"我不记得了,先生。可能有,但是六月的时候劳伦斯先生曾经离开家了一阵子。"

"如果他不在家的时候有包裹寄给他,你们会怎么处理?"

"直接将包裹放到他房里,或是转寄给他。"

"由你处理吗?"

“不是的,先生,我只负责把信件和包裹放到大厅的桌子上面,霍华德小姐会决定该如何处理。”

接下来由霍华德小姐出庭,控方依旧先问其他的事情,最后才请她回答有关包裹的问题。

“不记得了,家里包裹很多,不可能特别记得哪一个。”

“你记得是转寄到威尔士给劳伦斯先生,还是放到他的房里去了?”

“应该不会是转寄给他,如果是的话,多少会有印象。”

“假设你收到一个寄给劳伦斯·卡文迪什先生的包裹,可是后来不见了,你会特别记得它不见了吗?”

“不会,我会以为是其他人顺手处理掉了。”

“霍华德小姐,据我所知,这张黄色的牛皮纸是你找到的,是不是?”

他举起那张波洛和我在晨间起居室中研究过的一模一样的脏牛皮纸。

“没错,是我找到的。”

“你怎么会想去找这张牛皮纸?”

“我们请来调查这件案子的比利时侦探要我去找的。”

“你是在哪里找到的?”

“在……在一个衣橱上面。”

“是不是在被告的衣柜上面?”

“我想是的。”

“难道不是你自己找到的吗？”

“是我找到的。”

“那你应该很确定是在哪儿找到。”

“是的，是在被告的衣橱上面找到的。”

“这样就对了。”

专门销售戏剧用品的帕克逊公司也派出一位助理出庭，证明六月二十九日他们曾按照客户的要求寄了一副假胡须给一位L·卡文迪什先生，客户是通过邮件订购的，信封里面装了一张汇票；但是，他们没有保留那封来函，不过处理流程还是可以从公司的记录簿上查出来。他们将胡须寄到了斯泰尔斯庄园，收件人是L·卡文迪什先生。控方问完话后，欧内斯特·赫维韦瑟爵士笨重地站起来。

“那封信是从哪儿寄来的？”

“从斯泰尔斯。”

“那也就是你寄发包裹的地址？”

“是的。”

赫维韦瑟像猛鹰扑雀一样倾压而下。

“你怎么知道地址是一样的？”

“我……我不了解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那封信是从斯泰尔斯寄来的？你注意看邮戳了吗？”

“没有……但是……”

“你根本没有注意看邮戳，却信誓旦旦说它是寄自斯泰尔斯。说不定，上面盖的根本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的邮

戳，对不对？"

"是……的。"

"事实上，那封信的地址虽然是写在格式信封上，但它也可能是从斯泰尔斯以外的地方寄出的，比如说威尔士，是不是？"

证人承认那也有可能，欧内斯特爵士表示结束质询。

斯泰尔斯庄园里排行第二的女佣伊丽莎白·韦尔斯，在法庭上陈述，她当晚上床之后才想到自己忘了英格尔索普先生出门前交代她不要闩门，而之前她已习惯性地将大门上了门闩，所以又起身下楼去把门闩打开。上楼后，她听到房子右翼有一些声音，于是走到走廊上看了一眼，看到约翰·卡文迪什先生在敲英格尔索普夫人卧室的门。

欧内斯特·赫维韦瑟爵士问的问题不多，但是出口毫不留情，咄咄逼人，使得她连连自相矛盾后，他才带着欣慰的笑容回到座位上。

当天控方传唤的最后一个证人是安妮。她说自己目睹被告端着咖啡进入夫人房中，还有第二天发现地上有不明来历的融蜡痕迹。最后法官下令暂时休庭，明日再审。

回到租屋之后，玛丽·卡文迪什严厉地批评检察官。

"那个可恨的人，分明是有意设下圈套陷害约翰！他在法庭上明明就是存心曲解证据，混淆事非。"

"明天的情况就会不一样了。"我安慰她说。

"没错！"她沉吟道，然后突然降低了嗓音问我："黑

斯廷斯先生，你该不会认为是……当然不会是劳伦斯，那绝对不可能！"

其实我自己也是备感困惑，所以一等有机会和波洛独处时，我便迫不及待地问他，欧内斯特爵士目前的策略有何目的。

"哈！"波洛颇为赞赏地说，"那个欧内斯特爵士的确是个聪明人。"

"你觉得，他是不是认为劳伦斯才是真正的凶手？"

"他才不在乎谁有罪、谁没罪，他只是想让陪审团产生混淆，分化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对卡文迪什兄弟各持看法。他一心想制造假相，让不利于双方的证据看起来一样多；而且他很有可能得逞。"

第二天开庭的时候，控方首先传唤的是贾普探长。他简短地说明警方搜集到的证据，然后述及案情的进展。他说：

"接到线报之后，萨默海警官和我便决定趁被告不在家时到他房里搜查。结果在他五斗柜里的内衣下面，我们发现了一个很类似英格尔索普先生戴的金边夹鼻眼镜，"控方将那个夹鼻眼镜公开展示一番，"然后又找到了这个小药瓶。"

药瓶先前已经过药房的梅斯指认，是一个蓝色的玻璃瓶，里面还残留着一小撮白色的结晶体，瓶子上面标示着："士的宁氢氯化物，剧毒。"

他接着展示了一个在初审法庭之后才找到的新证据，那是一张长方形、几乎全新的吸墨纸，是从英格尔索

普夫人的支票簿中找到的，上面的字迹可以用镜子的倒影明显地看出来："……我死后所有的财产，都留给我心爱的丈夫阿尔弗雷德·英……"这项证据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英格尔索普夫人生前立下的最后一份遗嘱对死者的先生有利。贾普后来又陆续拿出在壁炉中发现的那个烧焦的纸片、在阁楼中找到的假胡须，并结束了警方的证词。

但是欧内斯特爵士的质询接踵而至。

"你是哪一天去搜索被告的房间的？"

"星期二，七月二十四日。"

"也就是在命案发生后一个星期才去的？"

"是的。"

"你说你是在五斗柜中找到这两个证据的，那是否表示抽屉没有上锁？"

"是的。"

"一个杀了人的凶手，把犯案的证据放在一个没有上锁的抽屉之中，以便让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找得到——你不觉得奇怪吗？"

"他可能是在仓皇中临时藏进去的。"

"可是你刚才明明说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了，他完全可以从容地把东西带到别处销毁。"

"或许吧。"

"'或许'不是答案。他究竟有没有时间将这些东西带到别处销毁？"

"有。"

“压着这些东西的内衣质料厚不厚?”

“还挺厚的。”

“换句话说,那就应该是冬天穿的内衣,现在是夏天,被告应该不会去动那个抽屉才对,是不是?”

“也许不会。”

“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被告有没有可能在盛夏的大热天里去动一个放着冬季内衣的抽屉?有,还是没有?”

“没有。”

“如果这样,那么你搜获的证据有没有可能是第三者蓄意放在那里的,而被告本身并不知情?”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但是有可能吗?”

“有。”

“我的问题问完了。”

控方后来又提出更多的证据,例如被告发现自己七月底会经济拮据;例如他和雷克斯夫人私通——可怜的玛丽,她的自尊心一向最强,听到这些话真会有说不出的心酸。伊维·霍华德的看法一直是对的,但由于她对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的憎恨太深,便错以为出现外遇的是他。

控方接着传唤劳伦斯·卡文迪什出庭。他以一贯低沉的声音回答菲利普先生的问话,他说自己并未在六月的时候向帕克逊公司订购任何物品,何况六月二十九日当天,他根本不在斯泰尔斯,而是到威尔士去了。

控方问话刚毕，欧内斯特爵士斗志昂扬的下颚便马上向劳伦斯推去。

“你否认曾在六月二十九日向帕克逊公司订购一副黑色的胡须？”

“我否认。”

“好！假设你的哥哥发生任何不幸，谁会继承斯泰尔斯庄园？”

这个没有人性的问题让劳伦斯原本苍白的脸突然涨红起来，法官也不满地哼了一声，连被告都忍不住向前倾身，露出愤愤不悦的表情。

但是赫维韦瑟爵士完全不在乎委托人的反应。

“请回答我的问题！”

“我猜，”劳伦斯静静地回答，“应该是我吧。”

“你说你‘猜’是什么意思？你的哥哥又没有子嗣，你‘就是’下一顺位的继承人，是不是？”

“是的。”

“哦，这样就对了。”赫维韦瑟爵士色在内厉地继续往下追问，“而且，你还可以继承到一大笔金钱，对不对？”

“欧内斯特爵士，”法官抗议道，“这些问题与本案无关。”

欧内斯特向法官鞠了一躬，继续放出冷箭。

“七月十七日星期二，你和另一位朋友到塔德敏斯特红十字医院的药房去了，是不是？”

“是的。”

“你是否曾趁着四下无人的时候，打开毒药专柜，而且检查其中的药品？”

“我……我……可能有吧。”

“我想你的意思是‘有’？”

“是的。”

欧内斯特爵士忙不迭再送上一箭。

“你是不是动手检查了其中一个特殊的药瓶？”

“没有，应该没有。”

“小心回答我的问题，我指的是一个装有士的宁氢氯化物的小瓶子。”

劳伦斯的脸色铁青。

“没……有……我肯定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你如何解释药瓶上面竟会留下你的指纹？”

辩方律师蛮横的态度显然制伏了一个虚弱的神经。

“我想……我想我可能曾经拿过那个瓶子吧。”

“我也这么认为！你有没有从瓶子里拿什么东西？”

“当然没有。”

“既然没有，为什么去碰那个瓶子？”

“我学过医学，所以对这些东西自然会产生兴趣。”

“哦，所以你对毒物有‘自然的兴趣’，是不是？但是，你为什么要等到四下无人的时候才去满足你的兴趣？”

“那纯粹是个巧合。如果其他人在场，我同样也会拿起来看的。”

"不过,你动手的时候就是没有人在场。"

"是没有,可是……"

"事实上,你在那里待了整个下午,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是单独而已,但是碰巧——我是说碰巧喔,就在那一两分钟的时间内,你才去表现自己对士的宁氢氯化物的'自然的兴趣'?"

"我……我……"劳伦斯结结巴巴的一副可怜相。

带着满足而意味深长的表情,欧内斯特爵士说:

"我没有其他问题了,卡文迪什先生。"

这次盘问在法庭上引起很大的骚动。在场许多衣着新潮的女士们交头接耳地互换心得,她们的耳语汇集成一股闹哄哄的嘈杂声,令法官大为不满,扬言大家若是不能立刻安静下来,就要请法警清场了。

控方接着又传唤几个笔迹专家出庭做证,对于药房登记簿中那个"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的字迹,他们全部表示不是出自于英格尔索普的手笔,而且判断很有可能是被告签下的。但是在询问当中,他们也承认,可能是另有其人模拟被告签名的手法故意伪装的。

接下来便是欧内斯特·赫维韦瑟爵士发表辩方的开场白了。他的说明不长,但是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说他执业多年,这是第一次遇到控方只是掌握一些旁证就提出谋杀罪的控诉,它们不但全是间接证据,而且大部分都是无法证明控诉的论据。他请控方拿出一些经过判断而且凭良心筛选过的证据出来。例如,警方在被告房里找到的士的宁,就如他先前强调过的,是放在一个没

有上锁的五斗柜里，他说那非但完全不能证明是被告自己藏在那里的，反而大有可能是恶意的第三者故意嫁祸于他的。此外，控方也提不出一个有力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论点，以表明是被告向帕克逊公司订购那副假胡须的。至于被告和继母之间就算曾经发生争执，但这件事和被告经济困难的严重性都被渲染太过了。

他说他那位学识渊博的朋友（欧内斯特爵士轻蔑地向菲利普先生点点头）指出，如果被告问心无愧，那么在验尸审讯中，他就应该跳出来主动坦白和英格尔索普夫人发生争执的人是他，而不是英格尔索普先生。关于这点，爵士认为检察官显然是曲解了事实，因为事实上，被告星期二晚上回家的时候，全家上下都告诉他英格尔索普夫妇大吵了一架，被告根本想不到那是因为大家没分清楚他和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声音而产生的误会，所以自然认为继母当天下午分别和两个人吵过架。

控方另外还指证，被告在七月十六日星期一曾佯装成英格尔索普先生的模样到村子的药房去，但其实被告当时正在一个叫做马斯顿小树林的荒郊。他之前接到一封匿名信，要挟他在指定时间到该处等候，否则就要将他的一些好事告知卡文迪什夫人；被告遂依约前往，却苦等无人，约莫半小时后才打道回府。不幸的是，他在来、去的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所以没有人可以证明他的话，还好被告保留了那封恐吓信，稍后会当做证物呈上。

至于控方对于英格尔索普夫人那份遗嘱遭人焚毁的推论，他说，由于被告曾经在法律界服务，他早知那份有

利于他的遗嘱会因继母再婚而自动失效。辩方会传唤证人指出是谁焚毁了那份遗嘱，而且本案极可能会因此出现新的转折。

最后他说，他会向陪审团指出，有很多不利的证据是指向约翰·卡文迪什之外的第二人，他也会请陪审团注意，劳伦斯·卡文迪什先生涉嫌相当重大，其严重程度绝对不亚于他的兄长。

接下来，他便传唤被告上庭。

约翰在被告席上表现良好。在欧内斯特高明的指引下，他明确地表述了涉及到自己的案情。他出示那封他收到的恐吓信，交给陪审团审视。他承认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也不规避和继母之间曾有争执，使陪审团更加信任他的说词。

即将结束发言时，他义正辞严地表明：

“我必须郑重声明，对于欧内斯特爵士暗示我弟弟可能涉案一事，我坚决反对。我相信，我的弟弟和我一样，绝对是清白的。”

欧内斯特爵士只是笑一笑。他锐利的双眼已注意到，约翰的严正声明已经在陪审团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接着是控方上场进行询问。

“据我了解，你说你从来没有想过在验尸审讯上做证的那些证人可能搞错了你和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声音。你不觉得这理由听来有些荒唐？”

“不，我不认为。他们告诉我继母和英格尔索普先生

大吵一架时，我根本没想到有其他的可能性。”

“即使多克斯在法庭上重复当天她听到的一些争吵片段之后，你还是没有听出来那是你和你继母间的对话？”

“我听不出来。”

“那你的记忆力一定很差！”

“不是这样的。我和继母争执时，我们正在气头上，彼此都说了一些无心的话，所以我的母亲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并没有特别注意。”

菲利普先生不尽相信地哼哼鼻子，这是一种很高明的审讯技巧。他接着把话题转到恐吓信上面。

“你呈上这封恐吓信的时机很凑巧。请问，这信上的笔迹你认得吗？”

“不认得。”

“难道你不觉得它和你自己的笔迹非常相似——是个很草率的伪造物？”

“不，我不觉得。”

“我认为这个就是你的笔迹。”

“不是。”

“我认为你是急于制造不在场证明，所以捏造了这个子虚乌有的事件，而且自己动手写了这封恐吓信，以便支持你的说法。”

“绝对不是。”

“当你说你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林子里苦等时，其实你是装扮成英格尔索普先生，在圣玛丽斯泰尔斯村的药房

里购买士的宁，对不对？”

“不对，那是天大的谎言。”

“我认为你当天是穿了一套英格尔索普先生的衣服、粘上了和他一模一样的假胡须进入了药房，而且在登记簿上签下他的名字，是不是？”

“简直是一派胡言。”

“既然如此，我会将这些笔迹雷同的恐吓信、签名登记以及你本人的手写稿交给陪审团判断。”

菲利普先生结束这段质询后，一副责任已了的模样缓缓坐回椅中。他的姿态，明显让人看出他对证人居心叵测地伪造证据一事相当反感。

由于时间已晚，所以法官决定暂时休庭，星期一再重新开庭。

在法庭上，我发现波洛的眉头一直纠结着。我很了解，这表示他非常沮丧。

“怎么了，波洛？”我问他。

“唉，老弟[1]，事情的进展很不顺利，很不顺利。”

虽然知道不应该如此，但是我心中的压力还是豁然舒缓。很明显，那表示约翰无罪开释的机会很大。

我们一行人回到出租屋时，我的小个子朋友婉拒了玛丽喝茶的邀请。

“不了，夫人，谢谢你，我想回房里去了。”

---

① 原文为法语。

我跟着他回到卧室。他的双眉仍然紧蹙，一进房间便坐到书桌前，拿出一副扑克牌，接下来竟令人费解地认真搭起纸牌屋来。

我无意中说了他一句，他马上解释道：

“不是，老弟，我不是在重温童年旧梦，我只是为了镇定心神。这个搭屋的过程需要双手和头脑都保持精确。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持头脑的精确。”

“是有什么麻烦吗？”我问。

波洛伸出拳头朝桌子用力一砸，小心堆叠而起的纸牌屋顿时化为乌有。

“就像这样，老弟，我可以用纸牌建造一栋七层高的楼房，但就是不能”——砰——“找到”——砰——“我对你说过的最后一环。”

我一时无言以对，只能保持静默。他又重新开始搭纸牌屋，并断断续续地说着：

“盖纸牌屋的……诀窍，就是……一张……接着一张，保持……数学演算般的……精确。”

纸牌屋在他的堆叠下，一层一层地向上延伸，他的十指利落敏捷，好像是在变魔术一般。

“你的手真稳！”我说，“我只看见你的手发过一次抖。”

“不用说，一定是我动怒的那次。”波洛非常平静地回答我。

“没错，你那天真的是火大了。你还记得吗？就是当你发现英格尔索普夫人的手提箱被撬开的时候。那时你

站到壁炉前，和平常一样整理着上面的装饰品，但是手却像被风吹零的叶片一样抖起来，我觉得……”

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波洛听到这里，蓦地发出一声沙哑含糊的呼号，而且再次伸手推翻了桌上的纸牌屋，然后他两手蒙住双眼，前后猛烈摆动，痛苦不堪。

“天哪，波洛！”我大叫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不是，不是。”他气喘吁吁地说，“是……是……我想到一件事了！”

“哦！”我舒了一口气，“又是另一个‘小小的想法’？”

“噢，不是[1]！”他坦率地回答，“我保证这回是个天大的发现，了不起的发现！而且是你——我的好老弟，是你给我的灵感。”

他突然用双臂搂着我，热烈地亲吻着我的双颊。我还没来得及回过神，他已经冲冲撞撞地奔出卧室了。此时，玛丽·卡文迪什正巧走进房间。

“波洛先生怎么回事啊？他从我身边飞奔过去，口中还嚷着：‘车库！看在老天的分上，快点告诉我车库在哪儿，夫人！’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就已经冲到街上去了。”

我一个箭步跨到窗前。没错，他就在街上，手舞足蹈地沿着大街往前奔去，头上的帽子早飞的不知去向了。

---

① 原文为法语。

我无奈地双手一摊，告诉玛丽：

“他马上就会被警察给拦下来……被我料中了吧，就在路口。”

我们四目相对，无奈地看着对方。

“会是什么事呀？”她问。

我摇摇头。

“我也不清楚，他本来在搭纸牌屋，却突然说他有了一个新发现，然后，你也看到啦，就冲了出去。”

“嗯，”玛丽说，“我想他应该会在晚餐前回来吧。”

但是直到天黑，波洛也没有回来。

第十二章　最后一环

波洛的突然离去让我们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星期日上午转眼而过，仍然没有他的消息。但到了下午大约三点钟左右，屋外传来一阵骚闹不停的喇叭声，众人于是围拢到窗户前探看究竟。只见波洛从汽车上下来，后面跟着贾普探长与萨默海督察。这小个子看来意气焕发，像是变了一个人。进屋后，他向玛丽·卡文迪什深深鞠了一个躬。

“夫人，可不可以请你召集大家到客厅集合？请务必要每一个人都到场。”

玛丽惨淡地笑了一笑。

“你知道的，波洛先生，你握有绝对的行动指挥权[1]。”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夫人。”

波洛笑脸依旧地引导大家到客厅中就座，并且为每一个人安排座椅。

“霍华德小姐请坐这里……辛西娅小姐这边来……劳伦斯先生，这里……好，多克斯，还有安妮……好了。

---

① 原文为法语。

我也邀请了英格尔索普先生，所以得再耽搁一下，等他过来再开始。”

霍华德小姐猛地站了起来。

“如果那个人要来，我就离开！”

“别这样，别这样嘛。”波洛说。

他走到她身边低声安抚她。最后霍华德小姐终于还是同意坐回原位。几分钟后，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也抵达了。人员到齐之后，波洛便从座位上站起来，一副就要发表演讲的表情向观众躬身行礼。

“各位先生、女士[①]，大家都知道，我接受了约翰·卡文迪什先生的邀请来调查这个案子。所以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参与了这个事件。我的第一个调查行动是到死者的房间进行搜证。由于医生有特别交代，夫人的房间当时已上了锁，因此保留了命案发生时最完整的现场。我进入卧室之后陆续发现下面几个重要的证物：第一，一段绿色的纤维；第二，地毯上一块未干的污渍，地点靠近窗边；第三，一个装有溴化物的空药盒。

“绿色的纤维是夹在通夫人与辛西娅小姐卧室的内门门闩上。我把纤维交给警方之后，警方并不重视，也无法辨别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其实是掉自园艺工作时所戴的袖套。”

现场出现一阵小骚动。

① 原文为法语。

“当时住在斯泰尔斯庄园里面的人，只有一个人会到花园里工作，那就是卡文迪什夫人。因此，她一定曾经经由辛西娅小姐的房间进入夫人的卧室。”

“但是那道门是从夫人房里面闩上的啊！”我提出异议。

“当我检查那道门的时候，门闩确实是由里面闩上的。不过在那之前，所谓由内上闩一说，只是卡文迪什夫人的片面之词，因为当时只有她去试了那道门，而且回报说门闩是闩上的。她大可在举家上下乱哄哄的情况下，再找机会把门闩闩好，而且后来我也做了些试验来证实我的推论。首先，我要强调那根绿色纤维的确和卡文迪什夫人的袖套完全吻合；再者，卡文迪什夫人曾在验尸审讯上声称，她在自己的房间内亲耳听到夫人的床头柜倒地的声音。为证实这一点，我利用机会请黑斯廷斯先生站在建筑左翼卡文迪什夫人的房间前，我则和警方人员进入死者房间，并且故意撞倒那张床头桌；结果和我的预期一致，黑斯廷斯先生没有听到任何的声响。因此，卡文迪什夫人说命案发生时她正在房里换衣服的说法，显然不是真话；事实上，我相信，当英格尔索普夫人拉铃呼救时，卡文迪什夫人根本不是在她自己的房里，刚好相反，她当时正在死者的卧房里。”

我瞥了一眼玛丽，看到她的脸色虽然苍白，但仍然挂着笑意。

“既然推断当时卡文迪什夫人就在现场，所以我再假设，她可能是在找一件东西，但还没等她找到，英格尔索

普夫人就突然醒来，而且毒性开始激烈发作。夫人痛苦地手挥脚踢，推倒了床头桌，然后拼命地拉动召唤铃。卡文迪什夫人受到惊吓，不小心将蜡烛掉在地上，融蜡洒落一地。这时她匆忙捡起地上的蜡烛，火速躲到辛西娅小姐的房间，关上身后的门，再快步回到走廊上，因为她绝对不能让佣人看到她在那里。不过还是太迟了，走廊尽头已听得到人声嘈杂。这时该如何回避呢？她急中生智，马上回到辛西娅小姐的房里，然后把她摇醒。此时，被惊醒的家中老小已迅速沿着走廊聚集过来，无一不急着撞开英格尔索普夫人的房门，没人察觉卡文迪什夫人没跟过来，但是——这点十分重要！也没有一个人看到她从左翼走过来。"他向玛丽·卡文迪什看去，"我说的对吗，夫人？"

她点点头。

"非常正确，波洛先生。如果我知道说出这些事情有助于帮我先生洗清罪名，我一定不会有任何保留，但是我以为这和我先生涉罪与否没有关联。"

"从某种角度来说，的确是没有关联，夫人，但它却让我拨云见日，看清其他事实，专心追踪其他的重要线索。"

"那份遗嘱！"劳伦斯放声喊道，"难道是你烧毁了那份遗嘱，玛丽？"

她摇摇头，波洛也跟着否认。

"不是，"她平静地说，"只有一个人可能烧毁那份遗嘱！——那就是英格尔索普夫人她自己。"

"不可能！"我惊叫道，"她前一天下午才把它完成的

啊!"

"没错,老弟[1],的确是英格尔索普夫人自己烧的。因为她要求仆人在一年最热的这个季节把壁炉的火生好,这若不是为了要烧掉那份遗嘱,还会是什么理由?"

我喘了一口气。我为何笨到从未发觉夏天生火有什么不对劲?

波洛继续说明:

"那天白天阴凉处的温度是华氏八十度,但英格尔索普夫人却要在房里生火!为什么?因为她想要毁掉某件东西,却无计可施。大家可记得,由于战争的缘故,斯泰尔斯庄园全家上下都励行节约,废纸屑不能丢弃,夫人想不出其他方法销毁遗嘱这种质料较厚的纸张,于是她最后做出了这个决定。当我听说她要求在壁炉里生火时,马上就想到她可能是为了烧毁什么重要的文件——极有可能就是遗嘱。所以后来在壁炉里找到那张焦黑的碎纸片时,我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份遗嘱是当天下午所立,而且,我得承认,等到我获悉这个讯息时,我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认为英格尔索普夫人之所以急着烧掉遗嘱,单纯是因为下午与人吵架的关系,所以争吵一定是发生在立完遗嘱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判断是错的,所以我后来不

---

① 原文为法语。

得不放弃这个推论。我于是着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推断。根据多克斯的说法，她在四点钟时听到夫人生气地说，'不要以为我害怕这种夫妻间的丑闻会传出去，所以就会让步。'于是我推断，而且正确地推断了这些话不是对着她的先生讲的，而是对约翰·卡文迪什先生说的。过了一个钟头，到了五点钟时，她又用雷同的词句，但是决然不同的立场与心态对多克斯说，'我已经六神无主了，夫妻间的丑闻比猛兽还要可怕。'四点钟时她虽然怒气冲冲，但仍能保持女主人的姿态；到了五点钟，她却心乱如麻、意志消沉，而且说自己受到'可怕的打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时我就已经有了结论，夫人口中的第二个'丑闻'，应该与第一个丑闻不同，而且第二个丑闻与她必定有切身的关系。

"现在我们来重建当时的情况。四点整，英格尔索普夫人和继子发生争吵，而且要挟要向他的妻子揭发他不检点的行径，而玛丽刚好听到了其中大部分的对话。四点三十分，由于英格尔索普夫人日前与人聊天时获知婚前所立的遗嘱已失去效力，此时决定重立一份有利于她丈夫的遗嘱，并且请两个园丁来做见证。到了五点钟，多克斯发现夫人心神不宁，手中握着一张纸——多克斯认为像是一封信。也就是这个时候，夫人要求仆人在她的房里生火。因此，在四点三十分到五点钟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英格尔索普夫人骤下决定，急于将不久前才写好的遗嘱销毁。是什么事让她的思想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

“据我们所知，她在那半个小时之中应该是独自一人在书房，没有人进出过。究竟是什么事情造成了她这偌大的情绪变化？

“这部分我们也只能猜测，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英格尔索普夫人的书桌里没有邮票——我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多克斯后来说夫人要她找几张邮票给她。房间的另一头是她先生上了锁的桌子，她在急着找邮票的情况下，根据我推测，就用几把自己的钥匙去试开她先生的抽屉——我知道其中有一把确实可以开启。抽屉打开后，她四处翻找，无意间看到了一张东西——也就是后来多克斯看到她手中捏着的那封信。这是英格尔索普夫人从没料到能看到的东西。

“但是对玛丽·卡文迪什而言，那封信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她认定婆婆手中紧握不放的那张纸，一定是她丈夫出轨的直接证据，所以她强烈要求婆婆给她看。夫人告诉她那封信和她先生的事无关，这是事实，但是她不相信，她认为是夫人有意袒护继子。卡文迪什夫人是很果断的女性，在她蛮不在乎的外表下，实际上对她的先生是又气又怨，因此，她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去窃取那封信。结果机会很快就来了，那天早上夫人手提箱的钥匙掉了，刚巧被卡文迪什夫人捡到，她知道婆婆平常把重要的文件都锁在里面，所以她决定当天晚上采取行动。

“卡文迪什夫人这样做只是出于嫉妒，是可以理解的冲动之举。当晚她找机会先将夫人通往辛西娅卧室的门闩打开——她可能在门轴上先涂了一层润滑油，因为我

发现开门时不会发出任何声音。然后她便按兵不动，等到凌晨时才动手，这是因为平常她都是那个时候起床，仆人早就习惯了，因此不会引起怀疑。等她穿好整套工作服后，便从辛西娅小姐的房间潜入夫人的卧室之中。"

波洛停下来喘气，辛西娅趁机插话进来。

"但是如果有人进入我的房间，我应该会醒来的呀！"

"吃了药就不会醒了，小姐。"

"药？"

"正是①。"

"你们可记得，"他又开始专心向大家说明，"当天晚上全家乱成一团，喧嚣嘈杂之声不绝于耳，但是隔壁的辛西娅小姐却浑然不觉，依旧倒头大睡，这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她装睡——我相信她应该不至于如此；另一个可能就是受到外力的影响。基于后一种推论，我一一检查了前晚留下的咖啡杯，又记起当时是卡文迪什夫人把咖啡端给辛西娅小姐的。我从每一个咖啡杯中采下残液做为样本，并送去化验，结果都没有药物反应。我在采样时特别计算杯子的数量，以确定没有杯子已被收走。当晚总共有六个人喝了咖啡，而我找到的咖啡杯也是六个——然而我得承认，我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

"我发觉我忽略了一件事，实在很不可饶恕。喝咖啡

① 原文为法语。

的人其实是七个人，不是六个人——因为鲍尔斯坦医生当天晚上也曾经到斯泰尔斯庄园来过。这使得案情急转直下，全面改观，因为显然有一个咖啡杯失去了踪迹。仆人并未留意少了一个咖啡杯，因为当晚安妮送七杯咖啡进来后就走了，不知道英格尔索普先生其实没有喝；等到第二天多克斯进去清理时，总共收走六个杯子，也与平常无异——严格说起来应该是收走了五个杯子，因为第六个就是英格尔索普夫人房间里的那个碎杯子。

"当时我很肯定那个遗失的杯子，就是辛西娅小姐喝过的杯子。这我有一个强而有力的论据支持；因为经过化验，所有的杯子里面都含有糖，然而众所周知，辛西娅小姐喝咖啡从来不加糖。后来安妮又告诉我说，她当天晚上和平常一样送可可奶给夫人时，发现托盘上有'盐'，我觉得情况特殊，所以也采集了可可奶的样本送去化验了。"

"但是鲍尔斯坦医生不是已经化验过了吗?"劳伦斯迫不急待地问。

"也不尽然，因为鲍尔斯坦医生只要求化验人员向他报告里面有没有士的宁，没有像我所要求的，测试里面是不是含有麻醉药品。"

"麻醉药品?"

"是的，我手上拿的就是化验结果的报告。卡文迪什夫人对英格尔索普夫人和辛西娅小姐所使用的是一种很安全但效果很强的麻醉药。而且她可能清楚它不会有任

何副作用[1]。所以想想看，当她的婆婆突然毒性大发，最后竟然不幸去世，而且耳中旋及听到'毒药'这个字眼时，她的内心是何等的煎熬与痛苦！虽然，她很确定自己所使用的药绝对安全，但是惶恐之中一定也会认为自己要为婆婆的死亡负责。她痛苦不安，无法自抑，于是冲下楼将辛西娅小姐使用过的咖啡杯及茶碟丢到一个铜瓮之中。这个杯子后来被劳伦斯先生找到了。至于那杯可可奶她就不敢动了，因为有太多的人聚集在那个房间里，她根本没有机会做手脚。直到后来，当医生宣布死因是士的宁中毒时，她才松了一口气，知道婆婆的死与自己无关。

"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在夫人体中的士的宁，何以这么晚才毒性发作。因为士的宁加入了麻醉药后，会延迟好几个小时才产生作用。"

波洛说到此，玛丽抬起头来看着他，脸上逐渐出现红晕。

"你说的都相当正确，波洛先生，那的确是我这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我永远都不可能忘记。你太了不起了，我现在总算了解……"

"了解我说，'如果你想找人告解，波洛老爹随时恭候'的原因了，嗯？但是你并不信任我。"

"现在我都搞清楚了，"劳伦斯说，"喝了有毒的咖啡

① 原文为法语。

之后,再喝下含麻醉药的可可奶,就能够延缓毒性的发作。"

"完全正确,不过咖啡究竟有没有被下毒呢?这里我们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当晚英格尔索普夫人根本没有喝咖啡。"

"什么?"在场的人同时发出惊呼。

"她的确没有喝。我一开始就说过,英格尔索普夫人房间的地上有一块污渍,它相当湿润而且有浓浓的咖啡味;此外我还在地毯缝隙间找到许多碎瓷片。对于这个情况,其实我已经了然于心。因为就在不到两分钟之前,我也曾经把自己的手提箱放在靠窗的那张桌子上面,但是桌子的脚坏了,桌面倾向一边,我的手提箱也应声落地,就掉在那块污渍之上。英格尔索普夫人的咖啡杯也是一样,那天晚上她回到房里,顺手将咖啡杯放到桌子上,结果因为桌子倾倒而翻落到地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只是我个人的臆测。我的推断是,英格尔索普夫人捡起地上的碎咖啡杯放到床头桌上后,仍然想喝点饮料提神,所以热好可可奶后,当下一饮而尽。问题是,可可奶已经证实不含士的宁,而咖啡还来不及喝就翻倒了,所以士的宁一定是在七点到九点之间,经由另一种物质进入夫人体内的。是什么物质能够盖住士的宁浓重的怪味,并且让人浑然不觉呢?"波洛环顾全场,然后笃定地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夫人的补药。"

"你是说凶手把士的宁加到她的补药当中了?"我喊

道。

“这倒没有必要，因为她的补药中本来就有士的宁。毒死英格尔索普夫人的士的宁，就是威尔金斯医生所开的处方。为了让你们彻底了解其中的道理，我念一段文章给你们听，这是塔德敏斯特红十字医院药房里的一本书中的摘录：

以下处方已成为广泛采用的标准：
士的宁硫化物……gr. 1
溴化物……………3vi
水…………………3viii
混合后摇匀

这种溶液若放置几个小时不动，大部分的士的宁盐就会结晶成不可溶解、透明的溴化物。英国有位女性就是因为服用类似的处方而死亡；她之所以会中毒，是因为士的宁沉淀时会堆积在底部，所以当她喝下最后一剂溶液时，无形中也喝下了所有的士的宁！

“问题是，威尔金医生开的处方里面没有溴化物。我之前说过，我曾经找到一个装溴化物药粉的空盒子，加一两粒这种溴化物到溶液中也有促使士的宁结晶的作用，而且就如刚才我所引述的，它容易积留在最后一口才服用下去。所以，平常负责帮英格尔索普夫人倒药的那个

人——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是谁了——都会尽量小心避免摇晃药瓶，以便自然而然地让沉淀物留在瓶底。

"其实，各种证据都显示，这起命案原本应该在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一晚上就发生的。那天，英格尔索普夫人房间里的铃铛被切断了，晚上辛西娅小姐也恰好要到朋友家过夜，整个二楼的右半边除了英格尔索普夫人之外，空无一人，所以即使她想呼救也不会有人回应，就算等到其他人发现有变、召来医生时，她可能早已经回天乏术了。但是凶手万万没有料到，星期一英格尔索普夫人因为忙着赶到村里去参加活动，结果忘了服药；到了星期二中午，她又外出用餐。所以一直等到比预定计划晚二十四小时之后，她才喝下最后那剂致命的药水。也就是因为这一番耽搁，我才有机会找到整个链条那'最后一环'。"

在大家屏息以待的情况下，波洛拿出三张薄薄的纸条。

"注意[①]！这三张纸条是来自凶手亲笔写的信函，要是信的内容写的更明白一些，英格尔索普夫人可能就会即时产生警觉，而不致惨遭不测了。可惜的是，她在念完这封信之后，虽然感觉有危险迫近，却不明白它会如何发生。"

此时，全场一片死寂，波洛将那些纸条拼凑在一起，

① 原文为法语。

清了清嗓子，念道：

亲爱的伊维：

你大概正担心没有消息传来。不会有问题的——只是昨天不巧错过了，所以时间换成今天。你应该了解，只要老太婆一升天，我们的好日子就来了。没有人能够证明我有罪。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居然想得到溴化物这个点子。但是我们必须万分谨慎。如果走错任何一步……

"瞧，我的朋友们，这封信写到这里就突然中断了。写信的人一定是因故而被迫停笔。不过，虽然信的内容并不完整，但仍然足以鉴定执笔者的身份，因为我们对他的笔迹都十分熟悉，而且……"

一声刺耳的嚷叫打破了静寂。

"混蛋！你是怎么找到的？"

一把椅子应声翻倒。波洛矫捷地往旁边一闪，攻击者扑了个空，倒在地上。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1]，"波洛隆重地宣布道，"让我为你们介绍本案的真凶——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先生！"

---

① 原文为法语。

第十三章　波洛细说始末

"波洛，你这个老混蛋，"我说，"我真想勒死你！你一直在欺骗我，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正和波洛坐在图书室里。连日来的骚动已趋平静。在楼下的房间里，约翰和玛丽又恢复了往日的恩爱；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和霍华德小姐则被抓了起来。好不容易逮到这个和他独处的机会，我按捺已久的好奇心终于可以尽情倾泄了。

波洛一时没有做答，过了好久才开口说：

"我可没有欺骗你，老弟。我顶多是任你自己欺骗自己罢了。"

"说得是没错，但你这样做理由何在？"

"这个嘛，得费一番功夫解释才行。你自己也知道，老弟，你的个性老实，脸上藏不住事情……总之[1]，要你假装没事根本是不可能的。要是我一开始就告诉你我的想法，那么我保证你第一次跟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见面时，就会被那个滑头——借用你爱说的那句好词——'看出苗头'，那我们就别想捉到他了。"

① 原文为法语。

“哼，我的外交手腕才不至于像你说得那样！”

“老弟啊，”波洛求和道，“你千万不要生气，事实上，你对我的帮助不是三言两话就形容的完的，这不关智能高下，我完全是顾虑你这种完美的性格才保持缄默的。”

“话虽如此，”他的称赞听来颇为受用，不过我仍不免抱怨。“我觉得你多少还是应该给我一些暗示才对。”

“我给了啊，老弟，而且还不止一次咧，只是你拒绝接受罢了。你回头想想看，我曾经说过约翰·卡文迪什有罪吗？我难道没告诉过你他一定可以无罪开释吗？”

“没错，只是……”

“还有，我接着不是马上就表示，要让凶手俯首认罪非常困难？难道这不等于是在告诉你，我指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吗？”

“不，我不明白。”我说。

“还有，”波洛继续说，“从一开始，我就再三对你表示，我不希望英格尔索普先生‘此时此刻’被捕？这句话，话中有话，你应该可以猜到三分才对。”

“你的意思是，早在那个时候你就怀疑他了？”

“没错，冲着英格尔索普夫人去世后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这点，他就脱不了关系。命案的第一天我和你到斯泰尔斯庄园去的时候，对命案的发生过程还是一知半解，不过依据我对英格尔索普先生的耳闻，我就推断，想要把他和命案扯上关系会相当困难。等我到了斯泰尔斯庄园，我马上就知道烧毁遗嘱的不是别人，正是英格尔索普夫人自己。说到这里我要顺便一提，老弟，这件事你别又怪

我没告诉你，因为我当时已经努力暗示过你，盛夏季节在卧室里生火很不寻常，可能事关重大。”

“是，是，”我不耐烦地催促他，“赶快往下说吧。”

“只是，老弟，老实说，当时我对英格尔索普先生的怀疑几度受到动摇，因为有许多不利于他的证据，我认为并不是他做的。”

“那你是到什么时候才很肯定的？”

“就在我愈是努力要去证明他的无辜，他却愈是努力要来自投罗网的时候。当我发现他和雷克斯夫人丝毫没有瓜葛，而事实上是约翰·卡文迪什与那女人有牵扯时，我就非常确定他涉嫌重大了。”

“这怎么说呢？”

“很简单，如果是英格尔索普先生和雷克斯夫人有染，那他不愿透露自己的行踪，的确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当我发现，全村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没人不知道迷恋那个俏农妇的人是约翰时，那么英格尔索普先生守口如瓶的态度就颇堪玩味了。你想，明明无丑闻可闹，却硬是要装作深恐东窗事发，这不是很莫名奇妙吗？由于他的态度可疑，我费尽心思去揣测他的目的，最后我慢慢做出结论，那就是：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有心陷自己入狱。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绝对不让警方逮捕他。”

“等一下，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想让警方捉拿他？”

“是这样的，老弟，你们的法律规定，只要一个人在某案上获判无罪，控方以后就不能再以同一个案子起诉他。

哼，他这一招可谓聪明之至。可以肯定他一定是个深思熟虑的人。他自知自己的身份一定会受人怀疑，所以制造了许多漂亮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目的就是要大家怀疑他，就是要警方逮捕他；这招若成功了，他就会拿出他无懈可击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明。嘿，如此一来，他就可以终身高枕无忧，岂不妙哉。”

“可是他如何证明自己不在现场，又同时出现在药房呢？”

波洛纳闷地盯着我。

“饶了我吧，我可怜的兄弟！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到药房买毒药的人是霍华德小姐吗？”

“霍华德小姐！”

“除了她以外，还会有谁呢？由她装扮成英格尔索普先生最恰当不过了，她不但身材高大，声音也低沉中性，加上她和英格尔索普先生是远房表亲，原本就有几分相似，尤其是走路的样子和举止看上去更是如出一辙，装扮起来根本就是易如反掌。他们实在是一对聪明的组合。”

“不过，我对于他们是如何用溴化物来下毒一事还是有点迷糊。”

“好[1]，那我就尽可能真实的为你重建现场。我一直认为，霍华德小姐才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谋。你记不记得她说过她的爸爸是医生？她或许曾经帮他配过药，略

① 原文为法语。

具药理知识;或者是辛西娅小姐准备药剂师考试时,她从辛西娅的教科书上得到了灵感。无论如何,她知道在含士的宁的药水中混入溴化物就会促使士的宁结晶。也或许,这个点子是偶然间想到的。因为她突然发现英格尔索普夫人有一盒溴化物药粉,偶尔会在晚上服用,于是她想,如果把英格尔索普夫人的溴化物溶入夫人购自库特药房的大瓶装口服液中,不就可以不着痕迹地把夫人解决掉了?它的风险几乎是零,因为命案要等到两个星期夫人把药吃完之后才会发生,在那时间,就算有人看到霍华德小姐或是英格尔索普先生去动过这些药,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而霍华德小姐彼时也早就制造过假摩擦,离开斯泰尔斯庄园了。时间的距离,加上她人不在现场,没有人会怀疑到她身上……是啊,这实在是个聪明的好点子!要是他们懂得适可而止,也许本案永远不会怀疑到他们身上。但是他们并不满足,还要更进一步卖弄聪明,最后的结果便是功亏一溃。"

波洛抽了一口他的小雪茄,若有所思地看着天花板。

"他们又设下陷阱,在村子的药房里购买士的宁,还模仿约翰·卡文迪什的笔迹签下英格尔索普的名字,企图嫁祸于他。

"英格尔索普夫人原本应该在星期一喝下最后一剂药,所以当天下午六点钟左右,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故意在远离村子的某个地方出现,让很多人看到他的行踪。而霍华德小姐这边则早已捏造了他和雷克斯夫人的绯闻,以便让他在验死审讯上有三缄其口的理由。六点

钟整，霍华德小姐乔装成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走入药房里，佯称要买土的宁毒杀庄园附近的野狗，然后用小心练习来的功夫，以约翰的笔迹在登记簿上签下了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的名字。

“可是这样还有一个漏洞，假如约翰也有不在犯罪现场证明，这个计谋就会前功尽弃。因此她又匿名写了一封信给约翰——还刻意模仿了他的笔迹——引他到一处荒郊野外、人烟罕至的地方。

“到了这个阶段，他们的诡计进行得还算顺利。霍华德小姐离开药房之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米德林翰；阿尔弗雷德则是大大方方地回到斯泰尔斯。他自忖万无一失，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因为士的宁当时是在霍华德小姐的身上，而且买毒药纯粹只是障眼法，是要陷害约翰。但是当天出现了一个他们始料未及的变化，英格尔索普夫人并没有喝下那剂致命的毒药，所以切断的铃铛、辛西娅外出过夜——这是由英格尔索普构想，通过他太太安排的——等等精心的计划全部落空了。情急之下，他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

“他为了安抚霍华德小姐，避免她因为计谋不成而担心害怕，遂趁着英格尔索普夫人出门的时候提笔写信通知她计划因故延误。可能是英格尔索普夫人提前回家了，十万火急之下，他慌慌张张地把桌面盖上锁起来，但他担心如果一直留在书房里，他就不得不再打开桌子，到时英格尔索普夫人便很可能看到他的信。所以他便走出屋外，到树林里散步去了。可是他万万想不到，英格尔索

普夫人后来竟为了应急而打开他的书桌，并且发现了那个犯罪的证据。

“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英格尔索普夫人看完那封信，终于知道她先生和伊维·霍华德一起背叛了她。但是很不幸，信里面所说的溴化物并未对她产生警示。换句话说，她知道自己有危险，却猜不透危险在哪里。她决定暂时不露声色，然后坐下来写信通知她的律师，请他隔天到斯泰尔斯庄园来；此外，她也决定要销毁她下午才写好的遗嘱。至于那封关键信函，她则是小心谨慎地收了起来。”

“如此说来，她的先生就是为了找那封信才撬开手提箱的锁？”

“没错，而且他不惜让我们撞见也要冒险去找那封信，由此可见那封信的重要性；因为，除了那封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牵扯到他身上。”

“我有一点不了解。既然他拿到了那封信，为什么不当场就把它销毁呢？”

“因为他害怕事迹败露，所以不敢把它带在身上。”

“这我就不懂了。”

“你要从他的角度来想。我发现当时他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可利用，也就是我们进入现场搜集证据之前那五分钟的空档。如果再早一点的话，他就会碰到正在打扫楼梯的安妮。在那个地方，安妮一眼就可发觉有谁进了右侧的走道。想想看当时的状况：他用其他房间的钥匙开门进入卧室——这类钥匙十分相似——他冲到手提箱

前,发现上了锁,却看不到钥匙。这对他简直是个灾难,因为这样他就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如愿完成任务。但是他心里很清楚,为了那封要命的信函,再大的风险他也得一试。他很快用一把小刀用力撬开了皮箱,然后翻遍里面的文件,最后终于找到了那封信。

"可是这时他又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他不敢把那封信带在身上。因为万一他离开夫人卧房的时候被人发现了,届时警方可能对他搜身检查,而一旦从他身上搜出那封信来,那他就死定了。就在这个当头,他很可能是听到约翰和威尔斯先生正准备走出书房的声音,事不宜迟,这封要命的信要藏在哪里才安全呢?垃圾桶里的纸屑不会马上丢弃,而且警方一定会详细检查;但他既不能带在身上,又没有适当的方法可以销毁,于是他迅速地扫视了房间一周,然后他看到了……你猜是什么,老弟?"

我摇摇头。

"他火速将那封信撕成长长的纸条,卷成像是点火用的纸捻,然后塞进壁炉上面装满纸捻的瓶子之中。"我惊讶地叫了一声。波洛接着说,"没有人会想到要去搜查那个地方,他大可日后再悠哉悠哉地回来销毁这个对他不利的铁证。"

"所以说,它就一直放在英格尔索普夫人房间的火捻瓶子里,就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我嚷道。

波洛点点头。

"是的,老弟,它就是我发现的最后一环,而这个幸运的发现,其实都要归功于你。"

“归功于我?”

“没错,记不记得你对我说过,我整理壁炉上的摆饰时,手还不住地颤抖?”

“没错,但是我想不出……”

“可是,我却想出来了。你知道吗,小老弟,那天早上我们两个第一次在那里的时候,我已经整理过壁炉上的东西了,既然都整理过了,怎么还有必要再整理一次呢?所以,一定是有人在我们早上离开之后,到过现场动过上面的东西。”

“难怪喔,”我咕哝地说着,“所以你才会疯疯癫癫地狂奔出去。你直接冲回斯泰尔斯庄园后,就在壁炉上找到那封信了?”

“正是如此,而且我必须和时间赛跑。”

“不过我不懂英格尔索普怎么会这么笨,还想把东西留在那里?他有很多机会、很多时间去销毁它嘛!”

“他没有任何机会,因为我已经把那条路堵起来了。”

“把路堵起来了?”

“没错。你记不记得当时你曾经指责我不应该大声嚷嚷,让全家上下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发现?”

“当然记得。”

“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当时还不确定凶手到底是不是他,但如果我推想的没错,那么他铁定不会把东西带在身上,而是把它藏在某个地方。所以我大胆地引起全家人的注意,提高大家的警觉,如此一来,他自然很

难找到机会销毁那封信。想想看，大家原本就很怀疑他，我再公然宣传一番，等于是找来了十个业余侦探一起监视他的行动，让他更加忌惮，不敢轻举妄动地去取回那封信。最后迫不得已，他只得离开斯泰尔斯庄园，让那个关键的证据留在装纸捻的瓶子里。"

"但是霍华德小姐总有时间帮他回去拿吧？"

"你说的没错，只是霍华德小姐根本不知道有那封信存在。他们不但事先约好绝不和对方说话，而且还营造彼此是死对头的假相。除非约翰·卡文迪什判刑定音，否则他们绝对不敢冒险相见。当然啦，我也随时随地注意着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动静，希望或早或晚他能带我找到那个证据。说起来他实在很聪明，一点失误都没有。既然当初就没有人想到要去搜索那个瓶子，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更是不可能了，所以那封信放在那里其实是相当安全的。但多亏你提醒了我，否则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将他绳之以法。"

"这一段内情我已经了解了。"我接着问，"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霍华德小姐的？"

"就是在验尸审讯上。霍华德小姐在提到英格尔索普夫人写给她的信时，撒了一个谎，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撒了什么谎？"

"你看过那封信吗？还记得它的样子吗？"

"或多或少吧。"

"如果你记得的话，英格尔索普夫人的笔法十分独特，字与字之间空格很大；但那封寄给霍华德小姐的信，

最下面的日期‘七月十七日’却不是如此。你理解了吗?”

“毫无头绪。”我说。

“你看不出来,那封信不是十七号写的,而是在七号——也就是霍华德小姐离开的那天就写的?那个‘十’显然是后来才加在‘七’之前的,为的是让它看起来是‘十七’。”

“她何必这样做呢?”

“我当时也问了自己这个问题,她为什么要将十七号那天的信藏起来,用七号这封信代替呢?因为她不愿意让十七号的信曝光。那又为什么不愿让它曝光呢?我立刻心生疑窦。你应该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多多注意那些没有说实话的人,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增长智慧。”

“什么?”我愤愤不平地抱怨,“既然你已经起了疑心,居然还告诉我霍华德小姐不可能犯案的两个理由!”

“那些都是好理由啊!”波洛说,“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理由也很困扰着我,直到后来,我想起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实:她和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是表兄妹。所以即使她不可能单独做案,也不能排除她伙同犯案的可能性。而且,她对他表面上恨之入骨,实际上是为了掩饰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感情。毫无疑问,在他进入斯泰尔斯庄园之前,他们之间的关系就非比寻常,甚至已经想好了谋财害命的全盘计划——他先和家财万贯但是识人不明的夫人结婚,以柔性攻势诱使她将财产全部留给他,然

后用一个不着痕迹的犯罪事件完成他们的计划。如果一切计划进行顺利，他们大概已经离开英国，带着死者的钱财共筑爱巢去了。

“他们实在是一对胆大心细的好搭档。当大家都将矛头指向英格尔索普时，她已在默默布设另一种陷阱：她带着所有涉案的证据从米德林翰回到斯泰尔斯庄园，因为没有人会怀疑她，所以也没人会注意她的行动，因此她暗地里把士的宁和眼镜放在约翰的房里，将假胡须藏到阁楼上；她知道，迟早有人会找到这些证物的。”

“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挑约翰来当替罪羔羊？”我说，“找劳伦斯顶罪，不是比较容易取信他人吗？”

“是没错，不过要选谁纯粹是看时机。对劳伦斯不利的证据，都是纯属意外巧合，关于这个问题，应该很让这对鸳鸯杀手伤脑筋才对。”

“案发后劳伦斯的言行举止确实是和平常不同……”我回想说。

“是啊，你应该知道他为什么举止有异，对不对？”

“我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他怀疑是辛西娅犯的案子吗？”

“不会吧，”我大声叫道，“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连我都一度有这种想法。当初我问威尔斯先生有关夫人遗嘱的问题时，心里想的其实就是她。况且，夫人服用的溴化物就是她调配的，加上多克斯

形容她擅于模仿男性的角色，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她的嫌疑其实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

“你简直是在开玩笑，波洛。”

“我才没有。要不要我告诉你为什么命案当天劳伦斯先生一进到他母亲的房里，脸色立刻变得惨无血色？原因很简单，因为当他看出母亲中了剧毒而在床上痛苦挣扎时，刚好从你的肩膀上望过去，看见通往辛西娅卧室的门闩是打开的。”

“但他不是说，看到门闩是锁好的吗？”我大声说道。

“他是这么说的没错，”波洛毫无表情地回答，“但是他这么说，反而证实了我原先的推测——那个门闩已经拉开了。他是为了保护辛西娅。”

“他为什么要保护辛西娅？”

“因为他一直都深爱着她。”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别的事我不知道，这档事我可清楚的很，他不但不爱他，而且绝对是讨厌她。”

“是谁告诉你的，兄弟？”

“辛西娅自己。”

“可怜的小丫头①。她在乎这件事吗？”

“一点都不在乎。”

“这么说来，她就是非常在意了。”波洛说道，“她们

---

① 原文为法语。

就是这样啊，女人[①]！”

“不过，你对劳伦斯的观察还是让我很难接受。”

“怎么会呢？那很明显嘛。辛西娅小姐每次和他的哥哥谈笑风声时，劳伦斯是不是总摆出一副臭脸？他一直就以为辛西娅爱的是约翰，所以当他跟着大家一起进到夫人房间，发现英格尔索普夫人中了剧毒时，他立刻想到她一定知道些什么。想到前一晚辛西娅曾经陪着母亲上楼，他当即一脚踩碎咖啡杯，以免它被拿去采样化验；之后，他又再三强调他的母亲是死于自然原因，只是没人相信而已。”

“那么你要他去找‘另外一个咖啡杯’又是什么用意？”

“我很确定那个咖啡杯是卡文迪什夫人藏了起来，但是我还是得找到证据才可以。劳伦斯刚开始时听不出我的话中含意，但是在反复推敲之后终于理解，只要找到那个咖啡杯，他心爱的女孩就可以洗清嫌疑了。他是完全正确的。”

“再问一个问题，英格尔索普夫人临终时说的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要指控她的丈夫呀！”

“我太佩服你了，波洛！”我赞叹道。“你已经解释了所有的疑点，我真高兴事情有个圆满的结局，连约翰和他

① 原文为法语。

的太太也重修旧好了。”

“这就真的得谢谢我了。”

“什么意思，真的得谢谢你？”

“老弟，你知不知道，就是这场官司拯救了他们的婚姻。我相信约翰·卡文迪什夫妇其实仍然深爱着对方，只是彼此之间不够了解，两人的步调遂渐行渐远。那都是源于约翰对她的一个误解，他认为她虽然嫁给了他，但一直并不爱他。他是个感情脆弱的男人。他认为，如果她没办法爱他，他也不愿强她所难，于是自己便打起退堂鼓了。而她呢，这时反而对他滋生了爱意。但是因为自尊心做祟，两人都不愿意主动和好，然后他又陷入和雷克斯夫人的感情纠葛之中，她则刻意和鲍尔斯坦医生保持似有若无的关系。约翰·卡文迪什被捕那天，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苦思之中，你应该还有印象才对吧？”

“是的，我理解你的难处。”

“对不起，先生，其实你一点都不理解！我当时考虑的重点是要不要立刻就澄清他的嫌疑，我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让他马上获释——虽然这会使得擒凶计划更加坚难。凶犯自始至终一直猜不透我的态度是什么，这也是我获得成功的部分原因。”

“你的意思是，你一开始就能够不让他上法庭受罪？”

“正是，老弟！但是我最后还是决定以‘一个女人的终身幸福’为重。只有一同携手度过这种巨大的难关，这两位倔强的配偶才能重新开始。”

我张目结舌地望着波洛。这个胆大妄为的小男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敢将一桩谋杀案的审判当作是撮和夫妻修好的和事佬！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老弟[1]，"波洛笑着对我说，"你在想，天底下只有赫尔克里·波洛干得出这种事！你这种指责就稍微不近人情了，要知道，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夫妻相爱更重要的事了。"

他的话让我想起那天的情景。当时玛丽脸色苍白、神情委靡地蜷缩在沙发之中，支起耳朵一探再探。也不知道过了多少个钟头，楼下的门铃声才响起，她马上跳了起来。波洛打开门，看着她焦虑痛苦的双眼，对她微笑点头道："夫人，我把他带回来了。"说完就往旁边一站，当我走出门口时，约翰已将她拥在怀中，她的眼神中尽是……

"你说的没错，波洛，"我心头暖烘烘地说，"那的确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突然，有人敲了一下门，辛西娅探头进来。

"我，我……我只是想……"

"进来再说吧！"我边说边站起身来。

她走了进来，但是没有坐下来的意思。

"我……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请说吧！"

---

① 原文为法语。

辛西娅忐忑不安地捏着一个蕾丝流苏，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突然大叫："谢谢你们！"接着先后在我和波洛的脸颊上亲了一下，然后拔腿便跑了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我吃惊地问。

能够让辛西娅献上一个香吻虽然滋味美妙，但这种公然道谢的方法也太出人意料。

"这表示，她已经知道劳伦斯先生不是像她想象得那样拒她于千里之外。"波洛讳莫如深地回答。

"但是……"

"嘿，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原来劳伦斯正从门外经过。

"喂，劳伦斯先生！"波洛叫道，"我们是不是该恭喜你呀！"

劳伦斯脸上一红，羞涩地含笑而去。恋爱中的男人往往举止笨拙。而辛西娅看上去更加妩媚。我长吁一口气。

"怎么了，老弟[1]？"波洛问道。

"没什么，"我伤感地说，"她们两个真是难得的好女人！"

"只是她们今生和你无缘？"波洛语重心长地说，"别丧气，老弟，自个珍重吧。说不定我们哪天会逮到机会再度联手出击？到时候……"

---

① 原文为法语。